



READERS

读者[®]

■ 炽热的心

■ 乡村教育的使命

■ 在忘却与不能忘却之间



ISSN 1005-1805



读者微信



读者蜂巢

2021·22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 747 期 十一月下

PDF过刊杂志收藏购买微信: bfwz888888

PDF杂志购买微信



LY



龙源网APP
「名刊甄选」套餐会员



扫码下载APP



“只需一个APP
畅读上千种
名刊大刊”

【限时活动】订阅「龙源网」app“名刊甄选套餐”年会员，可专享“**第二年会费1元**”

【套餐介绍】套餐内囊括180+种热门杂志，你想读的，都在这里

详细杂志清单可扫描右侧二维码了解

【费用说明】首年会费198元/年，第二年1元，合计199元

扫码立即订阅



【您关心的】

1. 如何参与活动：扫描上方活动二维码，输入手机号并付款199元即可
2. 如何查询购买的套餐：用手机号码登录「龙源网」APP--我的--我的订购--我的套餐订购
3. 本产品均为电子杂志，需手机端阅读，非纸质杂志

有疑问请咨询官方客服微信



卷首语



书 雕塑 [意]保拉·格里兹

泥萝卜

● [日] 渡边和子
○苏 航译

有一部叫《泥萝卜》的话剧，是真山美保先生的作品。故事中，一个少女由于有一副沾满泥巴的萝卜般丑陋的面孔，而被村里顽皮的孩子们嘲笑为“泥萝卜”，这个总被人欺负的少女，最后却变成“像佛陀一样美丽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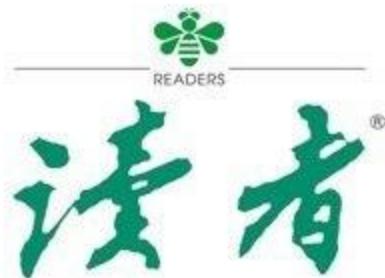
要说这个女孩为什么能变美，那是因为旅人爷爷教给她三件事，她日复一日地和自己做斗争，最终成就了美丽。这三件事是：总是面带微笑，站在他人的角度想问题，不因自己的面孔而感到羞耻。

比起费尽心思地对抗衰老，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将这三点作为自己每日必修的功课会怎样呢？

“请不要夺走我的年龄。要说原因的话，因为年龄是我的财产。”有人这么说。

我也希望，增长的是可以称为“财产”的年龄。为了实现这一点，我对自己说，要像“泥萝卜”那样，每天都努力地面带笑容，对别人怀着关爱之心，并且接纳自我。

（若 子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你是世间唯一的花》一书）



ISSN 1005-1805 | CN 62-1118/Z

主管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刘永升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宁 恢

常务副社长 侯润章

副社长 副总编辑 张 涛 王 祜

潘 萍 陈天竺

编辑部

执行主编 李 霞 贾 真

美术总监 刘全镛 李艳凌

责任编辑 周广挥

编 辑 李秀娟 马逸尘

张 妍 桑云婷

美术编辑 裴媛媛

版 权 尹 莲 2130213

制 版 祁国宏

电 话 (0931) 2130196/2130198

经营部

主 任 韩学斌 2130410

发行总监 雷 洋 2130168

发行经理

王 焱 2130171 夏玉柱 2130125

韩 蕊 2130159 雷 博 2130132

马国森 2130161

广告经理 伊 宁 2130173

服务热线 4001005353

传 真 (0931) 2130411

综合部

副 主 任 王 丹 2130328

行政助理 樊又菲 2130425

孟 钊 2130273

稿 酬 叶丽琼 2130258

邮 购 白熠峰 2130250

陈志明 2130329

目

2021年第22期 (总第747期)

专题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30 1950, 他们正年轻

宋坤儒

文苑

1 泥萝卜

渡边和子

4 炽热的心

亦舒

8 诗人与酒

洛夫

9 窗前 (外一首)

胡弦

29 自我的拗力

张炜

33 一匹不被解救的马

朱山坡

68 老家

史铁生

人物

14 国士张伯苓: 中国新教育启蒙者

吴双江

40 真人

牟宗三

40 一师一徒

明斋

40 宰相须用读书人

赵冬梅

57 纳拉扬的天平

袁哲生

杂谈

12 植物的呼吸与矿物的记忆

狄青

13 传承

苗炜

41 一切世法皆是诗法

顾随

42 童年终将结束, 但不该被否定

陈沁

43 感受的稀薄

陈嘉映

51 欢喜冤家

肖遥

62 答案都在书里

樊登

话题

18 反抗算法的年轻人

肖瑶

38 乡村教育的使命

肖诗坚

48 你的爱情, 是什么故事

陈赛

人生

10 姥姥的房间

陈冲

22 母亲和猪蹄

曾颖

26 我是“贴地生长的牛筋草”

郑梦雨

44 老王的包子铺

华明玥

54 在忘却与不能忘却之间

刘江索

人 生

- | | | |
|----|-----------|-----|
| 58 | 成为一名中学老师后 | 盈 盈 |
| 66 | 照片背后的故事 | 刘 听 |

生 活

- | | | |
|----|--------------|-----|
| 21 | 如果父母老后难相处 | 李 察 |
| 45 | 不等 | 郭华悦 |
| 47 | 寂静与孤独训练 | 杨利伟 |
| 50 | 为什么要把院子养荒 | 二 冬 |
| 67 | 孤独是我们的“出厂设置” | 陈海贤 |

文 明

- | | | |
|----|----------|---------|
| 34 | 微粒社会 | 罗振宇 |
| 46 | 收藏头发的历史 | 库尔特·斯坦恩 |
| 52 | 出租车上的社会学 | 张立雄 |
| 61 | 血色文稿 | 祝 勇 |
| 64 | 当劫匪遇到中国菜 | 郑 振 |

悦 读

- | | | |
|----|-------|-----|
| 17 | 言论 | 厚 闲 |
| 24 | 生活是田 | |
| 36 | 幽默与漫画 | |

意 林

- | | | |
|----|-------|------|
| 23 | 形直则影端 | 枡野俊明 |
| 28 | 钩 | 庞永力 |
| 47 | 共命鸟 | 初 程 |
| 63 | 长考无好棋 | 唐 诺 |

点 滴

- | | | |
|----|-----------|--------|
| 7 | 起云 | 胡竹峰 |
| 16 | 后顾之忧 | 余秋雨 |
| 53 | 与自己谈话的能力 | 周国平 |
| 56 | 我们始终生活在过去 | 科伦·麦凯恩 |
| 60 | 活得新鲜 | 林 深 |

互 动

- | | |
|----|----------------|
| 71 | “《读者》光明行动”(98) |
|----|----------------|

封 面

江上灯独明(摄影作品)

联系我们

电 话 (0931)2130258
传 真 (0931)2130422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信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 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读者大道568号

品牌发展部

主 任 温 彬 2130321
副 主 任 王玉柱 2130278

新媒体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4007631166
通联邮箱 duzhetianyuan@duzhe.com



读者微博



读者读书会



读者抖音



读者京东旗舰店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进入“订阅”频道，关注《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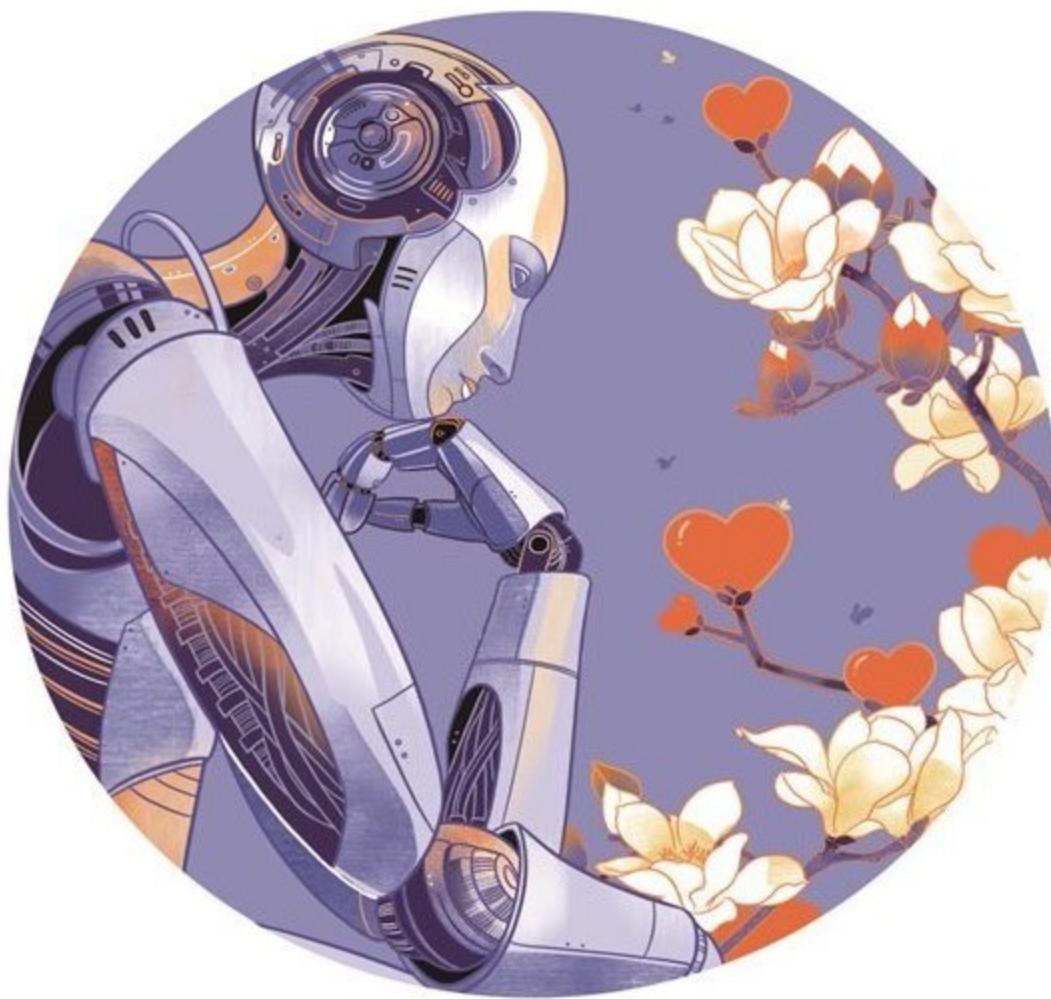
印刷发行

印 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 发 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报 刊 发 行 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定 价 9元
广告发布登记号 6200000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上海市汇业(兰州)律师事务所
(0931) 4524528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介质、数字形态出版的及语音版《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已按相关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1035室。邮编：100050，电话：010-65978917，传真：010-65978926，e-mail：wenzhuxie@126.com。



炽热的心

●亦舒

救护人员找到“南薇”号的时候，它左臂毁坏严重，右腿完全失去，体内零件失灵，只有脑部传出微弱的讯息：“危险，危险……”

吴琪博士来到实验室，看到这种情形，先是伤心，后是愤怒，接着泪盈于睫。“南薇”号是她的心血结晶，她用母亲的名字给它命名，她与它有着深厚的感情。

“吴博士，它不过是一个机器人。”助手们劝她。

吴琪冷笑，用手抹掉眼泪，握住“南薇”号的手：“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吴博士，报告在这里。”吴琪

冷冷地问：“谁写的报告？”“探险队队长高金林。”“我不要看这种谎言。”助手有点尴尬：“吴博士，高金林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地质学家，他对此事深表遗憾。”

遗憾？吴琪笑出声来，在她生命中，何曾没有绝对遗憾的事，但别人并不会因为她的遗憾而原谅她。吴琪也不准备饶恕高金林。

她收起悲愤之情，与助手们细细检查“南薇”号的伤势，逐一记录。整队工作人员努力八小时，吴琪体力不支，只好回到办公室坐下，开会议论结果。

助手甲：“吴博士，‘南薇’号已经彻底毁坏，不适宜修理。”

助手乙：“重新设计一个机器人更经济省时。”

吴琪筋疲力尽，不发一言。

助手丙：“博士，我有一个问题，这已是‘南薇’号出生以来第三次被严重毁坏，恐怕我们难以令它起死回生。我们最初想把它设计成无敌机器人，会不会是程序上出错，才导致这么多次的失败？”

吴琪心里一动，抬起头来。她回到实验室，蹲在“南薇”号身边，坚决地说：“我一定要把你修理好！即使花一年时间，我也会使你光洁如新，并且彻底追查你受伤的原因，加强你的设计，使你变得真正无敌。”

吴琪熄灯离开实验室，稍后，又回来拿走高金林的报告，关门离去。吴琪一夜不寐，阅读报告。报告中附着高金林博士的探险日志。他的文笔简洁流畅，扼要地记录了那一个月的大事，下文中的“我”，便是高金林本人。

一月一日，天气寒冷，“南薇”号前来报到，它真是机械工程与微型计算机科同事的精心杰作。当场测验它的知识范围，其水平超越我门下若干优等生，我惊喜不已。

一月三日，队伍出发，万绿丛中一点红，“南薇”号一定会帮到我们，名义上她是我的私人助理。

读到该处，吴琪抬起头来。她注意到，高金林在这个



时候，把“它”字改成了“她”，从此处开始，高金林对“南薇”号的称呼变成“她”。吴琪低头接着读下去。

一月六日，我们的任务，是要登上神秘高原测量该处大气层中臭氧的厚度，如果适合，将之捕捉贮藏，带至南极上空放出，填补该处破穿的巨孔。多么虚无缥缈的任务，却对民生影响至大。

吴琪当然知道这件事，臭氧层日渐稀薄，有害紫外线直抵地球，皮肤癌患者日渐增多。

一月十日，工作无进展，众队员开始急躁，只有“南薇”号风趣温柔如故。

一月十五日，气球第三次升空，测获理想成绩。“南薇”号自告奋勇，愿随队伍出发。

一月十六日，降落仪离地面三百米时突发意外，队员顾、庞、司马均受重伤，“南薇”号借出其私人喷射器一一救助我队队员，使他们在千钧一发之际降落地面，她本身摔落急流失踪。

一月二十日，寻获“南薇”号，送返实验室，队员痛失良伴，悲伤不已……

看到这里，吴琪将报告摔到地上，用脚把纸张踩得稀烂。她才不会相信这些鬼话。

高金林的队伍彻底利用了“南薇”号，逼它顶替队员做高度危险的动作。

深夜，一阵风吹来，一片碎纸飞扬，如一只纸蝴蝶，缓缓飘落。吴琪悲痛地看到纸上写着“炽热的心”四个字。她

神情憔悴，回卧室休息。

第二天一早，老师召见她：“吴琪，我想让你放弃‘南薇’号。你不如致力研发新产品。”吴琪说：“相信我，我可以修复它。”

从那口开始，吴琪对待“南薇”号，犹如一个医生对待垂危的病人。她每口留在实验室里直至深夜，疲倦到极点时，就伏在桌子上打个盹儿。

她的助手们一个个回来帮她，细心地把支离破碎的“南薇”号逐一拼合。最先要修复的是它的脑，也就是它的记忆系统。开头的时候，杂乱无章，有一段没一段，渐渐地，拼图逐渐完整，透出希望的曙光。

“‘南薇’号，你能听到我的声音吗？请回复我。”“南薇”号发出微弱的声音：“博士，我的摄影系统已被完全毁坏。”第一步已成功了一半：“南薇”号有反应。

吴琪紧紧地拥抱“南薇”号，问道：“发生了什么事？南薇，告诉我，我替你申冤。”“南薇”号不断地响，发出杂声。助手甲说：“吴博士，‘南薇’号的记忆还有问题。”吴琪叹口气：“我来负责修理。”又一个月过去，吴琪日渐消瘦，老师再次召见她：“吴琪，恐怕我要命令你放大假。休一个月假，回来的时候，我要看到一个精神饱满、容光焕发的吴琪。”

老师仍然爱她、偏心她。于是吴琪名正言顺地利用所有时间修理“南薇”号，成果渐

渐显现。开头的时候，“南薇”号很悲观：“吴博士，我已修复无望，你不必再花心思在我身上，凡事不必勉强。”吴琪苦笑。“南薇”号的这种口气，像煞一个人。谁？当然是它的创造者吴琪。

当初把知识输入“南薇”号时，老师就提出过批评意见：“程序中无聊的意识太多。”

“南薇，我要你回答我所有的问题，不得有误。高金林是否剥削你，利用你犯险，让你做规定范围以外的工作？”南薇似在思索，半晌它说：“高君是一位正人君子。”“你不妨有话直说，有我替你撑腰。”“不，博士，高君真是优秀，高大英俊，英勇潇洒，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博士，我记得你说过，你一直在找这样的对象。”吴琪发呆，她忽然听出南薇语气中的倾慕之情。

“有危险的工作，他总是第一个站出来，博士，请你不要误会高君。”

吴琪沉默。这时，助手进来说：“博士，有人想见你。他说他的名字叫高金林。”吴琪皱着眉头，内心挣扎了一会儿，才说：“叫他进来。”骂他一顿，出出气，也是好的。

高金林一出现，吴琪就呆住了。外形真的是一百分，南薇形容的还不及真人的十分之一。此刻的他有三分憔悴，走进实验室，向吴琪颔首，便走至南薇身边，握住它的手，低声叫它的名字。吴琪冷冷地说：“我已关掉它的能源。”



“请让我跟她说几句话。”“它很疲倦。”高金林叹口气：“听说你对我有成见。”“如果有人杀死你的姐妹，你对他有无成见？”“吴博士，”他似试图解释，犹疑片刻，终于噤声，颓然道，“你说得是。”吴琪冷笑一声。但不知为何，她走到南薇身边，开启能源。

南薇一怔，非常欢喜地说：“高君，你来了。”高金林俯下身子：“大家都很挂念你。”“我不行了，高君，我是多么希望我们俩还有机会合作。”高金林泪盈于睫：“南薇，我们一组人的性命，是由你捡回来的。”“是吗？那么，你要感激吴博士，是她创造了我，给了我一颗炽热的心。”吴琪的心为之一震。

这一番话证明高金林的确不是坏人，而更惊人的真相是，南薇竟然会牺牲小我，成就大我。机器人再聪明也不过是机器人，工作效率再高，也不会懂得杀身成仁。南薇到底是怎么回事？

只听到高金林说：“南薇，你且休息，我明天再来。”吴琪把能源关掉，冷冷地说：“谁让你明天再来？”她仍然恨他。高金林到这个时候才说：“吴博士，久仰大名，如雷贯耳。”吴琪怒道：“十年前，我为海军设计的‘紫薇’号，今日尚完好无缺地在为他们服务。你这个队长是怎么当的？两个月不到就毁了我的‘南薇’号！”“确是我失职。”稍停了一会儿，吴琪问：“它救了多少条人命？”“五条。”吴琪深深叹息。高金林问：

“她可以修复吗？”“从此恐怕只能担任文职。”高金林心里的一块大石头好像放下了。吴琪忽然抬起头：“你称它为‘她’。”高金林答：“她根本不似一个机器人，完全有独立思考能力，我们一组队员一直把她当姐妹看待。”好一个“南薇”号！吴琪为它骄傲。

“我们爱她，是因为她有一颗炽热的心。”“心？它是机器人，它没有心。”“是吗？如果她没有心，那么，你为何夙夜不懈地尽力挽救她的生命？”“我爱它，我是它的创造者。”“你已把你的心放进她的系统里，是不是？”

吴琪沉默了一会儿，又说：“我们今天到此为止，我没有时间了。”高金林颔首，识趣地离去，留下震惊的吴琪怔怔地看着“南薇”号的躯壳。

第二天，“南薇”号的情况又有起色。它断断续续地向吴琪报告探险队中发生的各种趣事，丝毫不后悔为队员几乎奉献出宝贵的生命。吴琪微笑：“南薇，你不会是爱上了高金林吧？”南薇忽然停止说话，过了一会儿，才结结巴巴地答：“吴博士，你真是的，开这种玩笑。我只是一个机器人，我哪里会……唉！”它十分忸怩。

第三天。“为什么不呢？高金林说你有一颗炽热的心。南薇，坏事的，也正是这颗心。”“吴博士，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在人世间，我们最要学会的，应是保护自己。”“我懂得这一点。”“不，在紧

要关头，你牺牲自己，去救助他人。”“我记得你说过许多英雄都会这样做。”“高金林及其队员才是英雄，你只是一个机器人。”南薇微笑：“你仍然不喜欢高君。”“高金林犯了错误，他活该付出代价，你为什么要平白无故地变成一堆废铁？”“但是五名队员生存下来了。”“下次他们照样会冒失地犯错，你救得了他们一次，却救不了他们百次。”南薇沉默。

“讲起来好像很残酷，南薇，你时常受伤，我皆不明所以，直到昨晚，我才明白，一切皆为你的一颗心所累。”南薇看着吴琪，吴琪苦笑，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像你，热情过度，一味地付出，一次又一次地受伤，在震惊和痛苦中渐渐学会。南薇，没想到我在程序调校上没做对，以致你会犯同样的错误。”

南薇忽然问：“现在你学会了？”

“现在终于比较聪明了。”

“可是，你快乐吗？”

吴琪像早已料到它会这样问，仰起头笑出声来：“南薇，快乐与否，已不是我此刻在乎的事，我生活得很好，我已拥有少年时努力追求的一切，没有遗憾。”

“你要我跟你的脚步走？”

“当然，我是你的创造者。”

“你打算怎么做？”

“我要把你炽热的心在计算机程序中剔除。南薇，只有这样，你才可以成为真正无敌的机器人。”

“博士，我恳求你，我不



要做一个没有感情的人。”

吴琪拒绝：“你不是人，南薇，你只会一次次遭人利用、剥削，然后受伤、死亡，我是你的创造者，我有责任救你。”说完，她“啪”的一声关掉能源。

她伏在南薇身上，缓缓淌下泪来。过了一会儿，她着手处理她该做的事。“南薇”号痊愈之后，性格将有所改变。

老师特地来探望吴琪。他上上下下打量吴琪，只见她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不禁问道：“听说‘南薇’号已经修复？”“是的，”吴琪笑笑说，“不日可以复工。”“国防部有一个空缺，正好把它调过去。”

吴琪把“南薇”号从内室带出。老师看着它，说：“真是好工程，看不出它曾经受过重伤。”吴琪说：“它以后都不会再受伤。”

“对了，高金林想见一见南薇。”老师说，“吴琪，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他希望看看痊愈的它。”吴琪只好答应：“好，叫他明天早上来。”

老师走后，“南薇”号才摇摇头说：“高金林，有野心，无才能，鲁莽之人，难成大器。”“可是他挺会利用人。”吴琪说。“只能利用一次。”“下次他会去找年幼无知的机器人帮忙。”“南薇”号怅然若失：“我还以为他爱我。”“相信我，这种人不知道‘爱’字怎么写。一个人爱你会凡事为你好，处处保护你，以你为首，尊你为大，爱你的人不会叫你吃苦，让你牺牲。”“我猜你是对的，吴博

士。”“你愿意见他吗？”“见见面无所谓，可是真想不出该说些什么。”

第二天高金林来了，他惊喜地看着南薇，问她：“几时再归队？”南薇无动于衷地看着高队长。高金林转向吴琪。吴琪冷冷地说：“‘南薇’号将被调往国防部做文职。”

“我们不能没有南薇。”

吴琪忽然笑了：“我相信你的诚意，正如许多人少不了一个受他践踏却不会反抗且还能永远奉献的伴侣一样。”

“吴琪，你对我有偏见。”

“我不怪你，高金林，有几个人会拒绝一颗炽热的心？人们都忙不迭飘飘然地接受它，甚至糟蹋它而不自知。”

“南薇，”高金林大声说，“告诉吴博士，我们俩的关系不是这般丑陋。”

南薇麻木地说：“我受了重伤，几乎丧命。”

高金林转过头来：“吴琪，你对她做了什么手脚？”

吴琪目光炯炯地凝视他，高金林心虚地退后一步。吴琪说：“你请回吧，它不再是你认识的南薇。”“吴琪，我并没有伤害她的意思。”吴琪说：“我知道，一切是它自愿的，是它不知好歹送上门来，不过请放心，我已经从头教育了它。”这时，高金林说：“吴琪，在你的引导下，这世上只剩下自私自利的人。”吴琪莞尔：“会吗？我可没有改造你，只要你高长大公无私，不就行了吗？”

高金林表情复杂至极，悲愤交集，终于绝望地离去。吴

琪看着他的背影，喃喃道：“那样的一个人。”南薇不置可否，回到书房，打开书本研究下一个岗位的任务。

(于清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亦舒作品全集》一书，宋晨图)



起云

●胡竹峰

起云了。一朵朵、一团团、一簇簇、一丛丛，或停在空中，或飘在天上。

云遮了日头，人在阴影里。灰色衣服的人，黑色衣服的人，黄色衣服的人，大的云仿佛一尊兽，被罩在那里，一头搭在山尖，一头悬在天上。

四下觉不到风，炊烟笔直如一管淡墨划过青纸。篱笆墙上的竹枝忽地一颤，一只黑鸟雀跃而去，扑棱双翅，飞向云层。

天地如此静穆，四野无声，天上起云。

(心香一瓣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竹简精神》一书，(澳)贾斯汀·埃斯特科特图)



岁末天寒，气温骤降，唯一的乐趣是靠在床头拥被读唐诗。常念到白居易的《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每到此时，我就会忽然渴望身边出现两样东西：雪与酒。酒固伸手可得，雪却难得一见。

小时候读这首诗，我只能懂得四分之三，最后一句的味道怎么念也念不出来，后来年事渐长，才靠一壶壶的绍兴高粱酒慢慢醺了出来。对于饮酒，我徒有虚名，谈不上酒量，平时喜欢独酌一两盏，最怕的是轰饮式的闹酒；每饮浅尝辄止，微醺是我饮酒的最佳境界。独酌，可以深思漫想，这是哲学式的饮酒；两个人对酌，可以灯下清谈，这是散文式的饮酒。但三人以上的饮酒，不免会形成闹酒，乃至酗酒，这样就演变为戏剧性的饮酒，热闹是够热闹，总觉得缺那么一点情趣。

有人说，好饮两杯的人，都不是俗客，故善饮者多为诗人与豪侠之士。张潮在《幽梦影》一书中说：“胸中小不

诗人与酒

●洛夫

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这话说得多么豪气干云！可是这并不能证明，雅俗与否，跟酒有绝对的关系。如说饮者大多为世间打抱不平者，一剑在手风雷动，替天行道，群魔魍魉皆俯首。而诗人多为文弱书生，感触又深，胸中的块垒只好靠酒去浇了。

酒可以渲染气氛，调剂情绪，有助于谈兴，故浪漫倜傥的诗人无不喜欢这个调调。酒可以刺激神经，产生灵感，激发联想。位列“初唐四杰”之冠的王勃，据说在写《滕王阁》七言古诗和《滕王阁序》时，先磨墨数升，继而酣饮，然后拉起被子覆面而睡，醒来后抓起笔一挥而就，一字不

易。李白当年奉诏为玄宗写《清平调》时，也是在烂醉之下被人用水泼醒后完成的。“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

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他的《将进酒》字字都含酒香。如果把他所有写酒的诗拿去榨，也许可以榨出半壶酒来。

据《世说新语》载，一天刘伶酒瘾发作，向太太索酒。太太一气之下，将所有的酒倒掉并把酒具全部砸毁，然后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劝他：“你饮酒太过，非摄生之道，必须戒掉。”刘伶说：“好吧。不过要我自己戒是戒不掉的，只有祝告神灵后再戒。”他太太信以为真，便遵嘱为他准备了酒肉。于是刘伶跪下来发誓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醒，妇儿之言，慎不可听！”祝祷既毕，便大口喝酒，大块吃肉，醉得人事不知。

在这方面，苏东坡的太太就显得开明多了。《后赤壁赋》中有一段关于饮酒的对话，非常精彩。话说宋神宗元



窗 前 (外一首)

●胡 弦

当我们在窗前交谈，我们相信，
有些事，只能在我们的交谈外发
生。

我们相信，在我们目力不及的地
方，
走动着陌生人。他们因为
过着一种我们无法望见的生活而摆
脱了

窗口的限制。
当他们回望，我们是一群相框中的
人，
而那空空、无人的窗口，
正是耗尽了眺望的窗口。
我们看到，城市的远端，
苍穹和群山拱起的脊背



窗口 油画

丰五年（1082年）十月某夜，苏东坡从雪堂出发回临皋亭，有两位朋友陪他，这时月色皎洁，苏东坡情绪颇佳，走着走着，忽然叹息说：“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一位朋友接道：“今者薄暮，举网得鱼，

巨口细鳞，状似松江之鲈。顾安所得酒乎？”有鱼就好办，于是苏东坡匆匆赶回去跟老妻商量。苏夫人说：“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光是这两句话就够醉人的了。

中国古诗中关于送别与感

像一个个问号：过于巨大的答案，
一直无法落进我们的生活。
当我们在长长的旅行后归来，
嵌入窗口的风景，
再也无法从玻璃中取出。

黄 昏 小 镇 之 歌

我 爱 你。这 爱，是 晚 风 的 恩 赐。
在 秋 天，在 静 静 的 小 镇，
房 屋 的 暗 影 像 阵 阵 晚 祷。

我 知 道 的 茫 茫 黄 昏，
不 如 正 到 来 的 这 一 个 黄 昏。
我 知 道 世 间 那 么 多 相 爱 的 人，
不 如 我 爱 着 的 这 一 人。

我 爱 你，像 月 亮 来 到 天 空 一 角，
又 像 一 只 灯 笼，照 着
一 小 片 墙 壁：一 粒 火 在 纸 中 安 坐，
笑 声 和 身 影 互 换 了 位 置。

香 樟 树 像 种 失 传 的 信 仰，
拱 桥 的 圆 像 半 圆，
我 爱 你，像 井 栅，像 墙 角 的 木 梯，
像 无 数

安 静 的、正 一 点 点
放 弃 轮 廓 的 事 物。

（冬之寒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定风波》一书，周晓炜图）

怀这一类的作品最多，故诗中经常流着两种液体：一是眼泪，一是酒。泪的味道既咸且苦，酒的味道又辣又甜，真是五味杂陈。

（一叶知秋摘自中国书籍出版社《诗人与酒》一书，刘树勇图）

姥姥冒着风险在阁楼保留了一只棕色的小皮箱，里面藏着她最喜欢的书。我第一次看皮箱里的“禁书”是在扁桃体手术之后。那时盛行割扁桃体，用一种新的方法，不打麻药不用开刀，只用一块压舌板和一把特殊的钳子就能将扁桃体摘除。母亲告诉我，手术后医院会给病人送冰激凌，听她的语气，这简直是一项特权，因此我立刻同意去割扁桃体。手术结束后，护士把一小纸盒“紫雪糕”和一个小木勺递到我手里，我却疼得什么都不能吞咽。母亲叫了一辆三轮车，我倚在她怀里，一路上眼巴巴地看着冰激凌一点点融化。回到家，我把化掉的“紫雪糕”给了哥哥。

姥姥看我可怜，去阁楼把那只皮箱拿了下来，从里面取出一本《哈姆雷特》的连环画给我看。接着，我休了两天病假，一遍遍地看那本连环画，那是由英国演员劳伦斯·奥利弗饰演哈姆雷特的剧照组编成的。我被“哈姆雷特”眼睛里传递出来的疯狂和痛苦深深吸引。剧中暴力和仁慈的共存、罪恶和恩典的交融，启蒙了我潜意识里对人性的认知。

那次手术以后，我时刻期待着感冒发烧不能上学的日子，好让书本领我走进自己内心世界那些陌生的角落。至今若有人提起契诃夫、狄更斯或者勃朗特，都会让我联想起发烧谵妄的感觉，而躺在床上读书，仍具有治愈一切的魔力。

记得有一段时期，姥姥被停职停薪，她就干脆带我坐火



陈冲姥姥史伊凡年轻时

●
陈
冲

姥姥的房间

车出外旅行。那个年代没有人旅游，只有人出公差。至今我都不知道她是从哪里弄来的钱，怎么拿到的介绍信，以什么理由为我请假的。那年我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写南京长江大桥的课文，当火车开过大桥的那一刻，我非常兴奋和骄傲——不只因为桥很壮观，而且因为全校只有我亲眼见过它。在南京的时候，姥姥带我去了一栋老房子，探望一位故人，她们两个人低声聊到深夜。那一晚我睡睡醒醒，直到朦胧的晨光从窗帘缝里钻进来，我听到她们仍然在窃窃私

语。现在回想起来，那幽暗的光线、喃喃的低语如梦如幻。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座城市有姥姥的青春和曾经的梦想，也还不懂得她走在鼓楼区大街小巷中的怅惘。

旅途中，姥姥给我补习功课。我喜欢语文，读了不少写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英雄事迹的书，并抄写了很多豪言壮语。我给姥姥看我的笔记本，还请她看到好的豪言壮语就帮我记录下来。那时候的作文开头都有一些豪言壮语。姥姥跟我说，你不需要写这些豪言壮语，用一个字可以讲清楚的事，不要用两个字。

姥姥在她的房间时，经常有年轻人上门找她补习英文、修改文章或者闲聊。从英国回来的时候，她带了一个手摇唱片机和教英语的唱片及课本，喜欢英语的人聚在她的房间里听唱片，学讲纯正的英语。记得一个住在外交大楼里的男青年，常来陪姥姥聊天，让姥姥给他看阁楼上的旧物，后来姥姥把一盒子我曾外祖父史蟄夫刻的图章都送给了他。可惜那时我太小，还不懂得珍惜祖上留下的旧物，没有阻止姥姥这样做。

1977年，我主演了谢晋导演的《青春》。1979年，我因电影《小花》获得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奖。经常有男士上门想认识我，姥姥说，我们既不能得罪他们，也不能让我出面。我总是躲在父母房间里看书，而姥姥在隔壁倒茶、递烟，冬天点上炭炉，夏天递把扇子，天南地北地跟人聊，颇

有《天方夜谭》中舍赫拉查德的味道。来的人虽然不能满足初衷，走时也不觉太失望，有的干脆忘记了初衷，日后还带着礼物回来看她，与她成了忘年交。

我的朋友们也都喜欢她，前两天我跟一个多年没联系的老同学通电话，他首先提到的就是姥姥。他回忆道，在他人生不顺利之时，姥姥手里拿根烟，笑眯眯地对他说：“小朋友，军棋下下。”姥姥跟他讲的是上海话，她的意思是人生一盘棋，有输有赢。朋友还记得姥姥说：“棋子木头做，输了再来过。”

我留学美国的第四年，终于可以回家探亲，别人从美国回家，总要带一台电视机或冰箱什么的，买那些所谓的“四大件”。我在信里问姥姥要买什么，她坚持不要任何大件，也许是不舍得我花钱，也许是真的对大件没兴趣。她让我买一件有波浪的假发套、一件前扣式文胸、一支眉笔和一块羊奶芝士。当我把礼物一件件递到姥姥手上的时候，她笑得眼睛眯起来，好像所有的愿望都得到了满足。也许没有人能满意地说出幸福的定义，但是，在那个冬日的下午，阳光从窗外照进来，火炉上烧着水，姥姥换了内衣，戴上发套，描好眉毛，就着苏打饼干吃芝士的样子，无疑就是幸福的样子。

回头看，姥姥虽然没有太

多物欲，但是她非常懂得享受。有一个朋友知道我在写姥姥的故事，从网上帮我买了一本姥姥在20世纪50年代编的《吃的科学》。在第一章《怎样吃饭》里，姥姥首先强调了享受：“我们的眼睛会看电影，耳朵会听音乐，这些都是享受啊！为什么对好看、好闻又好吃的食品，竟不能欣赏一阵呢？”然后她又解释：“如果他不带着欣赏的态度来享受食物，那么他的口水就减少了分泌，胃液也减少了分泌……食



陈冲与姥姥史伊凡

物也因为不能充分和消化液接触，而难以消化。”在姥姥看来，人不需要太多的东西，要懂得欣赏眼前的生活。

我最后一次见姥姥，她已经患了胰头癌。我陪她到医院做检查，其中一部分的过程很痛苦，而且缺乏尊严。姥姥多次用哀求的眼光看我，我无力地安慰她说：“快查完了。”她拉住我的手，坚决地跟我说：“你让他们停下来。”我没能让他们停下来。

检查结束后，医生说她得马上住院开刀。黄昏，我跟姥

姥回家拿生活用品，她呆立在房间的中央，似乎不知所措。我把她的牙刷、杯子和毛巾放在一个小脸盆里，再从抽屉里取出替换的内衣。我说我们走吧，她不动；我轻轻拽她，她说再想想还有什么东西忘记拿了。姥姥的房间很简单，没有一件多余的物件或装饰，只有外公的遗像挂在挂镜线下。光线渐暗，我催她说：“忘了什么我再回来帮你拿。”她还是不动，瘦弱的身体好像一幅剪影。那时我太年轻，哪里想得到，她不想忘记的东西，不是我可以替她带去医院的。她曾经在这里成家，在这里哺乳，在这里心碎，在这里疗伤，在这里创作。她也曾经被关在这间房的门外，像一头母狮一样愤怒地徘徊和咆哮。

我非常喜欢弗吉尼亚·伍尔夫写的一篇关于女性与小说的演讲稿——《一间自己的房间》。姥姥的房间，让我想到那篇文章里所讲的房间，那是她可以关起门来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世界。

住院当晚，姥姥就动员同病房的病人一起逃回家，护士们只好把她的鞋藏起来。手术后，姥姥再也没有恢复清醒，两个月后就去世了。她死后的半年里，我几乎每晚都梦见她。梦境总是那么生动，好像她还活着。

（海底飞花摘自《上海文学》2021年第9期，本刊节选）





从2007年4月开始，加拿大作家扬·马特尔坚持每两周给一个人寄去一本书，并随书附一封信。收书人是时任加拿大总理的斯蒂芬·哈珀。在加拿大乃至整个北美洲，马特尔都具有不低的知名度，因为他不仅是英语文学著名奖项布克奖的获得者，而且他的作品《少年Pi的奇幻漂流》也是畅销书。马特尔寄给哈珀的全都是世界著名作家的传世作品，包括托尔斯泰、海明威、卡夫卡、博尔赫斯、伍尔夫等人的作品。他在信中循循善诱，希望哈珀能够多读一些文学经典，领悟“文学的美妙之处”。

马特尔与哈珀不认识，哈珀也从未给马特尔回过信，只是让下属出于礼貌回函给马特尔，说“书已收到，感谢”等。但马特尔不介意，他依旧给哈珀寄书寄信，而他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从新闻中没有发现过哈珀喜欢读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媒体唯一报道过的一次是说哈珀喜欢读《吉尼斯世界纪录》，这让马特尔很揪心。在马特尔看来，一个普通人读不读书属于个人喜好，但一个手握重权的人不读书，尤其是不读文学经典，则会对国民造成许多意想不到的影响。马特尔说：“比如斯蒂芬·哈珀——有权凌驾于我，我就有权了解此人想象力的本性和品

质，因为他的梦想可能成为我的噩梦。”马特尔还给哈珀寄出过鲁迅的《狂人日记》，并附信道：“要了解一个国家，必须了解这个国家的梦想以及那些怀抱梦想的人。”他同时提醒哈珀，即使再忙，每天也要抽出几分钟读书。

上买书，我常能得到网站的小奖励，这奖励不是别的，正是电子书。但我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份奖励。因为尽管我承认电子书存储方便，却想象不出自己面对没有书香、不需要翻动也不需要借助于书签的电子书的时候，是否还有过往那种读书的感觉。

读书需要感觉吗？我想是需要的。意大利当代著名作家翁贝托·艾柯有一部写给全世界爱书人的书，名叫《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在书中，他把传统书籍定义为由麻、树皮或木柴制成的纸张，因而属于植物的记忆；而电子书的原材料是硅，属于矿物的记忆。二者的区别显而易见。植物是有生命力的，是能够被感知到呼吸的，甚至是是有血有肉的；矿物则是冰冷的，是不能被感知到任何呼吸的。

一个读书人对书籍的热爱，往往并不限于内容。就像一个人面对与自己关系密切的爱人，爱的肯定是对方的整体。更何况纸质书还

植物的呼吸与矿物的记忆

●狄青



虽然没有得到回信，但马特尔相信他的举动一定会起到作用，至少会促使哈珀对传统纸质书籍更加关注。因为他看来，当一个成年人面对传统纸质书籍和电子书同时可供选择的时候，他多半会选择传统纸质书籍。

有一个阶段，因为要从网

拥有多种功用，它的模样、它的味道，乃至它内页的残损与墨迹，都可能关联一串记忆；而电子书以及其他电子阅读媒介，往往将书的内容与身体剥离，不仅使得书籍原本所具有的年代、版本、品相与出版者失去意义，而且让藏书家从此再无立锥之地，所谓书房更可



传承

● 苗 炜

比利时有一个作家叫莉迪亚·弗莱姆，她写过一本书——《我如何清空父母的家》。

在父母相继去世之后，莉迪亚开始清理父母的家：哪些东西该扔掉，哪些东西该送人，哪些东西该自己保留。她说，父母家中有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氛围，生命的彩虹还在每一件物品上闪烁，主人留下的痕迹还在屋子的角落里微微颤动。

她拿起一件东西又放下，再拿起另一件东西，迟迟不能做决定。物品不只是物品，上面有人的印记。物品可以让我们的存在延续下去。那些用了很久的东西是有忠诚度的，其背后的故事、含义，和使用过它们、爱过它们的人的生命史，全都混在了一起。物品和人形成了某种很难拆散的整体。

莉迪亚从父母家里找出当年母亲生她时住院的账单，第一次得知，妈妈住的病房号码是466。她找到了母亲喂她喝奶用的奶瓶，找到了很多陈年的账本和信件，还找到了外祖母和曾外祖母做的针线活儿。

这是一种时间跨度上的保存，妈妈保存了她的妈妈、她妈妈的妈妈留下的针线活儿，也保存了自己女儿刚出生时用的奶瓶。

莉迪亚把一些旧家具、旧衣服送给了朋友，她在父母家中发现了当年父母之间的情书，还发现了几十张餐巾纸，它们来自世界各地，有的是餐厅的，有的是咖啡馆的。每张餐巾纸上都有妈妈的字迹：1983年3月2日，闲

以简化成一个纸箱。再者，读书人有很强的自我意识，不想人云亦云，不要千篇一律；而电子书恰恰面目相似且可以无限制地随意复制，小小空间或许容纳得了几十本乃至成百上千部作品，一部电子书里如同拥有着无数生命与灵魂，但就像艾柯所说的那样：“拥有很多生命、很多灵魂，就如同没有任何

生命和灵魂。”

记得我小时候，饺子机被媒体称为一项重大发明创造，曾被提升到解放人们业余时间的高度。但它很快便风光不再，甚至饭店食堂纷纷打出“手工水饺”的招牌，以区别于机器生产的饺子。何以如此呢？其实就因为机器生产出的饺子抽离了人的感情热度。要知道，节省时间固然重要，但

谈馆，奥尔良；1983年6月18日，布鲁日，抒情酒馆；1981年11月15日，哥本哈根的斯堪的纳维亚旅馆……

餐巾纸本来是很容易被丢掉的东西，但莉迪亚的妈妈去各地旅行，在那些咖啡馆和餐厅里拿了两张餐巾纸，写下时间、地点，就把自己生命的印记放在这些不起眼的东西上了，这其实是一种空间上的占有。

一个人的生命感受不只来自时间上的传承，也来自空间上的凝视。

她当然很容易就可以把这些旧餐巾纸扔掉，但那些地方是妈妈去过的地方，妈妈在那里喝了一杯咖啡，吃了一块很美味的蛋糕，吃了一顿晚饭。她可能在旅行中感到平静和快乐，她的生命感受通过这几张餐巾纸传递给了女儿。

（芊 芊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文学体验三十讲》一书，陈 曦图）



中国人更愿意和亲朋围在一起包饺子。包饺子的过程，也是使亲情融洽的过程，每一个饺子被捏紧的褶缝里，有妈妈的味道，更有感情的温度。

纸质书籍也是如此，它承载的不光是历史和记忆，更是我们的感情与热爱。

（空空小菜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卡尔维诺年代》一书，赵希岗图）

国士张伯苓： 中国新教育启蒙者

◎吴双江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1935年那堂著名的“开学第一课”上，教育家张伯苓对南开学子提出了3个问题，拳拳赤诚溢于言表。演说中，最令张伯苓感慨的，是国家已处于危墙之下，人们还不能团结一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华北随即面临日寇的蚕食，很多人却没有意识到危机。

这“爱国三问”无异于醍醐灌顶，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之志。张伯苓对学生们说：“如果你们是中国人，爱中国，愿意中国好，那么就改掉自私狭隘的毛病，为国

为公团结起来！”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是58岁的张伯苓1934年在南开30周年校庆上确定的南开校训，他希望南开学子为国尽力，不断创新。纵观张伯苓这一生，也是以这8个字为人生追求。他是国士、仁师，是伟大的教育家，可以说，张伯苓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不停地创办南开系列学校，并为此奉献终生。

从1904年张伯苓与严修创立南开学校，倡导新学，到1919年两人创办私立南开大学，再到1947年牛津大学宣布承认南开学历，南开的故事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高等教育的缩影——饱经战乱仍努力拥抱文明，委身政治仍努力维持独立。这也成为张伯苓一生艰难办学的人生写照。

国帜三易，弃戎从教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北洋水师一败涂地，全军覆没。1898年，中国威海卫军港上空，日本太阳旗降落，中国黄龙旗升起，接着，黄龙旗降落，英国米字旗升起。

一名22岁的水兵目睹这场接收和转让仪式后喟叹道：“我在那里目睹两日之间三次易帜，当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乃深深觉得，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这名水兵就是张伯苓。

1876年4月5日，张伯苓出生在天津的一个秀才家里。188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入驾驶班，学习航海，著名思想家严复是他的老师。1894年，张伯苓以“最优等第一”的成绩毕业，进入北洋水师舰队实习，那一年他刚好18岁。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张伯苓作为实习生，目睹了北洋水师的惨败。日军占领了威海卫，张伯苓无舰可开，只好回到家里，等候派遣。

1896年，张伯苓被派到“通济”号练



习舰上服务。1898年，在各国的压力下，日本将占领的威海卫、刘公岛等转租给英国。张伯苓奉命随同办理接收和转让手续，也就是在这里，他看到“国帜三易”的丑剧上演，这极大地刺激了张伯苓，他愤然从军队辞职，决心弃戎从教。

构建南开教育体系

张伯苓辞职回到天津后，在绅士严修的家馆教书。严修，字范孙，天津人，早年入翰林，后出任贵州学政、学部左侍郎等职。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辞职返乡，但仍坚持认为中国需要改革，后来与张伯苓一起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

1903年和1904年，张伯苓两次东渡日本，考察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教育，其办学规模和教育方法使张伯苓震撼，“知彼邦富强，实出于教育之振兴，益信欲救中国，须从教育着手”。1904年10月，在严修的支持下，私立中学堂成立，张伯苓任学堂监督（校长）。1907年，校名改为南开中学堂。

晚清废除科举制后，学子们纷纷投入新式学校学习，但是当时国内大学匮乏，比如偌大的天津，只有一所北洋大学，而且只开设工科和法科，没有一所综合性大学。于是严修与张伯苓决定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建立南开大学。

1917年，严修与张伯苓先后抵达美国考察大学建设，学习如何组织和建立私立大学。当时，张伯苓特地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修教育——要办好学，自己要先学好。

那一年，张伯苓已经41岁。

在一年多的学习时间里，张伯苓刻苦认真，不断比较美国和日本的教育制度，再结合自己的实践和想法，逐渐创立了一套适合中国的教育理论。

1918年，张伯苓学成回国，开始着手创办中国人自己的大学。他和严修等人开始四处募捐，因为办私立大学最缺的就是资金。

为了筹钱，张伯苓四处低头求人，但他认为这不丢人：“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做，并不觉难堪。”在各界人士的鼎力相助下，1919年9月25日，南开大学正式宣告成立。

在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先后创办成功的激励下，1923年，张伯苓在严修的支持下创立南开女子中学；1928年，南开小学正式成立；1932年，张伯苓又支持创立了南开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从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

中国私立大学拓荒者

“近几年来，每当我见到张伯苓时，他总是说，只有他深知我的苦处，也只有我深知他的苦处……”这是曾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为张伯苓纪念文集《别有中华》所作的序，“在中国，高等教育一向是由国家办理的。办私立大学，张伯苓是一个拓荒者……在政局混乱的岁月里，张伯苓建立起他的教育体系……”

与公立学校不同，私立学校的校长除了要管理好学校，还必须设法解决办学经费的问题。南开的经费，主要靠募捐而来。而募捐，并不是人人肯干或者干得了的，除了要放得下身段，还要讲究方式方法。当然，仅靠募捐——如同输血，是不够的，还需增强学校自身的造血能力。经历了两次远赴欧美的考察，张伯苓得出一个结论：“学校如大工厂，学生如工厂之出品。”因此，不仅要“视社会之需要而定教育之方针”，还可以在学校里开办工厂，既满足学生工读的需要，也为学校创收。比如应用化学研究所下设的化工厂，其开发的金属磨光皂、油墨等轻工业产品，畅销华北乃至全国市场，不仅扩大了社会影响，也取得了相应的经济效益。

一所学校的优劣，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师资力量。当时的南开大学因为是私立大学，缺乏资金，教师的薪金其实低于其他大学的教师薪金，但很多著名的学者和教授还是愿意到南开大学任教，一是因为南开大学从不拖欠工资，二是因为南开大学的学术氛围很好，大家都专心教学和学习。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张伯苓的人格魅力：在张伯苓担任校长期间，南开大学的财务状况全部公开，放在校图书馆供人随便查阅；他本人长期只领120元月薪，只相当于当时其他大学校长的1/3，而学校的不少教授月薪达300元；他的公车是一

辆人力车，全校老师都可以使用；他出差随身带杀虫药，因为他住的都是最便宜的旅馆，卫生状况极差……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开大学的实力和声望迅速提高。当时的社会各界名流，从梁启超到黄兴，从张学良到陈寅恪，从叶圣陶到陶行知，他们都把自己的子女或亲戚的孩子送到南开系列学校去读书，因为他们信任南开的师资，更信任张伯苓的教育理念。

1925年，当时北洋政府教育部特派员刘百昭到南开学校视察后，得出的结论是：“就中国公私立学校而论，该校整齐划一，可算第一。”

1947年，英国牛津大学宣布承认南开大学学历，而在当时的中国，连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一共只有7所学校获得了牛津大学的承认。

培育“允公允能”的人才

面对内忧外患的现实，晚清一代的教育家个个胸怀教育救国的理想，张伯苓心中的救国梦尤为强烈，他一直冲在爱国救亡运动的前线。“爱国”成为他教育办学的首要宗旨，他说：“南开学校系因国难而产生，故其办学旨在痛矫时弊，育才救国。”他勉励学生，“公德心之大者为爱国家，为爱世界”，要求“诸生功课已毕业，此后应思如何为国为公，方不愧为南开学生”。

事实上，张伯苓非常注重“寓教于乐”，最反感的就是“死读书”。在南开，戏剧和音乐等科目都是非常受校方重视的，而其中最受重视的，是体育。

1934年，天津的河北体育场举行了华北运动会。看台上，南开中学学生900人，每个人手里拿着一面小旗，哨子一响，900人顿时打出“毋忘国耻”4个大字。成千上万的观众先是愣住了，紧接着掌声雷动。掌声未断，哨子又响，“收复失土”4个大字随即出现。这时体育场的中国观众很多都哭着呐喊。

张伯苓当时是裁判长，他事后把负责的学生找来，说了3句话，第一句是：“你们讨厌！”第二句是：“你们讨厌得好！”第三句是：“下回还那么讨厌！”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在天津的重

点轰炸目标就是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张伯苓30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但是他毫不气馁，公开演讲说：“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多少年后，开拓了现代私立教育成功之路的张伯苓回顾道：“40多年以来，我好像一块石头，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向前滚，不敢作片刻停留。南开在最困难的时候，八里台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好像每棵小树都在向我哭，我咬紧牙关未敢稍停一步。一块石头只需不断地滚，至少沾不上苔霉，我深信石头会愈滚愈圆，路也会愈走愈宽的。”这话里，不乏辛酸，但更透着自信与自豪。

2021年2月23日，是张伯苓逝世70周年之日。先生在国家命运跌宕起伏的年代，坚守文化和教育，传承民族文脉精神，犹如一座灯塔，照亮硝烟弥漫的山河，也穿透悠悠峥嵘的岁月，为今日中国文化和教育立镜，为后辈成长树碑。

（于潇然摘自《文史博览·人物》2021年第2期，李晨图）

后顾之忧

●余秋雨

有人说，只需安心做事，不要有后顾之忧。

我说，没有后顾之忧的事情，做不大，做不新，做不好。

我做事的时候如果完全没有后顾之忧，那就证明我所做的事情没有撬动陈旧的价值系统，没有触及保守者的既得利益，没有找到强大的突破目标。这样做的事情，值得做吗？

因此，重重的后顾之忧、密集的追赶脚步，恰恰是我们奔跑的意义所在。

（熊微波摘自天地出版社《雨夜短文》一书）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1971年，邓稼先在给杨振宁的信中如此写道。2021年9月22日，百岁杨振宁说：“稼先，我懂你的‘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有自信地跟你说，我是后50年合了你‘共同途’的途，我相信你也会满意。”

阅己，越己，悦己。

——人生三阶

记忆有三种面孔：你的一面，我的一面，以及最真实的一面。

——我们常常谈论的记忆，其实是多维的

电影结束，等了十几分钟没有看见彩蛋，走出电影院，看到外面车水马龙、高楼林立、热闹非凡，想来这便是最好的彩蛋。

——看完电影《长津湖》后，有人如是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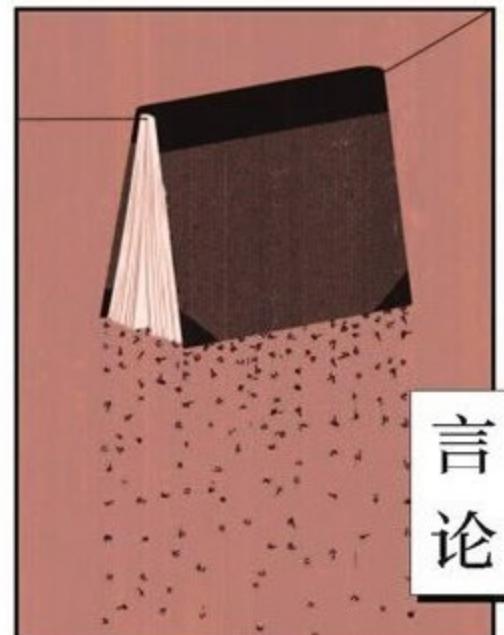
童年很宝贵，但童年的快乐都很便宜。

——越长大，越负担不起自己的快乐

在许多僻远静美的地方，我会盖一座草房，住上一些时日的想法。如山溪潺潺之处，如迎接日出的巅峰，如密林的入口处。

——《深山已晚》

文化中对“苦难”的崇拜，使得“苦难”成为人获得



话语权的资本。

——很多人总是习惯性地要去占有“苦难”，认为自己经历的才算苦难，下一代所经历的，至多只是一点儿坎坷

白天是人与人的合谋，夜晚是只属于自己的秘密。

——人类白天的故事何其相似，但夜晚闪耀着各色的亮光

我赖以生存的，是我身上那些不为人知的部分。

——彼得·汉德克

人皆知以食愈饥，莫知以学愈愚；人皆知粪其田，莫知粪其心。

——语出《孟子》

出世才更知世，别离才更懂爱，身处无光的暗地，反而能看到自己内在闪烁光芒的青山白云。

——所谓距离产生美

人总要待在一种什么东西里，沉溺其中。苟有所得，才

能证实自己的存在，切实地活出自己的价值。

——汪曾祺说，人一定要爱着点什么

我疯狂地收集每一个快乐的瞬间，用它们回击每一个糟糕的日子。

——痛苦来自对当下的批判，不能心平气和地接受当下，便是痛苦的根源

不可乘喜而轻诺，不可因醉而生嗔，不可乘快而多事，不可因倦而鲜终。

——陈继儒如是论人生“四不可”

只有向后看，才能理解生活；要生活好，必须向前看。

——生活取决于向哪儿看

性格决定了他们的命运，然而又是什么决定了他们的性格？我们无法改变所有人身处的环境，无法保证所有人都处在那样一个能培养出良好性格的环境。

——请不要轻易评论一个人的好坏

每个人的生命结局都是一样的，彼此的差异只在于怎样生，又怎样死这些细节上面。

——细节决定成败

时光，浓淡相宜；人心，远近相安；流年，长短皆逝；浮生，往来皆客。

——一个谦卑渺小的生命，能快乐地过一辈子，是宇宙之至美





算法入侵生活

当算法全面入侵生活，一群普通人决心和看不见的算法博弈。

2021年夏，夏溪和丈夫聊起婆媳相处的琐事，比如婆婆不打招呼就直接拿了钥匙来家里的行为，让她觉得没有边界感。睡前，她打开某短视频App，打算消磨时间。手指上滑，一条关于轻松化解婆媳矛盾的视频跳出。夏溪感到不对劲。这怎么可能呢？她从未在上面搜索过相关关键词，而且明明已经关闭了它的麦克风使用权限。

嫌恶从夏溪心里钻出，然后是害怕。她担心手机偷听自己说话。

上一次出现这种被“监听”的感觉，是夏溪某天在办公室加班时。同事问起晚饭点什么外卖，她随口说出脑子里蹦出的选项：“我有点想吃串串。”随后，还没来得及在手机外卖App的搜索栏输入关键词，一家串串店的名字就已出现在推荐列表的第二栏，之前她从未在搜索栏里输入与串串相关的关键词。

手机App越来越懂人，已不是新奇事。个性化推荐的功能，依托的是算法，它根据人们的行为数据进行预测及迭代。算法广为人们接受的一面，是在海量信息中替人们高效筛选出优质内容和结果，减少他们的决策时间。

反抗算法的年轻人

● 肖 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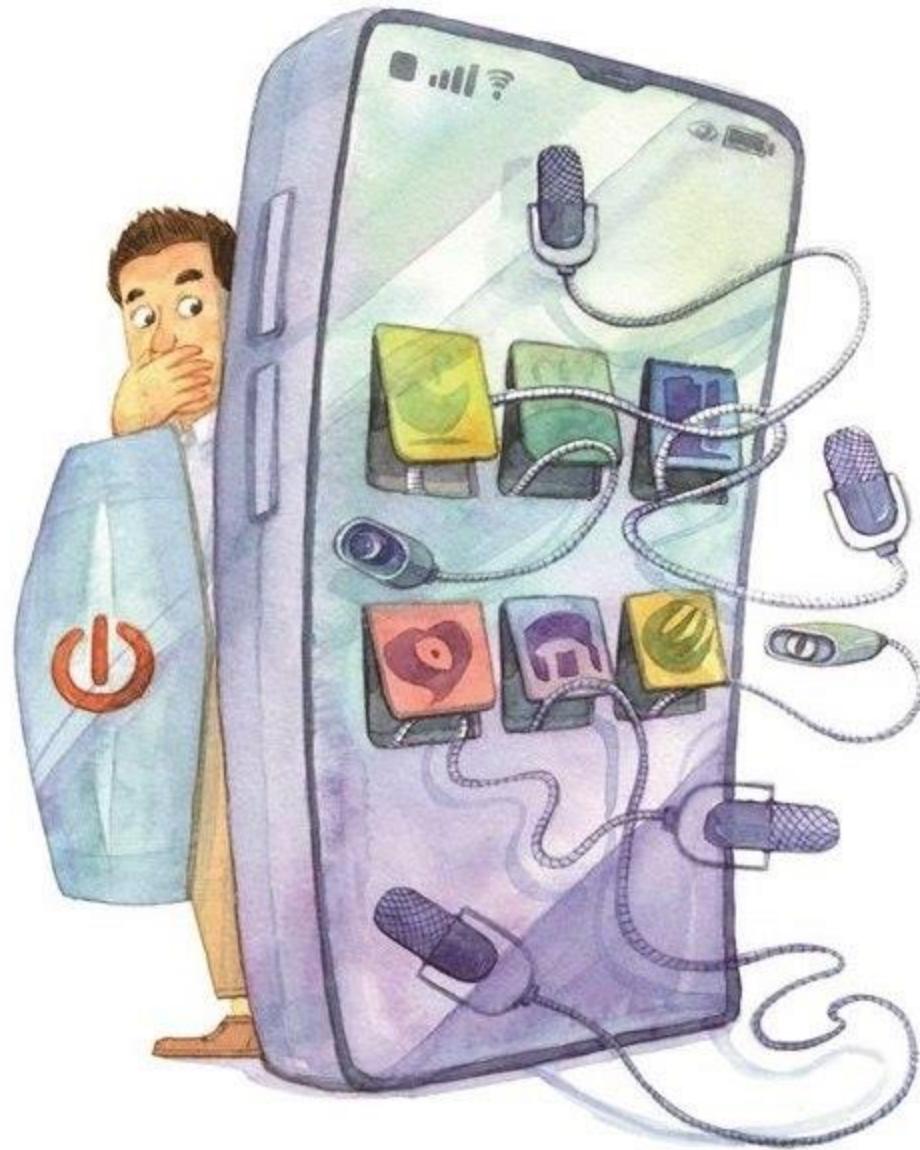
但这只是起点。时间向前延展，取悦用户的算法成为潘多拉的盒子，问题也随之而来——算法正在入侵生活。看不见的算法和背后的平台，它们具体如何采集和使用个人数据，对普通人来说是一个“黑箱”。

外卖App是否会“偷听”用户说话？答案悬在半空。可以确认的是，虽然技术上存在手机App获取用户语音信息的可能，但是这并不能必然推导出精准推荐源自“偷听”内容。因为想要“猜你喜欢什么”，平台还有许多条路可

选：人们所在的地理位置、曾经的搜索习惯、喜欢过的内容等都可以成为大数据智能推荐平台推测用户兴趣范围的依据。

第一次发现手机“偷听”自己时，夏溪正从事大数据分析相关的工作。她和数据离得很近，明白算法运作的逻辑——人们在数字平台上输入的关键词、浏览过的物品等数据，会被后台记录，经过机器运算或人为分析后，具体的用户画像随之诞生。根据这些画像和标签，商家可以更精准地投放广告。

持续与数据打交道，面对算法带来的便利，夏溪更希望守住个人隐私的边界。她可以接受平台基于自己已有的行为





数据，分析并进行个性化推荐，但她无法忍受无端被猜中喜好。她认为这是一种入侵。

于是，夏溪卸载了那个外卖软件，并关闭了大部分不必要软件的语音授权。对于那只看不见的手，她的警惕又多了几分。

另一种入侵更悄无声息。

如今，22岁的斯坦仍记得3年前被某购物软件推荐页面窗口迷住的场景。只要点进那个小方框，就会出现根据算法推荐的一列商品窗口——每点进其中一个窗口，就会看到更多推荐物品。

穿梭在无限延伸的虚拟橱窗中，斯坦看得入迷，手指轻滑，永远有新的好物等在后边，即使自己买不起，也逛得开心。如此反复，那个无限嵌套的迷宫仿佛没有尽头。一晃，十几分钟过去了。

很多时候，斯坦习惯用在App里闲逛的方式消磨时间。

和斯坦一样，越来越多的人把时间留在了各类手机App里。一项调查结果显示，2021年第二季度，我国网民人均手机App安装总量增至66款，人均单日App使用时长为5.1小时，相较2019年同一时期增加0.4小时。其中，占据人们每日使用时长前三名的App类型分别为短视频、即时通信和在线视频。

几乎每一类手机软件都带有个性化内容推荐，当智能手机成为人们的随身物品甚至延伸器官，它也成为算法和人产生深入交互最直接的载体。算法推荐并不是导致人们信息成

瘾的唯一原因，但它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而且，投喂式的内容推荐很容易导致人们获取的内容同质化。另一个问题浮现出来：人们难以跳出已有认知的怪圈，于是，认知、判断和决策也会受到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彭兰说，算法应用正全面普及，人们在享受算法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在某些方面也面临着成为算法“囚徒”的风险。

算法本应是辅助人们做决定的工具，人们怎么会被它牵着鼻子走？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蹊跷，他们决心在自己的生活中对抗算法。

对 抗

对抗算法的年轻人多是数字原住民。他们自小接触网络世界，难以通过完全脱离数字技术达到摆脱算法影响的目的。他们寻找的，是更可行的迂回战术。

有人尝试在互联网上隐身，或者迷惑平台，不让它们看清真实的自己。

如果有可能，夏溪上网时尽量选择无痕界面或清理网页Cookies（服务器暂存在电脑里的资料），抹掉自己的痕迹，假如这招行不通，她会小心地区分自己在每个平台上的使用习惯，“我希望在不同平台有不同‘人设’”。例如，在经常购买图书、办公用品和电子产品的平台，后台大概率会将她识别为知识女性；但在另一个经常购买生活用品的平台，她会更像一个家庭主妇。

从大学开始，夏溪和男友共用一个购物软件的账号。

婚后，她的婆婆也成为该账号的使用者。如此一来，平台难以看清账号主人的真实面目——既是青年人，也是老年人；既是男性，也是女性。站在这样模糊的虚拟面目背后，她有一种安全感。

尽管如此伪装，但仍存在漏洞。假如有人获取了自己的个人信息，进而拿到两个或多个平台上个人的数据信息，进行拼图就有了可能——最接近现实中真实的自我形象将难以在互联网上遁形。对此，夏溪还是无能为力。

遭遇外卖平台“偷听”事件后，夏溪只给工作中必须用到的两三个通信软件和语音工具，开启了麦克风使用权限。假如其他软件需要开启，她会到需要时再打开，并在使用后将权限关闭。而且，每次更新手机系统，她都会一一检查权限。

前不久，当她发觉某短视频App在已经关闭语音权限的前提下，仍然存在“偷听”嫌疑，无力感再次浮现。她试图弄清背后的蹊跷之处。

她发现，关掉语音助手获取麦克风的权限后，短视频App上关于婆媳关系的推送视频消失了。

在语音助手和智能音箱随处可见的今天，“偷听”似乎难以避免。夏溪明白这一点，但她觉得自己还是得“站起来”——即使做不到反抗，她也得做点什么。

同时，面对算法内容推荐的套路，有人正在想办法打破它。



从事用户调研工作的三七是资深短视频爱好者。她在快手和抖音上各开了一个账号，并且有意训练它们获得不同的短视频内容。她习惯在快手上浏览萌宠、滴胶手工制作等内容。但对于抖音，在发现平台推荐内容过于迎合自己的喜好，而缺少新鲜感之后，她试图反套路而行之。

某次，她发现，假如持续刷新直播页面，推荐页的内容会变得更多样。接着，她有意取消关注一些美妆、美食探店、小说推荐类博主。没过多久，重新变成“新人”的她，抖音首页上多了许多粉丝还不多的新手博主，以及女性、育儿和教育等社会公共话题相关内容。这种新鲜感让她兴奋。

也有人决定直接减少手机App的使用时间，尽可能杜绝干扰。想达到这一点，退回网页端是一个好方法。

成日和这些App相处，斯坦觉得自己的生活正被信息轰炸。他删除了手机里的十几个App，退回网页端，用电脑网页购物，在手机上用网页版微博和网页版豆瓣。

随后，斯坦使用这些平台的次数明显减少。刚开始，他还会每天查看网页版知乎、微博和豆瓣。到后来，他保持着隔几天查看一次的频率。最后，他不再看微博，只保留了定期上豆瓣网逛的习惯。

不只是他，“反技术依赖”小组里的一些人也在尝试使用不同平台的手机网页端以戒掉自己的App瘾症。还有一些人直接选择了物理隔绝的方

法——购买一个带电子锁的保鲜盒，每天下班后将手机锁在里面，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将它取出。

拿回主动权

在算法侵入生活的隐忧背后，还有一个更深的不安：人的判断和决策被技术操控。

对于这些选择对抗算法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希望在这场技术入侵生活的战役中，重新拿回主动权。但想要重新拿回主动权，是否还有别的想象？

在美国纪录片《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中，数据科学家卡西·奥尼尔表示：“算法是内嵌在代码中的观点，它并非客观的，而是被某种成功的定义所优化。因此，你能想象，假如一家商业公司根据他们对成功的定义，制定了一套算法，那是关于获得商业利益的，往往是需要盈利的。”

纪录片中，一幅以技术为齿轮的商业画卷被铺开：一款手机软件的背后，有数位工程师试图结合心理学知识，设计软件的功能和算法，让人们的注意力尽可能停留在某款软件上。紧接着，通过广告投放等方式，用户注意力被转变为商业利益。脸书前总裁希恩·帕克在纪录片中承认：“利用人类心理的脆弱性赚钱，包括我、马克、照片墙的凯文·斯特罗姆在内的发明者和创造者，我们都很清楚这一点，但我们依然这么做了。”

回归现实，从硅谷到国内，这套商业和科技巨头共同塑造出的注意力经济已成为主

流。

夏溪对这套运行逻辑十分熟悉，她也明白个体在面对巨大的商业帝国时，难以撼动它们，“我能做得更多的是保护好自己”。但是，她仍在期待新的转变：“我理解资本家需要赚钱，但是该换一种商业模式了。”夏溪期待的，是企业应该首先帮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其次才是获得收益。

彭兰也呼吁从业者看到“算法向善”的新可能——希望业内不要将算法推向工具理性的极端，而应该在价值理性的前提下更看重算法伦理的目标、原则与实现路径。

2021年8月，从事无人驾驶相关工作的夏溪，每周工作日大部分的工作是“开车”。她坐着那辆带有自动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穿梭于上海市区。在每天100公里的路途中，算法需要在她的帮助下变得更加完善和成熟。

而目前自动辅助驾驶仍存在许多边界性问题，需要专业人员通过测试提供专业的解决方案。这种测试比夏溪自己开车还累，但她觉得这是有价值的，当技术足够成熟，它就可以缓解人们的驾驶焦虑，让人们获得更便利的驾驶体验。

人和科技是怎样的关系？夏溪的脑中有一幅画面：左边是人脑，右边是机器，二者相互扶持着往前走。科技应该是服务于人类，对人类有帮助的。

（婵 娟摘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本刊节选，勾 韵图）



面对难相处的父母，尽管父母的情况各有不同，但处理关系的核心原则是相同的，那就是：理解、接纳、有度。

理解——学会理解父母内心深处的痛苦，那正是他们难缠行为的根源。

阿图·葛文德说：“老年是一系列连续不断的丧失。”在生命的下行阶段，人往往同时面临着多重失去：退休，失去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身体功能退化，视力、听力、行动力逐渐衰退；身边人一个个离去，兄弟、配偶、友伴……习以为常的独立生活也走向终结：丧失驾驶能力，被迫搬到养老院或子女家，不但失去熟悉的环境，隐私也难以保障。一位百岁老人曾如此感慨：“生活中最好的事就是能自己上厕所。”最终，每个人还要面对死亡的临近。

老化从方方面面面对一个人身心的自我平衡造成重大威胁。而很多人自身又存在着人格障碍和心理问题，不能坦然面对失落，因此会出现忧虑、抑郁、偏执，还有人会苛责旁人以掩饰自己正失去掌控力的事实。理解父母出现严重的“难相处”行为，是因为他们无法接纳自己面临的处境和失去的事物。更多地了解挖掘他们的成长过程和人生经历，发现隐藏在问题行为背后的、折磨他们一生的心理问题，做子女的才能放下愤怒，转为同情。

接纳——不抵制、不批判、不说服。

正如很多父母嘴上总挂着一个“别人

如果父母老后难相处

● 李察

家的孩子”，很多子女心里也有一对“别人家的父母”，慈爱、开明、热爱生活、与时俱进。那是我们心目中理想父母的形象。和父母相处，做子女的也要放弃不切实际的期待。接纳父母独特的个性，正视并允许他们在性格上有自己的问题，而且要明白那些问题未必能随着时间改善，反而会因老年病痛和失落而变得更加严重。争执或劝告并不能让他们“正常点”，耗费心力想去改变，只会让彼此气恼受伤。

学会控制自己的不满，在沟通中不断表达爱、关心和支持，让父母知道无论如何我们都陪在他们身边，这才是修复、处理关系更加有效的方法。

有度——设定合理底线，坚持原则，并不为此自责。

理解和接纳并不是无底线的顺从。当父母的安全和健康面临高风险的情况时，比如有病却不肯按时服药、行动不便还坚持独居，这时，子女就必须不顾他们的反对而介入。但也要注意方法，可以考虑寻求社会机构、亲友等第三方的帮助和支持。

作为独立的成年人，子女也要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的身心健康，面对父母的要求，想好自己能做到的合理范围，设定底线，坚持立场，避免陷入心力交瘁的境地，并学会不因拒绝父母而内疚自责。同时，也要尊重父母的立场。

（新春摘自《中国青年报》2021年8月31日，本刊节选，刘德山图）





● 曾颖

母亲和猪蹄

和大多数从困难时期走过来的人一样，我的母亲对食物非常敬重并极其珍惜。在她的记忆年轮里，一粥一饭，不仅仅是一粥一饭，还可能是一条命。在她童年的饥饿岁月里，她看过太多“吃则生，不吃则死”的例子。这些记忆，深深地镌刻进她的人生，在她成长时期的每个时间段，都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我要讲的这件事发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那时物资供应虽然依旧紧张，但已不至于饿死人了，那时的母亲，已有两个儿子：大的是我，5 岁；小的是弟弟，1 岁多。这个时期在母亲的眼里，食物是对她的儿子们最实在、最真切的爱。她像很多母亲一样，宁肯自己少吃，也不要儿子饿着。不！准确地说，是宁愿自己饿着，也不让儿子们吃得不满意。在我幼年的记忆里，每当家里吃肉，母亲总是选一块没肉的骨头一直啃。这里面的奥秘，直至多年后当了父亲，我才恍然大悟。

但偷嘴事件，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那一年，我母亲打零工的雪茄烟厂来了一位新同事，这位被叫作青姨的阿姨因为和我家住在同一条街上，自然与母亲同路上下班。故事就发生在她们同行的第三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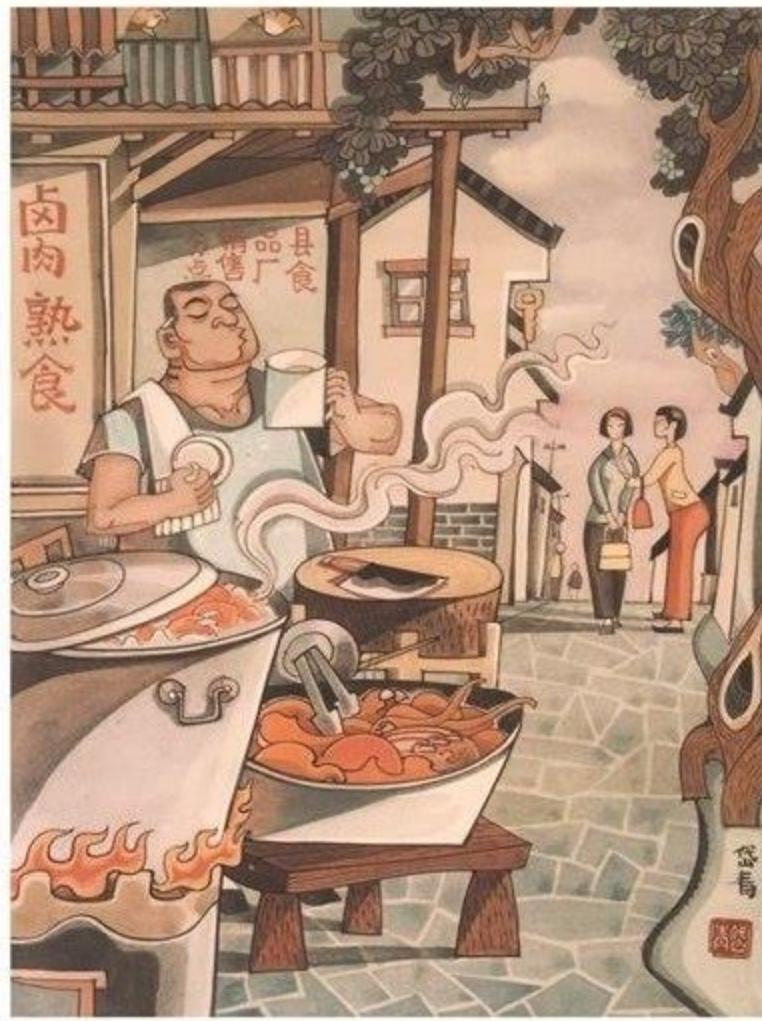
工厂在小城的东北方，我家在小城的西北方，上班的路，恰好穿城而过。那时虽然没有小贩或个体户，但县城仅有的几家国营商店，都在她们的必经之路上：米粉店里冒着酸香味的臊子米粉，小食店里辣子旺、汤宽的合脂粉，综合食堂蒸笼里的牛肉和肥肠，工农茶馆门口香糯橙黄的油茶上面的馓子和花生，还有文明店门口临时支起的大锅煮的烩面，上面酥酥的响皮、滚滚的圆子和青绿的葱花下香喷喷

的烩面和汤，以及三八副食店那些用票才能买到的红糖糕点和棒棒糖，都像一个个可爱的尤物，施展魅力吸引着人们原本油水不多而常有疯狂想象力的味觉。

对于每天只就着一盘菜吃点饭，半个月左右才吃一顿肉的人来说，这种香味，既是诱惑，也是折磨。特别是口袋中的钱与胃里的愿望不匹配的时候，就更加难受了。

在香气和诱惑扑面而来又缱绻而去的街头，青姨忍不住了，提议吃点东西。妈妈虽然也想，但一想到上午只挣了四五毛钱，就有些舍不得。而且，背着家人一个人在外面吃东西，是她近 30 年人生中从没有干过的事。作为一个贫家女子，从七八岁起，她就知道从自己的饭碗里捞一小撮米，以做家里月底无米之时的口粮。这种独自在外吃东西的事，完全不符合她的价值观，特别是此时她已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

青姨是一个善于做思想工作的人，听了我母亲的话后，她讲了一个故事，说是“粮食关”时期，她老家乡下有两家人，一家父母把分到的所有食物都给了孩子，另一家父母则把



自己顾好，然后再照看孩子。最后的结果是，前一家的父母死掉了，孩子自然也没落个好，后一家则全家人得以保全。她由此得出结论，大人自己吃，也不完全是为了自己。

这个不知是真事还是为了让母亲安心的故事，确实起到了让她放松警惕的作用，而这时，她们恰好走到县食品厂的热卤摊前。

热卤的汤锅里煮着排骨、猪蹄、猪尾巴和猪下水。这些可爱的小家伙在冰糖、酱油和香料炒制的卤汁里被煮得金黄锃亮、松软入味、香气四溢。这色香味十足的美食，再加上青姨的思想工作，彻底摧毁了母亲心理的最后一道防线。她终于忍不住了，拿出8毛钱和半斤肉票，和青姨合伙买下一只油光闪闪的猪蹄。

荷叶中包着的半只猪蹄，如同一件绝美的艺术品，在青绿的背景下，白净的骨头、透明的蹄筋、莹洁油亮的白肉被一层金黄的肉皮包裹着，散发出丝丝缕缕若隐若现的香气，宛如刚从仙洞里取出的宝物，让人的胃忍不住一阵痉挛，看着它的人恨不得立即伸出一只手来，将它纳入腹中，直接闯过口舌和牙齿的关口，连骨头都不吐。

青姨几乎就这么干了，拿起猪蹄，到摊后一处无人的电柱下，脸背着大街，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显然，她是老手，一副轻车熟路的样子，不一会儿就把那半只猪蹄吃掉了，不仅把骨头嚼得稀烂咽了下去，还意犹未尽地舔着荷叶上面的卤汁和油水。

母亲远没有那么潇洒和自在。她捧着猪蹄，犹如尿急了在集市上找厕所的感觉，东找觉得不合适，西找也觉得不自在。整个大街上所有的人，包括卤肉摊上的猪头，仿佛都在嘲笑她，让她觉得自己的额头上写了大大的两个字——偷嘴。

其实，集市还是那个集市，人们各自忙自己的事，根本没有空搭理这个捧着猪蹄被自己内心的价值观折磨得一脸惶惑的女人。这让母亲的心情稍稍放松下来，她怯生生、小心翼翼地对着猪蹄，啃了一口。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比家人先下口吃某样好东西，也是她觉得歉疚和不可饶恕的偷吃。

惭愧和自责，瞬间传遍她的全身。猪蹄上

留下的牙印仿佛也在嘲笑她，令她不安，令她无法再咬第二口，令她忍不住丢下青姨，飞快地跑回家。那天中午，我们全家每个人热气腾腾的饭碗里，都有一块香气扑鼻的猪蹄，谁也没有如母亲担心的那样，发现牙印。

之后，母亲再也没有和青姨同路，但偶尔会看到青姨背对着大街狼吞虎咽的身影，她还看过青姨的丈夫同样姿态的身影，还听过青姨的儿子偷东西换吃的，没吃完绝不回家的事情。她觉得，一家人不应该这样。她也暗自庆幸，那半只猪蹄，她没有啃完。

这件事是在我47岁生日时听母亲讲的。虽然已经过去40多年，但母亲的愧意仍溢于言表，这时，我们全家都因血脂原因而与猪蹄绝缘了，但大家仍为那一口堵在母亲胸口近半个世纪的猪蹄，沉默了3分钟。

(小 小摘自文化发展出版社《川味人间》一书，陈岱青图)

形直则影端

● [日] 杵野俊明

○程长泉 译

“形直则影端。”“形”指身体，姿势正而美，其“影”自然而然地就会“端正”。

正直的心出自端正的姿势。人们认为，保持正直的姿势，不仅有益于健康，还有益于精神。

走路不要弓背低头，一定要昂首挺胸。仅仅是这样，你的心情就能变得积极起来。如果你觉得姿势如何无所谓，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平时保持姿势端正，你的内心也会端正起来。姿势给精神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有一个成语叫“行住坐卧”，是指人们日常举止的4个基本动作。日常的一举一动美了，心灵也就美了。

请你务必注意自己日常生活中的举一动，这样周围人对你的印象会大为改观，你看自己的眼光也会发生变化。绝不要忘记，形端则心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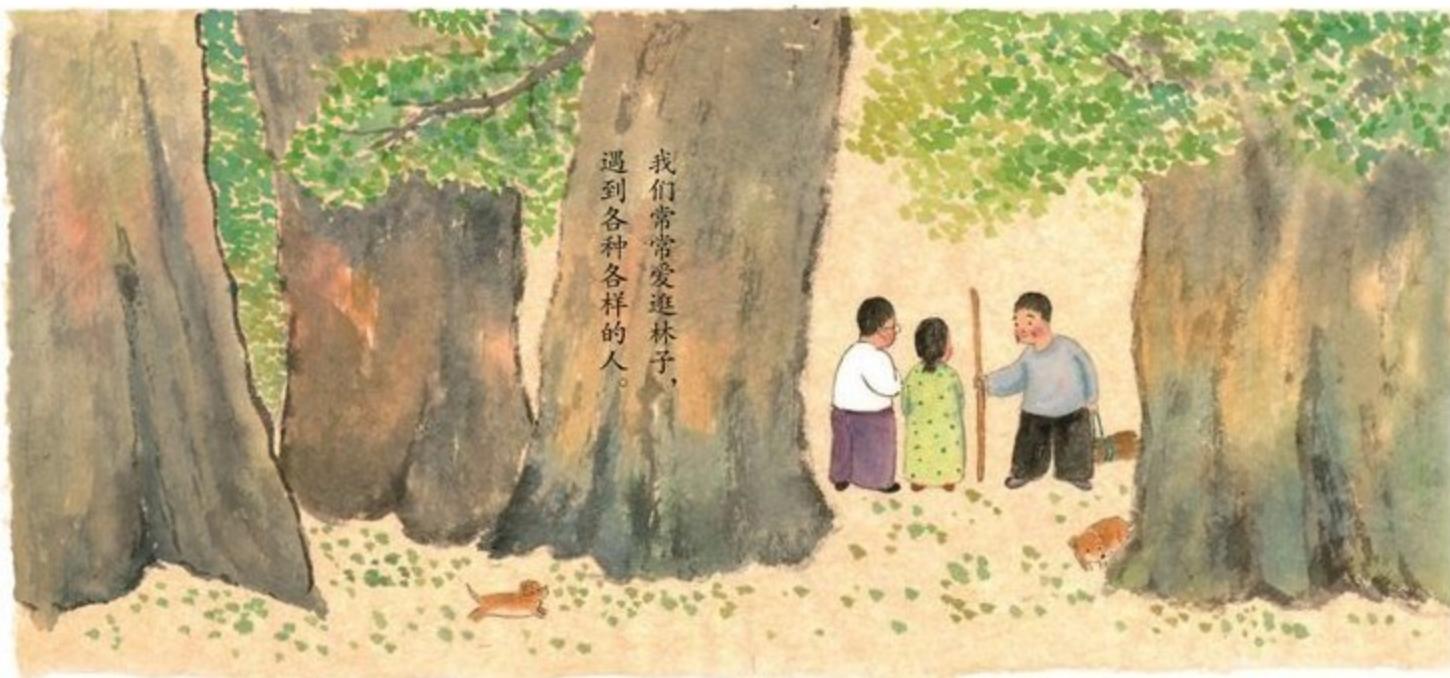
(赵世英摘自文化发展出版社《你想得简单，一切就变得简单》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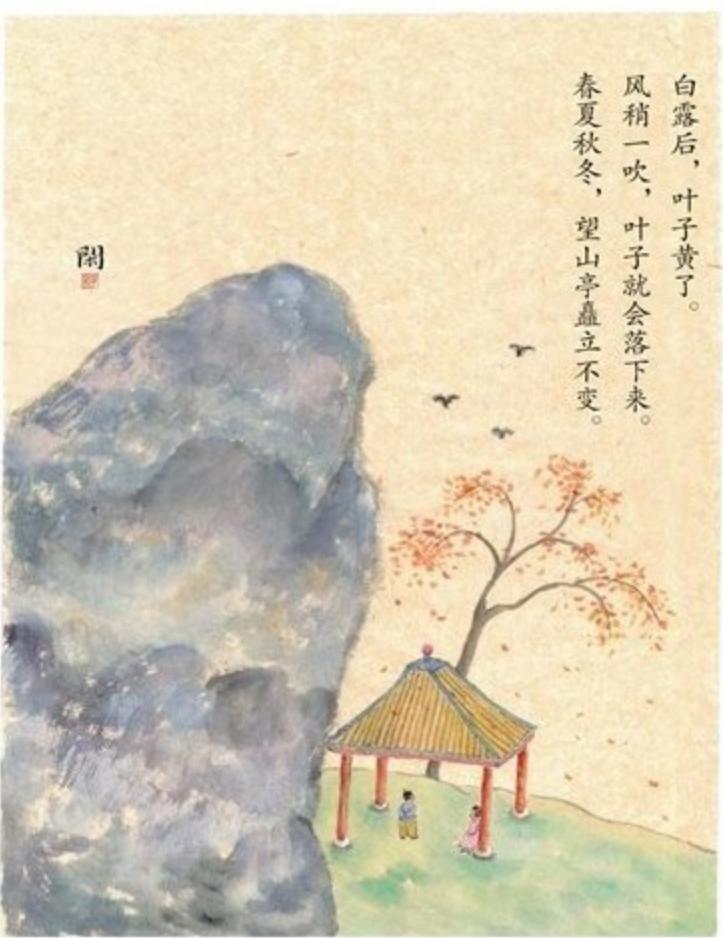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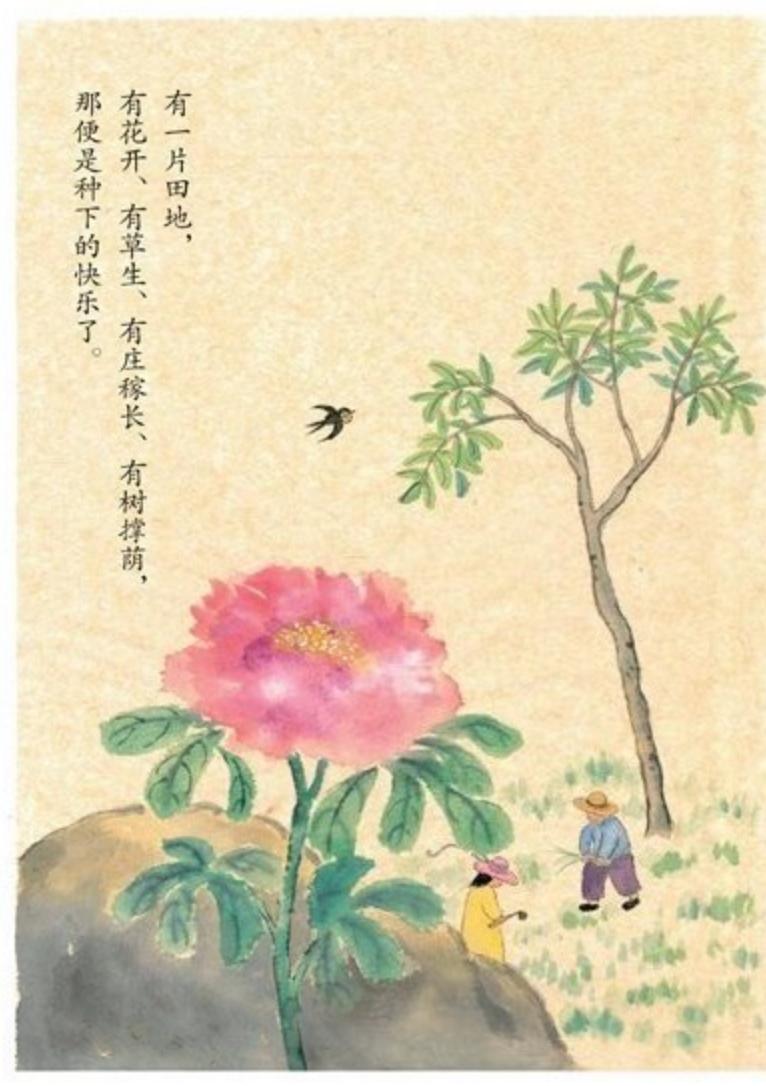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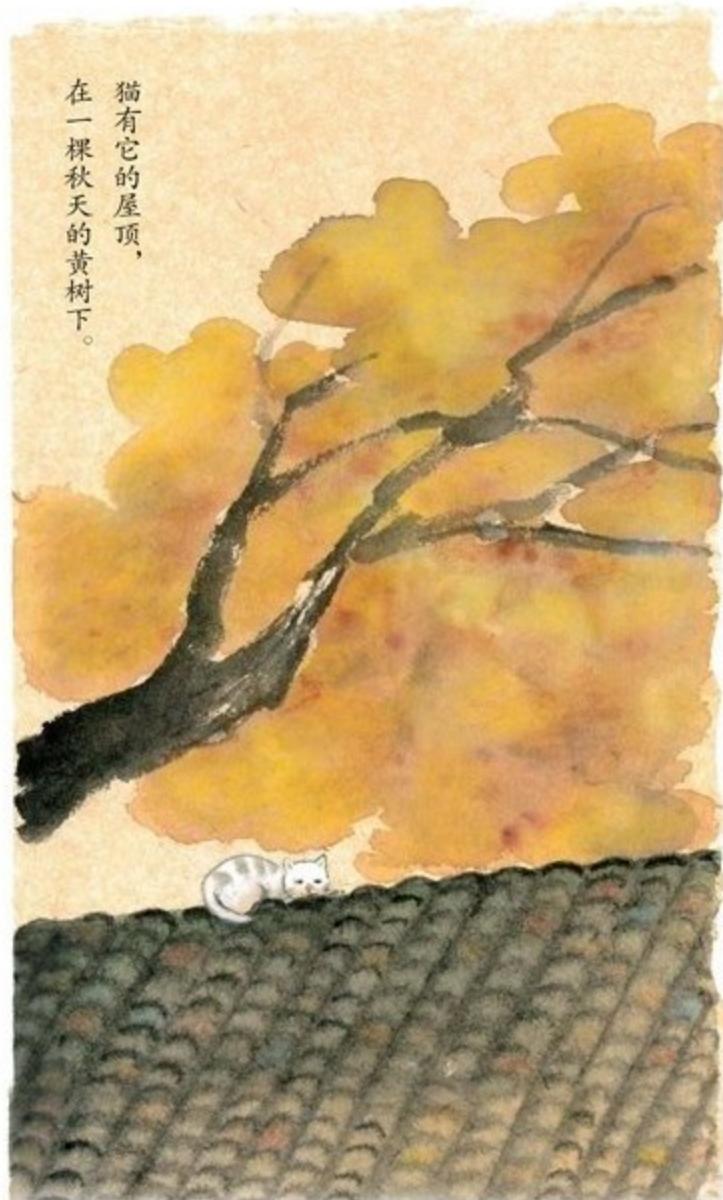




生活是②

◎厚
闲





(丁 香摘自新浪网厚闲的微博)

我是“贴地生长的牛筋草”

●郑梦雨

陈慧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作家。

媒体镜头突然对准她，她没感到多么惊喜。她一直认为自己就是菜市场里的一个“二道贩子”，“写作是爱好，生活永远是第一位的”。历经生活的捶打，她在菜市场细数人间百态，用文字抚平心里的褶皱，将生活的疙瘩解开。

日子在热闹和安静间循环往复。当切身之痛转化成深层的自我抵抗，一个乡村妇人的韧性，从原始中生长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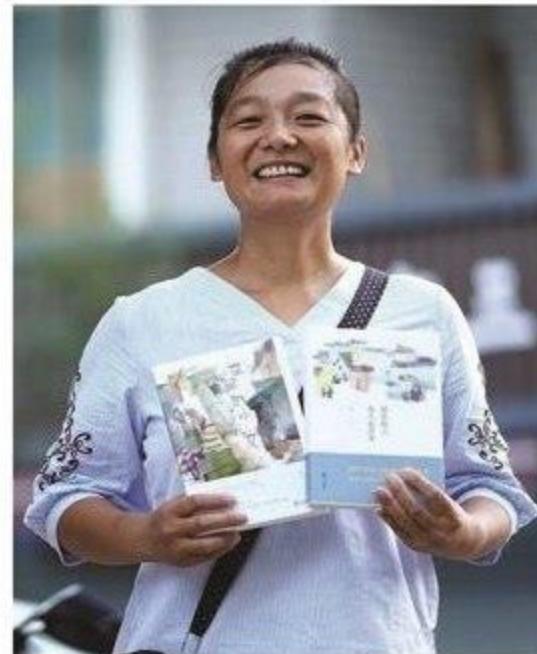
“很多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我像一朵黑乎乎的香菇一样，端坐在我位于小溪边的山间房子里，慢吞吞地写着我想写的文字。”陈慧写道。

她坐在窗口，脸上落满大山的影子。

菜市场是值得的

我在菜市场见到陈慧时，她正被一圈人围着，一根短辫低低扎在脑后，皮肤黢黑，嗓音洪亮，拿货、找钱、寒暄，爽快利落，挎在身上的黑色腰包里装着一沓5元、10元的钞票和一些钢镚儿。

因为排行老三，在余姚梁弄菜市场，大家都叫她阿三。每天清晨，不到6点，她推上自己改装的推车，里面塞满了上百种生活百货。菜市场里的摊主们、梁弄镇上的乡亲们都知道，摆摊的阿三风风火火，“像个男人一样”。



陈慧

她常年摆摊的那条小街在菜市场边上，因为她而出名，人们都说买百货就去“阿三摆摊的街上”。她的小摊子像一个被留在时代深处的地方，来的顾客大都是老年人，说着方言，用现金交易。她卖的也是生活的角落里用到的一些东西。

26岁时，陈慧从老家江苏如皋嫁到这个浙东小镇。在此生活的17年间，她学会了地道的梁弄方言，在菜市场不仅能和村里的老人无障碍沟通，亲切地唤每个婆婆“姆嬷”（当地方言，“妈妈”的意思），而且提供“售后服务”，帮每个老人把东西装好，教给他们用法，产品有问题免费为他们更换。

孩子9个月大时，为生活所迫，陈慧出来摆摊。她觉得光要面子没用，受了委屈就忍着，吃了亏也不叫唤。

她喜欢菜市场，那是一个亲切、温暖、充满善意、生机勃勃的好地方。人与人的关系简单，她客气地对待顾客，也经常被顾客惦记着。“那些年纪大的人，10多年了一直找我买东西，找不到我的话，会一直问我去哪儿了，那种感觉让我觉得菜市场是值得的，人间是值得的。”陈慧说。

在菜市场里，她汲取写作的灵感。养父母“拉拉扯扯半生的婚姻”，铜匠遭大病后终于戒了烟，开杂货铺的老板娘说起疯儿子红了眼眶……这些都成为她笔下的人物。菜市场里的物什也变成了她的修辞：灯泡像“干瘪的橙子”，自己则是“贴地生长的牛筋草”。

从菜市场回家，要经过一条长长的斜坡。陈慧使出全身的力气，推动近两百斤重的一车“生活”向前走。

在这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里，她的日子简单得分不出昨天、今天和明天，过去的生活像被困在一口井中。“其实我每次只翻动一块砖，我不停地翻，就想透些光亮，让新鲜空气进来。”陈慧说。

那一天，她尝试着，从井里凿开一道光。

笔下皆是身边人

上午10点左右，梁弄菜市场的热闹劲儿散了。收了摊，菜市场里的热闹活络连同推车上的百货一并被收起。陈



慧拎着儿子爱吃的西瓜，跨上一辆男士摩托车，骑到东溪桥头，拐入一条村道，驶向几百米外的小万家村。

一条小溪旁的小平房就是陈慧的家。

凳子长久没有人坐，搁“荒了”；客厅电扇的腿也坏了，醉汉一般摇摇晃晃；一台老旧的台式电脑摆在卧室窗口边，黑色外壳，键盘缝隙里积满了灰，按键被磨得锃亮。

十几年间，除了在菜市场摆摊，她大多数时候就是待在房间里写作：

“我想烫头，我想修眉，我想颠覆自己，我想还是算了。”

“内衣是女人的佩枪。菜市场的内衣店里卖花花绿绿的内衣，但是我只穿不带海绵的内衣……”

最初的写作与文学无关，流水一样，怎样断句、篇幅长短皆随她的心情。她对着电脑倾泻一通，觉得“心里好舒服”。一年多后，文章的雏形出来了。

“写作就像学走路，我是跟着迈迈步子。”陈慧说。

摆摊的热闹和写作的安静在她身上形成一种互补和对照。去县城进货时，等公交车的空当，她从站台对面的摊位上买两本杂志，囫囵读一读。平日里打发时间，她喜欢拿起书看，沈从文、汪曾祺……他们笔下的故事生动质朴，跟自己的生活很像，她读着觉得亲切，“跟吃菜一样”。在写作上，她没有宏大的选题和深刻

的主题，笔下皆是身边人。

有读者夸她写作有灵气，“真实粗粝，结实又有活力，有一股子韧劲儿”。

在自己书的后记中，她写下这样的文字：“我从没想过写作有什么用途，人在异乡，写作最大的好处，就是想让自己安静下来，让自己觉得不那么孤独。专注码字时，仿佛自己是《西游记》里的老妖，肺腑里吐出的内丹舍利常常能熨平日子里翘起的鸡毛。”

“我有两个窗口。一个让我趴着，窥视近在咫尺的凡间；一个用来飘着，放纵灵魂



陈慧在摆摊的间隙学习

四处徜徉。”

窗外，青山的脊背抬眼可望，窗户打开，溪水声就顺着山体流进屋里，流向下游的四明湖。陈慧长日坐在窗口，在溪水声中分辨雨声，伴着雨声敲打键盘。近百篇故事从她的指尖诞生，她记录下生命的无奈和庄严、卑微与贵重。

用文字解决生活中的不如意

几天前，陈慧的腿上生了疮，不能走路和摆摊，她躺在家休息了十几天，难得地用起了社交账号，在上面吆喝着卖

自己的书。

“我的应变能力很强，但我不能不生活。靠写文章不能生活，不摆摊没有收入，我就得卖书。”她手上拿着刚收到的3张稿费单，说，“可以多给儿子买一个西瓜。我不讳言对钱的热爱，这也是对生活的热爱。我自己承受不起的我也不惦记。”她觉得她的书就像她推车里卖的商品一样，都是努力生活的佐证，她卖力地吆喝，也得到别人的尊重。

已经出版的两本书《渡你的人再久也会来》和《世间的小儿女》，余姚市政府的文学精品扶持项目替她负担了出版费用，除去赠予亲朋好友的，剩下的书卖了3万多元。

陈慧始终认为，如果自己的生活是顺遂的，她可能当不了作家。

她3岁时被父母送人，在养父母家长大，又因为生病要终身服药；职校毕业，做过裁缝，开过百货店；26岁从苏中平原的家乡嫁到浙江，中年遭遇婚变，40岁离婚，独自带着孩子生活。她用一句话概括自己：“坎坷人生，孤单如影随形。”

摩托车经过村旁的四明湖时，她常常把车停在湖边站一会儿。

“普通人的生活浑身都是线头，一拉都散了。”陈慧说。十几年来，她一直骑着那辆摩托车进货，车一开，“轰隆”一声，她看上去十分潇洒。

“一个女人看似坚强，但她原本应该是柔软的样子啊。”她的话音之外似有遗憾，一个天性柔软的人，被生活“打铁”打硬了。在菜市场里风风火火，好像在掩盖生活中的委屈；她往返于家与菜市场，也往返于笔下的文字和辛劳的日子。

她十分依赖菜市场，因为那里热气腾腾，她可以找人说说话，收集生活的灵气；收摊后，她就独自关上房门写作，用文字解决生活中的不如意。这成为她和生活之间一场秘而不宣的博弈。

生活的磨炼，锻造出一个固执强硬、谨慎防备，却又无比清醒的人。“我安安静静地过，心里舒服。我只赚我能赚的钱，选择宁静的生活。”在她看来，谨慎也是美德，她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他们低估了一个长期浸淫在孤寂中的中年妇女的定力。热闹是别人的，我只想舒舒服服地躺平了睡我的午觉”。

生活是一个容器

陈慧在异乡生活 17 年，在菜市场摆摊 15 年，散漫地写作 11 年。“谁也不能触摸到我内心深处哪怕一个微小的喷嚏，然而，当这些我没有预想过的善意如同雪夜的火种那样辗转到我的手上时，我才明白自己一直就深陷在红尘中，从来没有拔出过自己的双脚。”陈慧写道。

在情感上，她是一个保守派，愿意承认自己的弱小。这个她生活了十几年的地方，她

没有把它当作“家”，只是把它看作暂住的地方。尽管再也无法回到自己的家乡，但那个遥远的童年，依旧让她感到幸福。

她认为“饭桌是生活中最大的地方”，生活是所有东西的根本，是她的“主业”。“我只要能站着，肯定不会捡菜叶子吃，肯定要吃红烧肉。”

吃东西是最实在的。她在任何时候都对食物怀有一种欢天喜地的热情：“如果没有这点儿小家子气的热情，那我就不知道我简单的生活还有什么乐趣了。食物给人能量，让我们活着；食物也传递情感，使我们感到温暖。”

陈慧说，生活的幸福程度不取决于生活的境遇，而取决于生活的态度。“我不幸福，所以多做一些与幸福有关的事情，吃点儿好吃的东西，带孩子看一部电影，回家和妈妈吵架。我不幸福，但我还和生活对付着。人的心是不满的，我看清生活后依然热爱它。”

她开始学习二胡，以防日后身体不好了推不动推车，还可以靠拉二胡去菜市场“卖艺”讨生活。这是她对生活的部署。在菜市场摆摊后，她便不再有高贵低贱的判断了。

她也不觉得写作有什么高贵的，“生活才是最高贵的，我们可以编排文字，但生活在编排我们”。

“你有能力跟生活叫板吗？生活才是最高级的，你没有选择。我不是战士了，不去抗争了，它给我什么我都接受。生活不会哄你，你只能认

清它、融入它。”

十几年过去了，如今，她依然推着车在这条街边卖百货，这让她感觉踏实。你给我钱，我给你货，一块钱一块钱地握在手里，就像生活和为人的道理。

在真实的人间生活，如何能一切称心如意？她说，生活是一个容器，她是水，跳进哪个容器就成为哪种形状。

“我是坐着小船在河里漂的人，漂到哪里是哪里。”陈慧说，“如果在路上遇到一朵小花，我会就把它收藏起来。”

（小猴子摘自《新华每日电讯》2021年8月27日）



●庞永力

世上所有的饵都是香甜的，否则就不能吸引人上钩。道理都可以反过来：所有香甜的东西后面，都有着一个钩——或软性的，慢慢侵害；或刚性的，一下子就把人钩得鲜血淋漓，置人于倒悬之地。

世上懂得这个道理的人不多，懂得这个道理后，能扛住诱惑收手、掉头的，更少。

（林冬冬摘自河北教育出版社《龙门左道》一书）



苏东坡的直谏，包括沉沦后回归田园、对于诗画艺术的嗜好、愈来愈深入地走入民间、热衷于异人异事等，这些都是出于一种天性。这就是现代人所讲的“自我”。就是这种生命中的强大牵拉或推动力，才造就了这样一个苏东坡。这个“自我”是其本来质地，是基础、核心与源头。它本来就在那里，不曾偏移或丢失，所以一直顽强地吸引他、作用于他、固定他。它有不可抵挡的生命的磁性，将一个人紧紧地吸住。他的言行一旦与之发生冲突，或稍有松脱剥离，就会感到撕扯的痛楚，不可忍受。这是一种自然的反应。

自我的拗力在不同的人身上体现出不同的情状，越是敏感强大者就越容易被它牵引和规定，在行进中受制于它。在这个过程中，生命个体与客观环境往往不断冲突，并渐渐变得不可调和，愈来愈剧烈地破坏他与社会相对和谐的关系。出于理性的把握，一个人在生活中或有其他选择，却往往难以实施，最终变得软弱下来。可见“身”和“心”是一对矛盾体：心里要规避，身体却要趋近；本想疏离，另一种莫名的力量却要把人揪住。苏东坡屡次要求朝廷将其外放，这是理性的判断；但真正远离之后，他又渴望进入权力的中心。现实是残酷的，他最后要被迫走得更远，到黄州、惠州，再过海入琼，进入荒凉的蛮夷之地。

人生的不测与危厄，其中一部分源于自我的拗力，是它作用于生命的结果。它终究是一

自我的拗力

● 张炜

种神秘的、无法改变的力量。苏东坡在长长的迷途中不断感悟，有时对前路与后路似乎是清晰的，觉得自己正沿着一条隐隐的轨迹向前挪动，生命被其牵引。“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这是苏东坡的第一次沉沦，是他在惊魂未定之际在黄州写下的词句。“惊起却回头”，即看到那片灯火辉煌处，那个热闹而混乱的蜂巢，爱恨尽在其中。此刻他作为一只孤独的鸿雁，找不到落脚的地方，从一个寒枝跳到另一个寒枝，依旧难以停留。在这个时刻，一个惊魂未定的、疲惫的生命多么需要一个支点、一处喘息之地。他在生活中何尝不想通融，许多时候也唯恐不周，但一切都无从弥补，作用有限。那个“自我”实在太强大了。违心是痛苦的，他最后还是不能委屈自己。在它的牵拉之下，诗人缓缓地、不可更移地走向一个目的地。

鹰飞得再高，最后还要落到地上。这是生命的隐喻。

关于命运，我们一直尝试用多种方法寻找答案，常常归于迷茫。它超出了我们的理性。谁使我们亏空，谁让我们偿还？仍旧不得而知。那些智者期望在离开之前偿还自己全部的账单，结算之路却十分漫长。

（张愚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斑斓志》一书，张伯涛图）



1950，他们正年轻

●宋坤儒 讲述

◎王静远 整理



汤重希

我是《1950 他们正年轻》纪录电影的导演兼编剧。

我在跟这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交流的时候，感觉不是在跟一些老人说话，而是在跟一群年轻人说话。因为他们在讲述当年的故事时，有着年轻人的力量感和朝气。

汤重希：战场上的音乐梦

他年龄很小，队里其他人都叫他“小鬼”。他是一个文工队的手风琴演奏者，经常去不同的地方演出。

有一次，一位首长来看他们的演出，觉得他的手风琴拉得非常好，便承诺等战争结束后，就保送他去总政文工团，去中央音乐学院进修手风琴。

他记住了这个承诺。他知道，如果战争结束，首长就会让他去更高的音乐学府完成他的梦想。有一次在去一个连队的路上，他和其他队员坐在一

辆卡车的车厢里，天上突然有敌机来袭。当时朝鲜刚下过一场大雪，大地白茫茫的，他们的大衣里子也是白的。跳车已经来不及了，队长让他们就地隐蔽，不要被敌机发现。有人把大衣脱下来，把里子翻着举起来，举向天空，这样从天上看就是一片白。但是“小鬼”有私心，心想万一把手举起来，手被打到怎么办。他想成为一名手风琴演奏家，不要说打到一只手，就是打断一根手指，都不成。所以，他把右手

非常小心地往自己怀里藏，他想保护这只右手。但不幸的是，在他把手举起来，往自己胸口放的过程中，一颗子弹打了过来。

立刻，他的手就掉了。

等飞机走了，他到处喊：“我的手掉了，我的手掉了，快帮我找手！”战友们纷纷帮他找手，后来找到了手，但已经不可能接上了。他当时并没有哭，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完了，当不了手风琴演奏家了！”

这只是战争中一个残酷的切片。战争往往被赋予浪漫的色彩，战争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呢？

战争有着特有的气味：排泄物，腐烂的食物和尸体，空气中弥漫的血腥气。战争中有很多残酷到超出人们生活体验范畴的细节。电影更多的是靠故事、场面、人物、性格、语言、动作来呈现，但是当他们真正在战场的时候，他们可不会考虑这些，他们眼中全是细节。

任红举：战争中的细节

老兵任红举说，电视上的战争片和他经历的战争太不一



任红举

样了。在真正的战争中，人们看到的全都是细节，残忍到让人永远无法忘怀的细节。

任红举有一次执行一项找民房的任务。

他在一个夜晚端着枪找民房。路上突然听到一些特别奇怪的声音，他当时还只是一个小孩儿，吓坏了，于是把枪端起来，接着往前走。走到跟前一看，原来是从水磨里发出来的“哒哒哒”声。本来他准备走了，结果突然发现地上躺着一个人，这个人是志愿军，穿的军装他认识。走近一看，他发现这个人他也认识，是一个教导员，叫李振堂。当时月光很亮，他看到李振堂白花花的肠子堆在衣服外面。

采访时他跟我说：“真的吓死我了，我那时才17岁。”

白花花的肠子上没有血，因为血都流干了。他当时不知所措。李振堂说要喝水，他就紧紧捂着李振堂的水壶，因为他知道，在这种失血过多的情况下，喝水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李振堂拽住他，想把他身上的枪夺过来，其实是想自杀。

当李振堂抓住他的枪却被他夺回来的时候，比水磨发出的声音更大的声音出现了。原来李振堂已经负伤不能动了，在用自己的头砸地。李振堂就是想求死。因为肠子都已经出来了，肯定没有活的希望，但是任红举想让战友死得有尊严一点儿，所以他把李振堂的头放到自己的手臂上，觉得这样李振堂可能会舒服一点儿，然后李振堂从兜里拿出了一枚银

圆，嘴里只重复两个字：“妹妹。”

任红举说：“你是想让我把它送给你妹妹吗？”李振堂已经说不出话了，就点点头。李振堂用尽全身最后一丝力气，把胸前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胸章撕下来，胸章背后写着番号和家庭住址。等他再想跟李振堂交流的时候，李振堂已经去世了。

当时他还是一个小孩，心想这么大人自己怎么埋，于是不得不返回去，找到大部队，请人来帮助他。埋完之后，他还去找了一块树皮削平，用他身上带着的一支钢笔在上面写道：“李振堂之墓。”

他知道那没有什么用，但良心告诉他，一个人，有名有姓特别重要。

惨白的月光下战友惨白的肠子外露的画面，水磨转动和战友拿头撞地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是在70多年后的今天，任红举无法忘怀的细节。

人性高于战争的时刻

有一个老兵叫周有春。他们守一个阵地的时候，跟敌军阵地离得特别近。中间只隔着一个沙袋，对面咳嗽都能听见。当时大家都没有水，我军没有水，美军也没有水。底下靠炮弹炸出了一个大深坑，下雨后有一些积水。最早我军去取水时会被美军放冷枪，被打伤或者打死；美军去，也被我军打伤或者打死。结果就是谁都喝不着水。后来双方形成了默契，取水的时候就不打了，你下去的时候我不下去，我下



周有春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23军67师
炮兵营侦察员/话务员

去的时候你不下去。于是两军就共饮了一坑水。

这个故事让我很震撼，因为它回到了人本身的原始需求，在战争面前，有时人性还是高于战争的。

战争一定有它的原因，但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参战的普通士兵都有自己的生活逻辑，比如，大家都得喝水。你会发现很奇怪，我们在厮杀，在打仗，但有的时候确实要遵守一些规则。比如，救生员是不能打的，取水时是不能打的，俘虏是不能打的。

战争过后：终身的遗憾

1958年，抗美援朝战争正式结束，老兵们陆续回到祖国。有的去务农，有的选择继续留在军队，境遇有所不同。但这些年少时在朝鲜战场上所留下的创伤和痛苦，并没有因为他们回到家园而消失。对很多老兵来说，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永远留在了朝鲜的那片土地上。很多无法释怀的痛苦和羁绊，伴随着他们的一生。

老兵薛英杰的故事，就是如此。虽然他是一个年过

90、处于癌症晚期的老人，却能对着摄像头不喝水、不休息，连续讲7小时。

第一次采访薛英杰老人用了5小时，中途老人没有喝过一口水；第二次采访长达7小时。我们在采访之前先跟他聊天，说我们不拍的时候，他可以上厕所、喝水等，后来他们家人都说让他喝点儿水。他说：“不喝，我有很多话要跟他们说，我得抓紧时间跟他们说，你们不懂。”

那一刻，我甚至觉得他不是在跟我们说，我也不知道他在跟谁说。总之，他没有停下来。

薛英杰老人的故事挺沉重的。他跟他年轻的战友贺殿举，因为年轻气盛，发生了口角，战友骂了他一句“怕死鬼”，这在无形之中导致了战友的死亡。当时两个人随着部队出发，要趁着凌晨三四点钟美国飞机没出来的时候转移。路上，吉普车坏了。他们当时掉队了，大部队都走了。美军的飞机早上7点准时开始巡逻，看地上有没有兵，然后进行轰炸和扫射。当时一看表已经快7点了，于是薛英杰说不能走了，然后贺殿举就骂他：“你就是个怕死鬼！为什么不走？”

他当时年轻气盛，也很生气，就上车了。吉普车后面有两个座位，他们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薛英杰每次都是坐在右边的座位上，但那天贺殿举很生气，上车的时候一把把薛英杰推到左边的座位上，自己坐到了右边的座位

上，所以两个人在无形之中换了位置。车没走多远，敌机就真的出现了，子弹一下子就打到了他战友的身上，直穿脊椎，肾脏都被打穿了。

薛英杰这时候已经跳车了，心想：老贺怎么没下来？他返回去才发现，贺殿举手抓着吉普车前面的把手一动不动。他拽着贺殿举，把他背到



路边一看，子弹已经打透了贺殿举的身体。晚上在一个路边，他把贺殿举抱在怀里，每隔5分钟划着一根火柴，看一看他的脸。薛英杰是一名医生，他可以给贺殿举止血、包扎伤口，但是伤势太严重了。

贺殿举一直在他的怀里说：“老战友，我不行了，你别忘了带我回家。”

他说：“你放心，咱俩从小一起玩到大，真要有一天打胜了回国，我能不带你走吗？”

凌晨贺殿举就去世了。薛英杰没办法，只能把贺殿举就地掩埋。在战争年代，一切并不能随他所想，部队过了这片地区可能再也不会回来，所以

他对战友许下的诺言一直没有实现。在这70多年中，他也给原来的老首长写过信，但很多年之前，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把烈士的遗骸迎接回国。如今，这一心愿终于实现。

在沈阳的烈士陵园，有一座刻着十几万烈士名字的碑，叫“英明碑”。薛英杰去过，在刚建成的时候，那时候他差不多80岁，站在那里找了一个下午，没有找到贺殿举的名字，他觉得很委屈。

我们后来也派人去沈阳找，发现贺殿举的名字其实在碑上。只不过碑很高，最上面的名字在距地面接近3米高的位置。碑上每一个字大概有5分钱硬币那么大。有可能因为那个名字所在的位置比较高，所以老人没有看到。找到名字之后，我们特别想把这件事告诉薛英杰老人，但是他已经去世了。

战争就是这样，有些人的生命留在了战场上，而幸存下来的人将带着对逝去的战友的情感——愧疚、思念，抑或感激——活下去，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

任红举当年跟随文工队去朝鲜时只有17岁，同行的一个小提琴手不幸被炮弹击中。遗骸已经无处可寻，只剩下小提琴手的一只手还在山坡上，手上还拽着小提琴的琴把。任红举为他写了一首诗：“等我老了，一根白发安在你的琴弦上，我们还演奏，我还在和你唱。”

（声声慢摘自微信公众号“故事FM”）



那时候，我第一次见识真正的马，它仿佛是从电影银幕里走出来的。马的出现，在村里引起了一阵骚动，尽管正是农忙时节，但从周边闻讯而来的好奇者络绎不绝，马主人阙屠夫家门庭若市，来者不摸一把马屁股决不肯离开。

这匹马高大矫健，皮肤和毛都是白色的，虽然老了点，但看上去很漂亮，应该是一匹战马。阙屠夫把它当成普通的牲口，让它干连牛都不愿意干的重活、粗活，不给它洗澡、梳毛。它满身都是泥巴和粪便，鞭打留下的新伤痕随处可见。它受尽了污辱。

“别糟蹋这匹马！”没有人敢对凶神恶煞般的阙屠夫说这句话。但我大胆地说出来了，尽管我颤抖的声音从内心深处翻山越岭爬出喉咙时已经变得细若游丝。

那时候我十三岁。夏天，天气热得像着了火。我暗自跟随着那匹马。也许是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在地里走路、转圈，也许是觉得在大庭广众之下犁地受了污辱，马不听使唤，时不时要挣脱身上的犁具，这让阙屠夫越来越生气，越来越粗野，恨不得把马千刀万剐。实际上，是我的心正在承受千刀万剐。阙屠夫说，农忙过后，就把马宰了，让村里人尝尝马肉的味道。

我决定解救它。

我想了很多办法。有一天半夜，我引开阙屠夫家的狗，潜入马厩，打开门，解开拴马的绳索。

“出去吧，给你自由！赶紧远走高飞。”我对马说。一匹高贵的战马

怎么能够忍受一个俗不可耐的屠夫的差遣和欺凌呢？

可能是幸福来得太突然，它一脸惘然，无动于衷。我将它牵出马厩，然后把门关上，断了它的后路。

“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我对它说，还给它指点了逃跑的方向和路线。离开此地，从此地阔天高，不必再受折磨和屈辱。但放了马之后，我心惊胆战。因为马厩就在阙屠夫的院子里，偷马犹如从他裤裆里偷钱，风险极高。一旦事情败露，后果不堪设想。

通往自由之路没有了障碍，唯一需要的就是勇气。然而，马没有逃，它在马厩前裹足不前，只是轻轻地晃了晃头。看上去，它目光呆滞，眼神里根本没有对自由的渴望。

机会稍纵即逝。我在远处不断地向它做手势，焦急地发出“快跑”的提醒，但它置若罔闻。阙屠夫似乎已经觉察，停止了打鼾。一会儿，房间的灯亮了。

解救行动戛然而止。马继续被奴役。

农忙过后，阙屠夫将马转卖给另一个村的屠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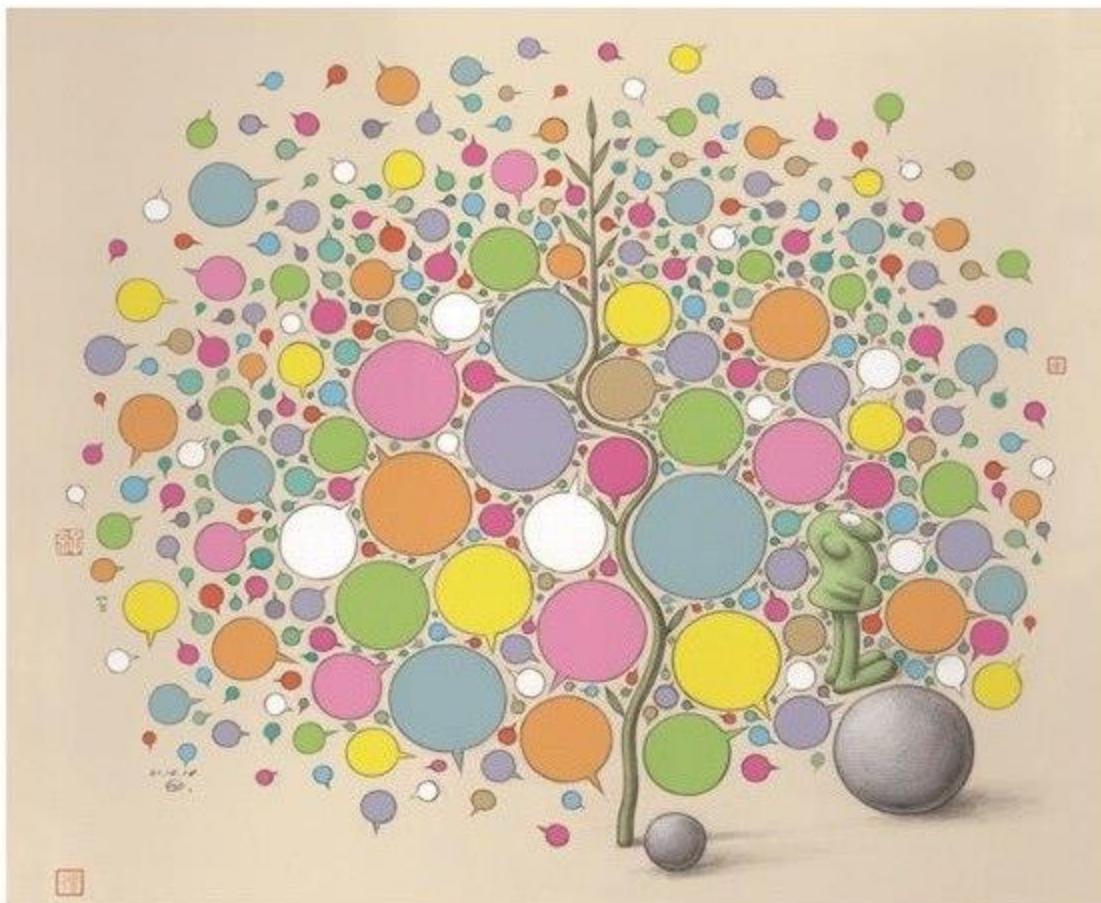
再后来，在路上，我听到有人谈论马肉。我希望听到他们说“吃马肉时牙齿磕到了子弹头”，以此证实它的身份。但他们只是说：“肉味不好，有股汗酸味。”

（洁白如玉摘自微信公众号“小说月报”，高奇峰图）

一匹不被解救的马

●朱山坡





微粒社会

● 罗振宇

微粒社会，就是颗粒度很小的社会。当人各个维度的特征都可以被记录，都能被纳入算法之后，每个人都很独特，就很难用一个粗略的特征或大颗粒度的概念来描述一个人、把一个人归类，由这样的人构成的社会，就是微粒社会。

微粒社会最主要的特征，是每个人都被暴露在无穷大的风险和机会当中，成就自己和保护自己的责任，都落到了个人头上，这既是好事又是坏事。

当然，微粒社会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此。

我们先从剃须刀说起。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剃须刀品牌，它便是吉列。

吉列创建于 1901 年，它一起家几乎就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强势品牌。但是，就在前几年，吉列遇到了一场小危机。

2012 年，美国剃须刀市场上崛起了一家叫 DSC 的公司，成立短短 4 年时间，就做到了 10 亿美元（1 美元约合人民币 6.46 元）的市值。

它对吉列的冲击有多大呢？就拿 2016 年来说，这一年，美国剃须刀线上销售的市场份额，DSC 占一半以上。剃须刀市场的霸主地位，在互联网销售中居然易主了。吉列线上销

售的市场份额才占 20%。从全球整体市场份额来看，吉列在 2017 年从过去的 70% 下滑到 54%。

能把吉列这个百年霸主逼到这个份儿上，DSC 用了什么绝招？没别的，就是打价格战。

DSC 最开始火起来，是因为其创始人杜宾做了一个病毒式传播视频。杜宾学过 8 年即兴喜剧，说话很有煽动性，这里可以挑出两句。

第一句：“你喜欢每个月在剃须刀上花 20 美元吗？我告诉你，其中 19 美元给了费德勒！”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是说吉列剃须刀的品牌营销费用太高了，都付给像网球明星费德勒这样的广告代言人了。这笔钱的负担，其实最后都落在了消费者头上。

杜宾经常说的还有一句话：“你以为剃须刀需要震动手柄、闪光灯和 10 层刀片吗？想想看，你帅气的爷爷，当年一层刀片也用得很好！”这句话是在说吉列产品过度研发，消费者其实不需要那么多花哨的功能。

总结下来，DSC 主张的消费理念就是一条——够好就行。它卖的剃须刀，每个月最低只需花费 1 美元，就能拿到 5 个刀头；最贵的产品，每个月也只需花费 9 美元。这样的刀片



已经足够好了。

吉列是一家百年企业，它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打价格战的对手。比如，20世纪30年代，美国也是低价刀片横行；20世纪70年代，法国剃须刀品牌BIC也发起过价格战。以往每一次价格战，吉列都能轻松应对，可这一次为什么遇到了真正的挑战？

要知道，强势品牌之所以强势，不仅是因为其知名度高、美誉度好，还是因为这些品牌是一种社交货币。人们买它，不仅是为了用它，还是为了让别人看到它，看到它之后就能解读出使用者想释放的信号。比如，买名牌包、名车，目的是显示自己的身份。在这种品牌面前，打价格战当然就没有用。

消费远远不只是使用消费品，在现代社会，它还是我们在平等社会里彰显自己身份的一种手段。

你穿什么衣服、开什么车、家中客厅有什么摆设、在餐桌上表现出什么样的举止和礼仪，这一系列细节体现着你的身份。在现代人人平等的社会，各个阶层之间没有法定、刚性的边界，但是你的消费组合，这些极其细微的差别，让别人一望便知你的身份。请注意，这些消费品不一定要贵，但识别性一定要强，否则怎么能保证你的身份能被大家一眼就识别？你看，这才是强势品牌真正的秘密。

剃须刀这个产品也有类似的作用。美国早年间有一组调查数据显示，剃须刀80%的直接购买者是女性。女性又不长胡子，为什么买剃须刀？因为女性可以把它当作礼品送给男性——价格不贵，档次也拉得开，对方肯定用得着。这就是很棒的女性社交货币。

既然是社交货币，购买者当然就会很在乎品牌——我得送得体面，让你一望便知我花了多少钱。至于这个产品实际上好不好用、性价比高不高，反而不是我最在意的事。

正是出于上述原因，100多年来，吉列的强势品牌策略非常管用，打价格战根本就撼动不了它的地位。

但是奇怪，为什么这次DSC对吉列发起的价格战就起作用了呢？有的解释说，现在的消费者理性了，不愿意被忽悠；甚至有人说，这

是一种消费文化上的返璞归真。

这种解释不能说是错的，却浮于表面。为什么？因为人性是不变的，消费的欲望，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用消费品标志身份的欲望，这些都埋藏在人性深处，没那么容易改变。

DSC剃须刀之所以能成功挑战吉列，正确的问法不是为什么这次价格战管用了，而是为什么现在消费层级链条断裂了？强势品牌的社交货币作用为什么弱化了？“够好就行”，这句话每个人都知道，为什么原来大家不买账，现在一说出来，大家就觉得真是这么回事？

这还是要回到本文的主题上——因为微粒社会来了。

在微粒社会中，人不能分成谁处在精英阶层、谁处在社会底层这样抽象的群体符号。这些符号正在丧失它们的魔力，但品牌的作用还在，比如汽车、手机、名牌包、服装，这些能够强烈表达个人身份的消费品。这几年品牌的作用不仅没有弱化，反而在加强。比如，2018年，中国整体汽车市场的销量28年来首次下滑，但豪华汽车的销量上涨了10%。

但是，在日常消费品市场、私人消费品市场，分层链条确实有断裂的迹象。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都在彼此远离，在消费这件事上，公共领域正在迅速缩小。你过你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刮胡子，要那么好的工具干什么？这种商品社交货币的作用在迅速下降。消费者都是理性的，“够好就行”，这句话当然就容易打动人了。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国内外众多主打性价比的品牌的崛起，都是这一现象的反映。

日本学者大前研一提出“低欲望社会”的概念，这是因为其观察到日本出现的一个现象——大家有钱，但是不消费。其实这不是消费欲望减退，而是很多消费不再是一件公共领域的事了，不再起到标定一个人社会阶层的作用，这就是微粒对商业社会的影响。

微粒社会的到来，就商业而言，这是很多巨无霸企业的大灾难；反过来，这也是很多新兴品牌的好消息。

（君子陶陶摘自文汇出版社《罗辑思维：商业篇》一书，刘宏图）





特点

一对小情侣在聊天。男生问：“我是不是你的男神啊？”

女生说：“你哪里算男神？一点男神的特点都没有。”

男生生气道：“你看不起我，我怎么没有男神的特点了，你说男神都有什么特点？”

女生悠悠地说：“不喜欢我。”

检验

在快餐店相亲，小伙子态度谦恭、举止得体，未来岳父为了检验他是否抽烟，递过去一根薯条：“来一根吧？”小伙子咽了咽口水，说：“谢谢，不会。”

猜中了

这天晚上，小郑在公交车站看到心仪的女同事，悄悄走过去，蒙住女同事的眼睛说：“猜猜我是谁？”

女同事吃了一惊，问：“小郑吗？”

小郑笑着说：“猜中了！让我来猜猜，你是不是在等最后一班公交车？”

女同事说：“是啊。”

小郑松开手，指着前面说：“果然被我猜中了！你看，车刚开走！”

误会

去菜市场买完菜，正准备回去，突然身后传来一阵急切的叫喊声：“皇上，皇上！”

我回过头看见一个摊贩向我不停地挥手，心想：是不是我有超凡脱俗、九五之尊的气



质？于是，我淡然地说：“爱卿，你有何事？”

摊贩气呼呼地说：“你刚才买的黄鳝还没有付钱呢。”

大吃一惊

为了庆祝结婚十周年，妻子准备了一顿烛光晚餐。丈夫到家时，妻子关了灯，用手蒙住他的眼睛说：“亲爱的，我要让你大吃一惊！”

等她松开手，丈夫看到桌子上的蜡烛，不由得惊叫：“哎呀，你又忘记交电费了？”

报仇

仔仔被爸爸修理了，跑去找妈妈诉苦：“妈妈，有人打你儿子，你会怎样？”

妈妈：“我会打他的儿子报仇！”听罢，仔仔马上乖乖回自己房间了。

误判

小杨约朋友吃饭，朋友见他鼻青脸肿的，就问他怎么了。小杨委屈地说：“自从女朋友学了跆拳道，我就经常这

样。”

朋友问：“她是拿你当沙袋了吗？”

小杨答道：“倒也不是，主要因为我老是误判，我以为她想撒娇，结果她是想单挑！”

眼前一黑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旁边的两个教官在谈话。其中一个教官对另一个教官说：“你知道吗？昨天有人敲门，我开门时忽然眼前一黑……”

话还没说完，另一个教官问：“咋了？你的眼睛有什么问题吗？”

那个教官摆摆手，说：“没事，是我带的学生，军训了几天就是这结果了。”

长大

爸爸教育儿子：“妈妈每天送你上学，给你做饭、洗衣服……多不容易啊！你长大后该怎么做？”

儿子想了想，若有所悟：“爸，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不能让我媳妇干这么多活儿，我全包啦！”

吵架

某女士和丈夫吵了一架，气得不想做饭，就带孩子去面馆吃了一顿。

第二天去接孩子放学，孩子眼泪盈眶，问：“妈妈，你还会跟爸爸吵架吗？”女士有些不忍，忙问孩子怎么了，孩子带着哭腔说：“昨天的面好好吃！”

（王世全、晓晓竹、余娟等摘）



被误导的废品回收



在糟糕的情况下做出好事



在准备面试时释放焦虑



“喜欢”是多么令人上瘾



逃离平凡的工作，从事更具挑战性的职业

讽刺漫画

● [英] 约翰·霍尔克罗夫特

乡村教育的使命

● 肖诗坚



乡村需要属于自己的教育，需要走一条城乡差异化的道路。

在中国的乡村，一场关于教育的实践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田字格兴隆实验小学有一个女孩叫小艳子，2017年，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一直躲在教室的角落里默默地看着我。后来我又在县城遇见了小艳子的父亲，当时他正蹲在

马路边等人招他做小工，如果运气好，那一天他可以挣到三五十元。

我曾经在教育公益领域奔波了10多年，见过很多小艳子这样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他们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中国农民的一分子。从小艳子的身体语言中，我明白她是在告诉我，我们的教育离乡村儿童的生命与生活太遥远了。今天，我们的教育，不管是教材、考试，还是学习方式等，都是从城市出发的。而乡村的孩子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教育呢？

2017年，我和我的团队来到贵州正安县，和正安县教育局签署协议，在兴隆村小学进行了一场乡村教育创新的探索。

根据中国乡村的特点及中国乡村孩子的需求，我们把田字格兴隆实验小学所实践的教育模式称为“乡土人本教育”。除了常规的教育课程，“乡土人本教育”从乡土、自然、人本及未来4个维度展开，旨在培养立足乡土、热爱自然、回归人本、走向未来的新一代乡村子弟。

要让学生可以改变学校

我们来兴隆办学的时候，小艳子刚刚上小学四年级。我们新开的课程，和小艳子原来





上的课很不一样。

第一类是乡土课。这是一种主题教学课，每个学期都有一个主题，比如“大山梦工场”“大山·家”“兴隆留守人”。孩子们走进村委会、走进乡村田间，甚至走进乡村留守老人的家里做调研，然后写出调研报告。乡村孩子的根就在乡土中，我们要做的事只是把这个根更深深地扎在孩子的心田里。当你发现根已经扎在孩子的心里时，孩子对乡土的那份热爱和自信也就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了。

第二类是自然课。乡村的孩子本来就生活在天然的自然博物馆中，只是以前他们并不在意身边的花花草草。于是，我们带着孩子们走进大自然去上课。结果，学生们在学校周围发现了97种植物。我们主张“天地课堂，万物为师”，不仅要学习万物本身，也要从万物之中汲取力量。自然给予孩子力量，其实就在孩子的生命里，在他们的血脉中，身为老师，我们只是把这种生命力唤醒而已。自然而然地，孩子们的各种创造力就会随之迸发。

第三类是人本课。人本教育是研究“人”，研究“我们是谁”。在这一点上，大人和孩子具有同样的好奇心。围绕这一点，我们设置了“生命研究课”。有的课题很接地气，比如，宝宝在妈妈肚子里如何排便；有的课题比较“高大上”，比如，人死后会去哪里、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孩子们可以自由确定选

题、自由组队，研究他们喜欢的课题，并在学期末进行全校答辩。

同时，我们也努力塑造孩子们的价值观，让他们有一颗关怀天下的心，将自己的生命与世界联系起来。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们用视频的方式，组织孩子们用10种语言向世界人民传递祝福，表达孩子们对生命的关切。

第四类是“共同生活课”，这也是我们的特色课程。这门课程涵盖很多方面，其中最核心的课程是“公共议事课”。我们希望通过公共议事课，倾听每一个孩子的心声，让孩子们参与学校管理。近年来，我们学校进行了几十个提案的表决，比如，“学生不能在教学区域吃零食，老师也不能”。当提案通过后，全校师生会一起执行。当同学之间发生矛盾时，还会有学生法庭来解决纠纷。生活即教育，学校本身应该模拟各种社会形态，让孩子们去体验不同的社会角色。此外，互助、感恩的志愿精神，我们学校特别提倡，我们希望赋予孩子们一种特别的精神和气质。

很多人来到兴隆实验小学后，都会被这里的氛围感动，因为我们提倡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劳动。从茶园到农场的建设，都是师生共同参与完成的。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们希望通过师生共建这种形式，让学生们真切地感受到他们可以改变学校。当他们今天可以改变学校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懂得，有一天，他们

也可以改变世界。

要让小鱼、小虾也有幸福感

小艳子的爸爸希望小艳子能“鲤鱼跳龙门”，从此改变命运。但数据告诉我们，乡村孩子考上大学的概率并不乐观。

作为乡村教育工作者，我们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在生活的大河中，我们究竟要培养更多的鲤鱼，还是要更多地关注众多平凡的小鱼、小虾？我们应该先把观念搞清楚，才能明白我们的乡村教育要培养怎样的人。

培养幸福的下一代是教育工作者最根本的目标，因为幸福的下一代是国家最宝贵的财富。很多人问我：“你们这所乡村学校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我希望我们的孩子从土地和自然中汲取力量，尊重生命，热爱学习，悠然自得，古道热肠，能够气宇轩昂地走向未来。这样的孩子，即使是小鱼、小虾，也是快乐的。

我们的时代需要对生命进行呼唤，那么由谁来呼唤呢？是教育来呼唤生命吗？不！是生命在呼唤生命。不一定所有的生命都是跳龙门的鲤鱼，他们更可能是小鱼、小虾。我希望，我们这些做教育的人都能被生命唤醒，能看见生命、看见人。

我希望更多的小艳子能在他们的家乡拥有属于他们的好教育，那是一种能够看见生命的教育。

（大浪淘沙摘自微信公众号“诗坚”，本刊节选，李小光图）

真人

●牟宗三

1928年，牟宗三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在大学三年级时他遇到了熊十力，对于见到熊十力的情形，他回忆道：

不一会儿看见一位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好像走方郎中的人。他在瑟瑟寒风中，刚解完小手走进来，那便是熊先生。

忽然，听见老先生把桌子一拍，很严肃地说了起来：“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在座诸位先生呵呵一笑，我当时耳目一振，心中想到，这先生的确不凡，直恁地不客气，凶猛得很，我便注意起来，见他眼睛也瞪起来了，目光清而且锐，前额饱满，口方大，颧骨端正，笑声震屋宇，直从丹田发。清气、奇气、秀气、逸气，爽朗坦白。不无聊，能挑破沉闷。直对着那纷纷攘攘，卑陋尘凡，作狮子吼……

我在这里始见了一个真人，始嗅到了学问与生命的意味。

(七里烟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生命的学问》一书)

一师一徒
●明斋

1946年，外国文学研究名家田德望博士从欧洲学成归国，受聘于武汉大学外文系，开设选修课“但丁《神曲》研究”。由于课程内容比较深奥，一时选课者寥寥无几，报



名登记的学生仅有3名，而最后前去听课者只有齐邦媛一人而已。

但是，只有一名学生选修，校方也慨然派出这位学术大家前去授课，后来由于课堂紧张，便把授课地点搬到了田德望博士的家里。于是，一师一徒，各自尽着本分，授课者严肃认真，从《地狱》到《炼狱》，直至《天堂》，逐章讲解，耐心指导，力求保证课业内容充实；听讲者全神贯注，细心领会，质疑问难，直至求得真解。

每天下午5点钟，煮饭的时间到了，齐邦媛便会从师母手里接过七八个月大的孩子，抱在自己的怀里，一边哄着孩子，一边听课，好让师母为田先生烧一桌可口的饭菜。

一次，这个场景被一位过路的同学看到了，他便回去向同学们报告说，齐邦媛坐在田先生的家里，手里抱着一个小孩，师母在给炉子扇风，先生仍在讲着《地狱》中不知描述哪一层地狱的诗文，实在美妙

极了。

(晋耳摘自河南大学出版社《明斋读书记》一书)

宰相须用读书人
●赵冬梅

皇帝取年号，最怕跟前人重了。武则天的年号有十几个，个个吉利又响亮，而且都没跟人重过。

宋太祖就不一样。他有一个年号叫乾德。乾德三年(965年)，宋灭后蜀，把四川纳入版图，后蜀的后宫佳丽也成为战利品，进了开封宫城。一日，宋太祖闲来无事，拿起一把后蜀美人的镜子把玩，先对镜理髭须，又翻过来看后边的花纹，看着看着忽然傻眼了。这面铜镜是精品，上面有确切的铸造年份——乾德四年。当时才乾德三年，怎么可能出现乾德四年铸造的镜子？是时空错乱了，还是有什么不祥之兆？宋太祖越想越紧张，第二天上朝见到宰相，赶紧问。几个宰相大眼瞪小眼，谁也说不上来，只好请来翰林学士陶谷与窦仪。陶谷学问不行，窦仪倒还有点真才实学。他判断，这肯定是蜀国来的镜子，前蜀后主王衍用过这个年号，这镜子应当是在王衍的乾德四年(922年)铸的。

闻听此言，宋太祖松了一口气，说了一句让后来的历史学者视若珍宝的名言：“宰相须用读书人。”

(紫陌摘自中信出版集团《法度与人心》一书，宋扬图)





一切世法皆是诗法

●顾 随

要在诗中表现“生的色彩”，只有“生的色彩”才能动人。如何能使“生的色彩”浓厚？

第一须有“生的享乐”。此非世人所谓享乐，乃施为，生的力量的活跃。生命力最活跃，心最专一。

第二须有“生的憎恨”。憎恨是不满，没有一个文学艺术家是满意于眼前的现实的，唯其不满，故有创造；创造乃生于不满，生于理想。憎恨与享乐不是两回事，最能有生的享乐，憎恨也愈大，生的色彩也愈强。有憎就有爱，没有憎的人也没有爱。

此外还要有“生的欣赏”。前二种是生活的实行者，仅此二种未必能成为诗人，诗人在前二者外更要有生的欣赏。太实了，便写不出。不能钻入不行，能钻入不能撤出也不行。在人生战场上要七进七出。

诗之好，在于有力。有力，即：一、不可勉强（勉强便成叫嚣），不勉强即非外来的；二、不可计较。不勉强不是没力，不计较不是糊涂。一般人享权利唯恐其不多，尽义务唯恐其不少。所谓不计较只是不计算权利、义务。栽树的人不是乘凉的人，栽树的人不计较这些，是“傻”，但也伟大。有力而不勉强、不计较，这样不但是自我扩大，而且是自我消灭。

文人是自我中心，由自我中心至自我扩大再至自我消灭，这就是美，这就是诗。否则只写风花雪月、美丽字眼，仍

不是诗。

歌德的《浮士德》，但丁的《神曲》，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然此二诗乃两位大诗人晚年的作品，其心已是寂寞心了。必如此，然后可写出伟大的热烈的作品来。吾国《水浒传》也是作家晚年的作品；《红楼梦》亦然，乃曹雪芹晚年穷极时所写。岂不有寂寞心？必须热闹过去到冷漠，热烈过去到冷静，才能写出热闹、热烈的作品。

若认为一个大诗人抱有寂寞心只能写枯寂的作品，乃大错。只能写枯寂的作品必非大诗人。如孟东野，虽有寂寞心，然非大诗人。北宋陈后山亦抱有寂寞心，诗虽不似东野之枯寂，然亦不发煌，其亦非大诗人。

寂寞心盖生于对现实之不满，然而对现实之不满并非就是牢骚。改良自己的生活，常欲向上、向前发展。然而叹老悲穷的牢骚不可取，就是说牢骚不可生于忌妒心。纯洁的牢骚是诗人的牢骚，可发。

诗人是寂寞的，哲人也是寂寞的；诗人情真，哲人理真，二者皆出于寂寞，结果是真。诗人是欣赏寂寞，哲人是处理寂寞；诗人无法，哲人有法；诗人放纵，哲人约束。故在中国，诗人与哲人势同水火。但大哲人也是诗人，大诗人也是哲人，此乃就其极致言之，普通情况下并非如此。

（清水无香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诗词感发》一书）





一年前，在我女儿上小学前的一个星期，我们全家去上海迪士尼乐园玩。走出乐园开车回家时，我女儿突然说，她最喜欢的小玩偶不见了。

那是她最喜欢的小玩偶，她随身带着。这个小玩偶能给她带来最多的安全感。

我们把车开回去，在停车场上一通好找，却一次又一次失望，到最后也没找到，只好上车回家。在车上，女儿一直沉默，然后她突然说：“这个小娃娃是假的，她根本不会说话，要是她会说话、会动，一掉了她就会叫我的，这样我就不会把她弄丢了……”然后她哭了起来。

可能许多小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吧。很多孩子在这样的痛苦中，否认他们丢掉的是一个伙伴，丢掉的只是可以被舍弃的玩具。很多孩子就这么长大了。

我自己的玩具——变形金刚、恐龙，在8岁搬家时，全都被丢掉了。当时的我虽然还是孩子，但也已经是父母眼中那个懂事的孩子了。我应该说什么呢？当然是说，我都长大了，这些小时候的玩具太幼稚，丢掉也不可惜。但我心里总有一个洞，一直没有被填补。

我不希望自己的经历在女儿身上重复。

于是，我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小玩偶，和太太一起做了一些处理——按照玩偶丢失之前的照片，模仿出鼻子上的磨损、帽子上的污渍，还捏了捏新玩偶的肚子，让它尽量像旧的那样，不那么有弹性。

一天后，我拿着已经“做旧”的玩偶再次偷偷来到迪士尼乐园，把计划跟迪士尼乐园失物招领处的人说了

童年终将结束，但不该被否定

●陈沁

一遍，请他们把我带来的玩偶当成一个普通的失物存入失物柜中，等下周末我带女儿来“寻找失物”时，他们再拿出来，告诉女儿这是好心人捡到的。

他们听完计划，一改之前的为难态度，说：“好的好的，我们非常理解，也很愿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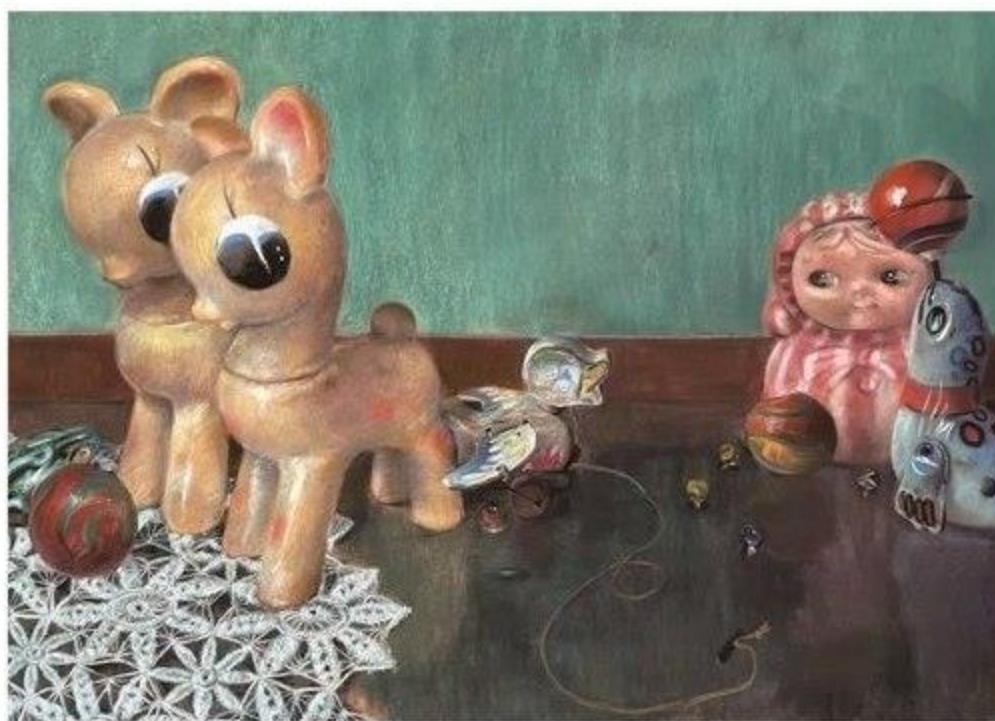
一周后我们再次来到迪士尼乐园。我跟女儿说：“去失物招领处碰碰运气，说不定有人捡到了呢！”她一下车就一路小跑，越接近失物招领处，她越紧张。她说：“我好怕没有人捡到我的小娃娃，好怕她会被扔进垃圾桶啊。”到了失物招领处，她怯生生地把小玩偶的照片交给工作人员，带着七八分不确定问道：“请问你们这里有人捡到这个小娃娃吗？”

迪士尼乐园的工作人员非常专业，她仔细向我女儿问清玩偶的丢失地点和时间，并记录了详细的失物特征，就进屋寻找了。

等她从失物房间里出来，手里不仅有那天我送来的小玩偶，还有一个怪兽电力公司的的新玩偶，以及一个气球、一封信。

工作人员认真地告诉我女儿，这个小玩偶在丢失那天就有人捡到了，她经历了一次了不起的冒险，不仅如此，她还认识了新的好朋友，并把新朋友一起带回来了。

我女儿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总觉得这个小玩偶和自己熟悉的样子有一点点差别，但她对比了一次又一次，把所有的差异都解释了一遍——这里的颜色浅了，是太阳晒的；那里的绒毛变直了，是碰到水了……终于，她高兴地





我们可以区分哪些事是我们不得不做，哪些事是我们乐意做的，但这种区分是挺有限的。比如说带孩子，不爱换尿布，爱逗孩子笑。但你不给孩子换尿布，逗孩子笑就没那么快乐。

好玩的事情是怎么跟有点儿苦、有点儿累的事情连在一起的，我们并不大清楚，但我们大致知道，如果我们为孩子付出了很多精力，我们跟他的相处就会有一些不同的品质。等到把不爱干的事情都交给机器人以后，剩下的爱干的事情的性质也会改变，我们作为人的品质总体上也会改变。

我们劳作得很辛苦，难免有时会希望别人做这些工作，我们来享受劳动成果。不过，如伯纳德·威廉斯指出的，人并不是只要享受的生物，我们

说：“是的，这就是我的那个小娃娃！”这一刻，看着拿到“失而复得”的玩偶的女儿，看到她终于没有提前结束自己的童年，我感到自己心中那个陈旧的洞，被补上了。

一年过去了，小玩偶独自“吃饭”“洗澡”的次数越来越多。有时候出门，女儿会将小玩偶安顿好，告诉它，今天不能带它一起出去玩，让小玩偶在家里也要乖乖地和好朋友们一起玩——我女儿给小玩偶另外找了一些玩具，它们是小玩偶的好朋友。而我女儿，也有了自己的好朋友，有了属于自己的新世界。谁的童年不会结束呢？

一些人不同意我的做法，他们说，孩子应该提早意识到世界的残酷，因为孩子迟早会意识到应该为自己丢了玩具而负责。

我很了解这种看法的来源。每一个通过否定自己的童年长大的人，都有这种倾向。他们把成年人的那一套生存哲学当作世界的真理，他们认为孩子也应该趁早学到。

感受的稀薄

● 陈嘉映



不仅希望获得结果，也希望这些结果是自己亲力亲为得来的。劳动创造了人，是人的基本需求。如果把劳动与享受割裂开来，劳动由机器完成，人单单享受结果，那么人的定义就改变了。

我们实际上正在经历这个过程。我们对世界的感知越来越集中到结果这一端。我们住在楼房里，不知道楼房是怎样

盖起来的；打开餐盒，里面是大米饭，但我们没见过水稻长在地里是什么样子的；我们通过各种屏幕看到海底世界、太空、非洲的动物、世界各地的骚乱，但没有哪件事情是我们亲历的，没有哪样东西是我们亲力亲为的结果。不断进步的技术把人类劳动一项一项接过去了，我们不必经历劳动的艰辛就能够享受劳动的成果，这让技术乐观主义者欢欣鼓舞——技术把苦活儿累活儿难活儿都干了，我们享受成果，有何不可？但事情还有另一面，那就是，我们只享受结果，不再能感知产生结果的过程。仅仅享受结果而不感受过程，这让我们的感受变得越来越稀薄。

（层林染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走出唯一真理观》一书）

我曾经也是这样的人。但有了孩子后，我的看法慢慢改变了。我每次看到女儿学着我们照顾她的样子，悉心照顾自己的小玩偶，才会想起原来童年是如此美好的阶段，而我曾经竟然就那样把它丢弃了。

在电影《玩具总动员 3》中，安迪长大了，不再需要和自己的玩具一起玩，但是童年仍然在那里。安迪最后将玩具送给了隔壁邻居——《玩具总动员 4》的主人公小女孩邦妮，让这些玩具有了新的主人，也让邦妮有了新的力量。

有时我会想，在那个停车场丢失的小玩偶去了哪里？我猜想，应该是被某个孩子捡走了。他在停车场看到了那个小玩偶，捡走之后把它带回了家。那个旧的小玩偶，也有了新的小主人。它们都在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守护着一个孩子的童年。

（知微摘自《看天下》2021年第24期，黄思思图）



老王的包子铺

●华明玥

一到肥大脆嫩的春笋上市时，同事小纪就不在家吃早饭了，他放弃坐地铁直达单位的习惯，先坐一辆穿街走巷的迷你公交，到老王那里吃包子，喝一碗豆浆，再沿着河畔的栈道走七八分钟，享受一下吹而不寒杨柳风，再回到地铁线路上来。

让他改变行程的，不仅有河岸上鼓出叶芽的柳丝，还有老王只做这20多天的应季包子：春笋腊肉包子、霉干菜肉

丁包子、马齿苋香肠包子。

两三块钱的早餐包子，能有多大的吸引力？小纪说了一件事：包子铺的老王有一回路过市民广场，看到那边有人玩大石锁，玩家3月份就穿着短袖小褂，露着肱二头肌，看他们把几十斤重的大石锁抡得生风，老王也心痒，想上去试试，刚懦懦地开口，人家就用“你真不知天高地厚”的神情睨视他，默默让出一个够大的圈子来，生怕老王脱手砸中他

们。但老王一上手他们就愣住了——中号的大石锁他能玩得溜。这穿夹袄的小老汉是何方神圣？

老王笑着说：“我的这把力气，是剁了15年包子馅练出来的。”

老王的包子，哪怕是最便宜的两块钱一个的青菜香菇包子，包子馅都是手剁的。为什么不用绞馅机？老王说：“机器省力归省力，但机器一绞，蔬菜的汁水都出来了，包子馅等于菜渣，塞牙不说，还留不住油脂和香气，少了那种清鲜松软、绵柔甜润的味道。手剁的馅，蔬菜的汁水有一半含在里面，包子上笼一蒸，里面汁水清新。”

老王一年到头做青菜包子、老豆腐包子、萝卜丝包子。他那个面积只有4平方米大的包子铺，黄金时期是在春天。这个季节，万物如吹了哨子一样竞相生长，春笋肥了，马齿苋蹿出了肉嘟嘟的叶子，太阳加大了它的热力，老王的妻子撑出的竹竿上，霉干菜一把把地挂着，被晒出了暗红的色泽；腊肉和香肠早已风干，散发出诱人的香味，一切都恰到好处。

老王的喜悦体现在他的剁馅声中，春笋要在沸水中煮去涩味，粗切细剁，剁起来如万马奔腾，轰轰隆隆；马齿苋在沸水中烫一下，剁前要细切，然后粗剁一下，尽量含住汁水；霉干菜是剁不动的，完全靠手劲细切，饶是老王这样的熟手，切完一天要用的霉干菜和腊肉，手腕也酸软。老王手



不 等

●郭华悦



有些人的生活，是由一个个“等”字串联而成的。

等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是亲人，或许是挚友，也或许是另一半。那个人为什么还不到来？单是这个念头，就足以让人的脑海里，生出千万种奇奇怪怪的白日梦，其中可能是忧伤，可能是暗喜，也可能是惊悚。

对这样一个人的等待，往往伴随着对现状的否定。为什么非要等这个人呢？没有这个人的现状，无疑是欠缺的，令人无法从心底生出满足来。唯有等到这个人进入自己的生命，日子才算圆满。于是，就开始了漫长且充满悬念的等待。

等一件事。会让人心生期待的事，大多是

头有一本《水浒传》，是说书人整理的本子，已被他翻到起了毛边，他笑说，自从切过霉干菜，就晓得镇关西何以忍不住怒气——鲁智深命他将10斤精瘦肉、10斤肥肉细切做臊子，又加10斤软骨，直把他的横劲儿挫去十分，这等“消遣”，谁受得住？

老王这人很轴，包好的包子非要24个褶子，少一个也不行；包子馅还得丰满，透过包子皮，能看出春笋腊肉包子是嫩黄中夹杂暗红色，马齿苋香肠包子是暗绿中夹杂红白色。他还有一样轴性子——早

上最后一屉包子，说什么也不卖给路人，得留着，他留着等谁呢？

九点半光景，他要等的人摇摇摆摆地来了，3月艳阳天，还戴着帽子，穿着灰棉裤，都是须眉皆白的老人，他们三两相约，说要出老年公寓透透气，看看街景，都八九岁了，护理人员最多允许他们溜达500米。他们就来老王的包子铺轮流做东请客。老王收的钱，青菜香菇包子1元一个，马齿苋香肠包子2元一个，还是10年前的价钱。

老王还会拿出家里的茶给

好事。比如一个人在人生的长河里，忙忙碌碌地奋斗了漫长的时间，可越接近目标，心中就越容易按捺不住地生出等待来。等一件事，也是等一个结果，来给自己长期以来的努力，画上圆满的句号。

若这样的结果未能如约而至呢？当事人的内心，难免患得患失，郁郁寡欢。这样的等待，其实有着另一层潜台词。没有结果，未获肯定，那之前的种种努力与奋斗，都是徒劳的。唯有等来了结果与肯定，人生才算值得。

一个人的生活里，若是有了太多的等待，往往背负的包袱也就重了。人生，看似是自己的，实则难自主。快乐不再是任由自己做主的招之即来的東西。相反，自己的人生快乐与否、值不值得，取决于各种无法预知结果的等待。

可见，等待有时源于不自足。因为觉得生命有欠缺，需要由另一个人来填满。或者，自己无法从努力的过程中，从挥汗如雨的奋斗中，挖掘出专属自己的快乐，反而将这样的快乐寄托在外界的肯定上。于是，便有了饱含不确定性的等待。

有时，比起等待，不等的过程或许更值得我们品味。

(米一阳摘自《思维与智慧》2021年第25期)

他们泡上一壶，陪着他们说说话。问他为什么这样做，老王只是简单地说：“谁没有老的时候，老了，就没人愿意问你想要什么，和谁在一起，吃的啥饭了，这多可怕。这些老年人，以前有地位、有学问也好，没地位、没学问也罢，如今谁羡慕谁？能走出这500米去，能硬硬朗朗地吃下两个包子，能有说得上话的朋友，就是福气。干吗不让他们的福气长一点呢？”

(茉莉摘自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封存时间》一书，马明圆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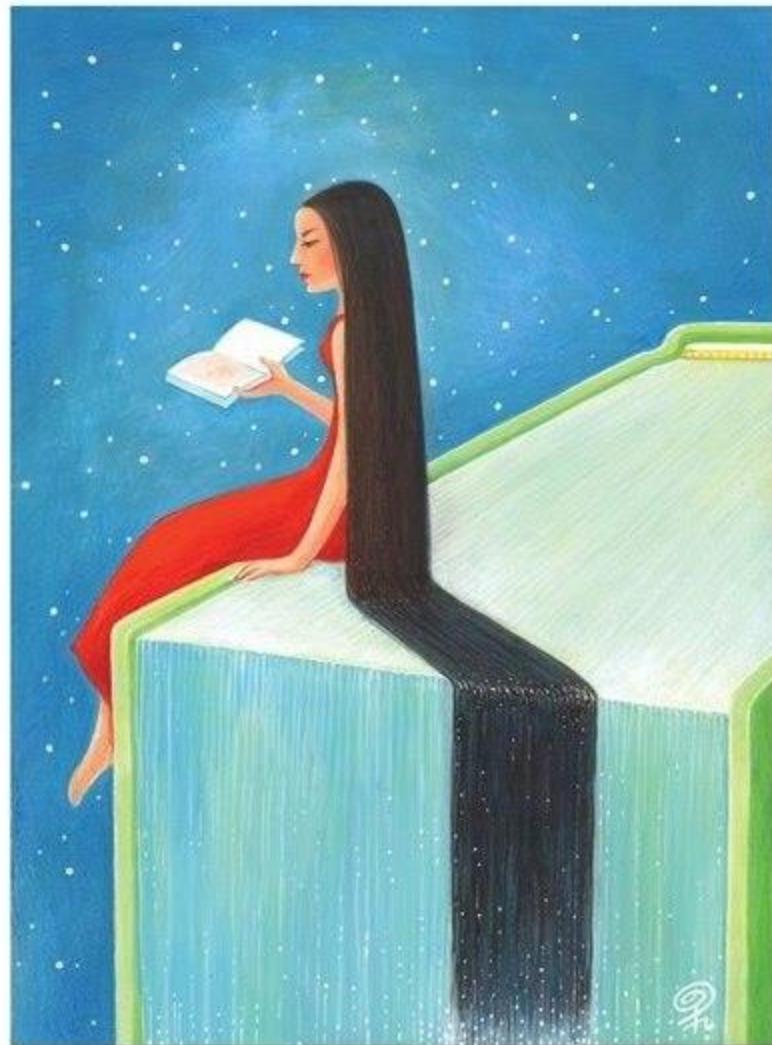
对于收藏家来说，头发代表着其主人的灵魂。通过收藏头发，收藏家觉得他们拥有了头发主人的一部分。在许多文化中，头发都象征着一个人的生命力。在各种神话里，人们也能发现这种描述：灵魂寄宿于头发，既能依附于身体又能从身体中分离。比如，希腊神话中的摩涅莫辛涅女神就把她那些非凡的记忆贮藏在长长的头发里。在《圣经》故事里，参孙的力量不是来自肌肉，而是来自头发，因此当他的爱人把他的头发剪掉后，他便失去了神力，直到头发重新长出来，才恢复力量。在日本的传统文化里，相扑手的力量也寄宿在头发里，因此当他们在退役仪式上剪掉长头发时，就表明其职业生涯正式结束。

许多人认为，人类的灵魂与头发有莫大的关联，因此伤害一个人的头发就能伤害这个人的本体。西非的约鲁巴人会小心翼翼地看护他们剪下来的头发，唯恐居心叵测的人收集寄宿于头发中的灵魂并以此操控他们。头发还被用来诚心祈愿。日本的女性会在神殿中献上自己的头发，以祈求爱人平安归来。

长久以来，人们都把头发作为记忆的存储器或宗教物品来爱护，但其魅力真正开始普及是在英国内战时期国王查理一世被处死后。支持过国王的市民在佩戴的饰品上镶嵌着已过世的统治者的头发，既表现哀悼之情，也表达一种政治诉求。很快，这一习俗超越政治范畴，人们开始为自己的亲人做类似的悼念饰品，通常是一个悬挂在黑色丝绒带上的小金盒。盒子表面装有亲人的头发，头发会被摆成代表死亡的符号，如一个小棺材、骷髅、沙漏或掘墓人的铲子。镌刻在盒子中心的是死者的名字。其中，维多利亚女王是使用这种悼念饰品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在丈夫去世后，她把他的头发装进挂坠盒、坠饰和戒指里随身携带，并从中得到一些慰藉。

收藏头发的历史

● 刘新译
〔美〕库尔特·斯坦恩



也许是受到维多利亚女王的影响，19世纪的美国妇女也开始重视头发的精神属性。对她们而言，剪掉的头发可以起到传递友谊、爱、哀悼和维系家庭纽带等作用。她们把亲人的头发放进佩戴的饰品中，挂在墙上的相框里或夹进桌子、书架上的相册中，以此让亲人每天都陪在自己身边。

交换头发对恋人们也有重要意义。在关系要好时，人们会佩戴爱人的头发，一旦激情耗尽，作为信物的头发也立即变味了。看看英国诗人约翰·多恩在1633年写的诗《葬礼》吧。在这首诗里，被拒绝的人要求“无论谁来装殓我，请勿弄脱，也不要多打听，我臂上那卷柔发编的金镯”。缠绕在他手臂上的发环来自他曾经的恋人，现在她却对他如此决绝。在最后一行，他轻蔑地说：“你不救我全身，我埋葬你的部分。”在这段逝去的爱恋里，头发不只是爱情的象征，更是曾经的恋人真实的一部分。所以，在最后，他以此复仇。

（茉莉花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头发：一部趣味人类史》一书，毕力格图）



寂静与孤独训练实际上属于心理训练的范畴，我和战友们都觉得这是相当艰难的训练。

执行任务的航天员俯瞰地球、仰看星空，飘荡在茫茫宇宙间，这种听起来颇为神奇浪漫的旅行后面，则是寂静的环境、寂寞的飞行。恐惧、孤独、厌倦、烦躁、抑郁等情绪都可能随时袭击我们，所以在登上太空之前，必须熟知这种感受。

训练时我们会进入模拟舱，里面是真空状态。空间狭小，活动受到限制，没有电视也没有音响，没有电话也不允许通信，与外界完全隔绝。太空中没有空气，不能传播声音，所以这里绝对安静，我们就待在这种万籁俱寂的环境中。好几天时间，一个人，

寂静与孤独训练

●杨利伟



态胜任航天工作是一项重要的考核指标。✿

(七里烟摘自解放军出版社《天地九重》一书,〔菲律宾〕Nicebleed图)

共命鸟

●初 程

敦煌壁画，磅礴瑰丽。《西方净土变》一画，绘有一支特别的乐团：或手拨琵琶，或口吹横笛，或翩然起舞，却一律人面鸟身，一身两头。这就是共命鸟——耆婆耆婆迦。尚在蛋壳里，共命鸟就能鸣啼，歌声美妙悦耳。极乐净土，乐师团自然非它们莫属。

之前也听过共命鸟的传说。一身两头的共命鸟，共用身体，思想却各自独立。

一只共命鸟，其中一个脑袋，因为忌妒另一个脑袋可以拥有天籁般的美妙歌喉，暗生恶念，于是，给另一个脑袋下毒。剧毒传遍共有的身体，施毒者最终害人害己。

有趣的是，中国的《山海经》里可以找到与之类似的比翼鸟。但不同的是，比翼鸟只生得一只眼睛、一扇翅膀，必要两只并肩，才能飞行。

这两种神话形象的设计，很值得咀嚼。共命鸟，交恶，和解，适合用来警世；比翼鸟，有缺陷，有合

没有音乐，没有任何交谈，没有任何外部干扰，分不清昼与夜，还要高质量完成手上的操作。这种安静、孤独令人无法忍受，折磨人的还有几天几夜不能合眼的疲劳。

航天员的训练课程中，有一部分是心理训练。实际上，这种训练贯穿整个训练过程。无论基础理论还是体质训练，所有磨炼耐力和意志的项目都离不开强大的内心的支持。

人的顽强，不仅仅是生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以平和而又认真负责的状

作，恰是人生智慧。✿

(张秋伟摘自《今晚报》)

2021年9月11日



漆木刻像



——你的爱情，是什么故事——

●陈 赛

在爱情中，你是警察、王子、外星人，还是一个殉道者？

爱情是什么

一个有趣的吊桥实验是这样的：当一个实验对象走过摇摇晃晃的吊桥时，难免心跳加速、呼吸急促，心理学家称之为“生理唤起”，如果旁边有一个迷人的异性相伴，他就会倾向于把这种生理唤起与异性的存在联系起来，以为自己坠入情网。

这个实验让我想起阿兰·德波顿《爱情笔记》中的场景，两个人在飞机上相遇，谈到如果飞机出事，可能出现的死法。当取完行李，通过海关检查时，他们已经相爱了。

爱情毫无道理，由此可

见。尽管如此，心理学家仍然努力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关于爱情发生的线索，比如我们会被外表散发的魅力迷惑，被熟悉感吸引，被喜欢自己的人吸引，被得不到的人吸引，我们的大脑还经常错将危险信号当作爱情。

还有一种“依恋理论”认为，一个人在成年后拥有什么样的爱情，与他在婴儿时期与母亲的情感模式有很大的关系。早期的研究将母婴之间的情感模式分为三种倾向：安全型、逃避型和焦虑型。安全型的人对亲密关系感到安全，通常温暖而有爱心；焦虑型的人渴望亲密，但过于投入，总是担心对方能否回报同样的爱；逃避型的人将亲密视为自我独立性的丧失，总是试图与对方

划清某种界限。

爱情是一个故事

在所有关于爱情的答案中，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斯坦伯格的答案大概是最简单的：“爱情是一个故事。”

和所有的心理学家一样，斯坦伯格曾经追问爱情的本质，而且给出了非常精确可靠的心理学模型——爱情三角理论。

在这个模型中，爱情由三个元素构成：亲密、激情与承诺。

亲密包括热情、理解、交流、支持和分享等内容。激情指性的欲望，以激发对身体的欲望为特征。承诺是爱情的最后一个成分，指自己愿意投身并且主动维持与所爱之人的这种感情。斯坦伯格用激情来形容爱情的“热度”，用亲密来形容爱情的“温暖”，承诺则反映了一种认知上的内容，带有一定的理性思考。

斯坦伯格认为，这三种成分的不同组合构成了千姿百态的爱情关系，而完整的爱情必须是三者的组合。他还归纳了爱情的八种类型：一、喜欢，只有亲密成分；二、迷恋，只存在激情成分；三、空爱，只有承诺的成分；四、浪漫之爱，结合了亲密与激情；五、友谊之爱，包括亲密和承诺；六、愚爱，激情加上承诺；七、无爱，三种成分俱无；八、完整的爱，三种成分集于一个关系当中。

但是，这个模型并没有回答一些更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使一个人爱上这个人，而不是其他人？是什么决定了他爱的方式？为什么有些情侣可以白头到老，另外一些却很快分手？为什么我们在感情中一次次犯同样的错误，就像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点，却遵循相同的剧本，就好像爱情的命运，从求爱到终结，从一开始就已经写好了？

最后，斯坦伯格放弃了心理学上的分析，说爱情在本质上不是分析性的，而是叙事性的。所以，理解一对情侣的思想和行为的最佳方法，是看他们如何讲述关于爱情的故事，以及他们对于爱情理想的描绘。

有人相信亲密关系是合股关系，这是商业故事；有人喜欢吓唬自己的伴侣，或者被自己的伴侣吓到，这是恐怖故事；如果我的伴侣离我而去，我的生活将是一片空白，这是成瘾的故事；爱情是一场游戏，输赢的不确定性才是游戏的好玩之处，这是游戏故事；还有人觉得伴侣就像外星人一样不可思议，难以理解，这是科幻故事。

爱情是一个故事，只不过作者不是莎士比亚、马尔克斯，而是我们自己。有一些故事比另外一些故事更加深入人心，比如“旅行”（我相信爱情的开始就像一段旅程的开始，充满了兴奋与挑战），“园艺”（我相信爱情不加照顾就会枯萎）和“幽默”（我认为在感情上太严肃了会毁掉感情）。

有一些故事则前景黯淡，

比如“恐怖”（当伴侣让我感到害怕时，我会有兴奋的感觉），“收藏家”（我喜欢与不同的对象约会，每个对象符合某种特殊的要求）和“独裁”（我认为在一段感情中，由一个人来做绝大部分重要决定更有效率）。这些故事里的人物经常很快分手，感情缺乏持久性。

调查结果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喜欢旅行故事，而男性更欣赏艺术故事（外表吸引力是寻找伴侣最重要的标准）、收藏家（伴侣被视为收藏品）和色情故事（满足伴侣的性需求和性趣味非常重要）。此外，男性还喜欢牺牲故事（我相信牺牲是真爱的关键部分）。最后一点很让人意外，男性的确为女性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些需求做出了牺牲。

此外，故事还与文化有关。在一定的环境下，文化总是支持某些故事，而反对另外一些故事。在今天的主流文化里，婚姻是一个关于真爱的故事，但在历史上，大部分时候并非如此。

爱情的预设

从故事的理论看，你之所以爱上某人，只是因为这个人身上的某种特质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你对爱情故事的预设。

每一场爱情都有一种关于故事走向的预设，它不仅内化了我们关于爱情的理想，还受到我们的个性特征、成长背景，与父母、朋友、兄弟姐妹的相处方式，青春期的交往经历等因素的影响。对我们影响

最深的主题，往往是那些最个人的体验（通常是痛苦的经历）。如果你有过被拒绝的经历，你对拒绝就会特别敏感，即使对方并无拒绝的意思。于是，拒绝就成为你的爱情故事中的一个主旋律，并被编织到每一个情节之中。或者，你曾经遭遇过感情的背叛，即使在一段新的情感中，你也会不自觉地寻找对方不忠的迹象——欺骗已经成为你的故事的一个主题。

在感情的语境中，事实与虚构之间不可能划分出清晰的界限。所以，我们的爱情故事不是历史学家的严谨之作，更像虚实难辨的小说，其中既引用了现实生活中的事件，又加入个人诠释，以强化戏剧效果。

正如康德所说，一切客观事物的本质都是不可知的。在爱情中，这个表象就是故事。你的故事不仅决定了你在爱情中的思考和行为模式，而且很可能还是你了解自己最重要的工具。

可是，我们大部分人对此一无所知。常常有人抱怨自己在情场不走运，总是遇到同样类型的坏男人或坏女人，却没有意识到，是自己下意识地寻找相同类型的角色来演绎自己一直以来所预设的爱情故事。时间久了，故事经常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

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初识的爱情都是幻觉或误会——你希望自己的故事能成真，所以，当你遇到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与故事相符合

我家的院子今年养得很荒，几乎很少有人能明白为什么，有人说是因为我懒，有人说是因为我追求自然，有人说与草木并生是在表达一种浪漫……但其实，是因为这两年我所住的山上人越来越多了。人气渐盛，山里的气息不像我刚上来时那么浓重了，所以我需要把院子养得很荒，这样就可以和那种人群带来的喧闹感拉开距离，是属于“闹中取静”的需求。远远看上去，我家的院子是一个荒宅，这样那

些爬山的人偶然路过时就不往这边走了。

荒是为了藏，藏是为了对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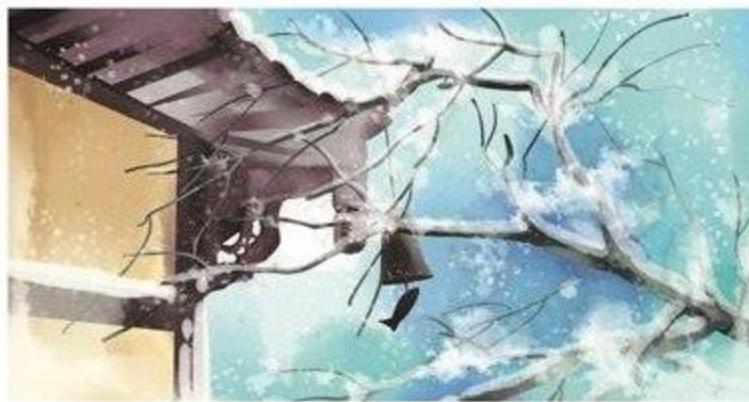
相信这样一解释，很多人都会豁然开朗。

所以我觉得审美问题，有时候可能也不全是认知的问题，有时候是视角的问题，有时候是逻辑的问题。大多数“看不懂”，都是因为手里的书拿反了，一旦将视角正过来，就会有光照在上面。

（池塘柳摘自《北京青年报》2021年9月9日）

为什么要把院子养荒

●二 冬



的人，故事本身就会变成一个玫瑰色的滤镜。在滤镜的映照下，他的言行举止处处符合你的爱情理想。

斯坦伯格的病人丽莎总是被强大而沉默的男人吸引。当她第一次遇到拉里，她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猜测他在想什么。拉里不经常恭维女性，所以每一次小小的赞美都能令丽莎陷入狂喜。他们的感情迅速升温。对丽莎来说，理想的爱情故事是一切尽在不言中，平淡的外表下隐含无限的深情。但结婚三年后，丽莎才突然意识到，拉里的沉默后面不是神秘，而是空白。

我们在爱情的选择上经常让外人大跌眼镜，因为是故事而不是事实在影响我们的选择。更确切地说，我们不是爱上一个人，而是爱上一个关于这个人的故事。直到幻象散去，激情消失，你才发现自己原来活在一个自以为是的故事里，或者你不再喜欢自己正在

演绎的故事。然后，我们开始创造种种分手的理由，诸如对方脾气不好、要求太多、交流不畅等，就像我们一开始创造种种相爱的理由。

所以，爱情永远面对考验和诱惑，不仅因为喜新厌旧是人的本性，还因为我们永远都有可能遇到一个更符合故事的人，或者前方可能有更好的故事在等待。在人生的某个节点，你必须决定，到底是继续寻找完美的故事或伴侣，还是满足并珍惜当下已经拥有的情感。

这听起来就是一个园艺故事。一段爱情的成功，不在于找到那个完美的另一半，而在于长久不断的浇灌与抚育。爱情首先是“给”而非“得”。这种“给”不是以交换为条件，更不是“自我牺牲的美德”，而是一种丰沛的生命力的展现。“给予”最重要的不是同他人分享物质财富，而是分享欢乐、兴趣、理解力、知

识、幽默和悲伤，即把自己身上一切有生命力的东西赋予别人。

了解自己的故事

罗伯特·斯坦伯格曾说，故事理论给世间情侣最大的启发在于，一段感情是否幸福，能否维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男女双方关于爱情的故事是否相匹配。

一对恋人，彼此的故事不兼容，就像两个角色在同一个舞台上演出不同的剧目，表面看起来也许很相配，但一方渴望灰姑娘式的拯救，另一方在投资回报率上纠结。这样的爱情之路不可能走太远。

所以，你想有一段幸福的感情，就要从理解自己的故事开始。然后，寻找那些与我们的故事相符合的人。

（玉 娇摘自中信出版集团《幸福的出路：亲密关系的幻想、真相与抉择》一书，刘璇图）



在安·泰勒的小说《呼吸课》里，有一对年轻的怨偶——菲奥娜和杰西。他们从相识到结婚都不无浪漫，而导致他们的亲密关系高开低走的原因是几根木棍——当菲奥娜抱怨杰西不管娃的时候，婆婆为了缓和气氛，说儿子杰西很爱菲奥娜和娃，一直在给娃做摇床，木棍都买好了。结果挡不住公公实话实说：“那些木棍是我买来，准备在走廊后的角落里搭晾衣架的。”婆婆哀叹一声，要是不把这件鸡毛蒜皮的事情抖出来，就还有机会缓和局面。菲奥娜抱着孩子扬长而去，扔下杰西、纸尿片、小推车和午餐，盘子里的土豆沙拉变成暗淡的灰白色。这个小孩再次见到自己的父亲，已是八年后。

每场吵架的发展趋势都有一个起起伏伏的K线图，如果走向越来越现实和具象，那么情况就会变得糟糕；如果走向越来越抽象和形而上，那么情况就多半不严重。

《红楼梦》里，宝黛吵架，宝玉负气而走，回家写小字条“戕宝钗之仙姿，灰黛玉之灵窍”，黛玉撂狠话说“这一去，一辈子也别来，也别说话”。可当宝玉果断而去，黛玉来视动



欢喜冤家

●肖 遥

静，看到宝玉写的曲子和偈语，又不觉“可笑可叹”，两个人参禅悟道，仍复如初。

小朋友们的分分合合也大抵如此。我家小孩和他表哥可谓“见不得离不得”的好玩伴。当他们玩耍时，就像进入一种神游状态，能够无止境地发明游戏、计划任务，创造出一个想象世界，这个世界对外人来说有多虚幻，对他们来说就有多真实。他们随时随地能进入自己的故事，就像跨过一道没人能看见的门槛。当他们进入共同的故事情节，其他人和事都变得无足轻重。我胆敢触碰他们的任何一样东西，都会遭到强烈抗议。

只有当他们争吵时，他们才会来找我“主持正义”。鉴于现实可能对亲密关系有腐蚀性，只要把吵架控制在云端，那关系就多半不会破裂。可不论我怎么劝导他们回到游戏中，这两个男孩都执意要在现实世界。他们开始重视事实，谁说了什么谁做了什么，编成对自己有利的故事来否定对方。他们从前有多心照不宣，如今就有多势不两立。任何琐事都能让他们吵起来，争论最微不足道的东西属于谁，因为最细微的措辞而怒不可遏，所经之处无一幸免。

由爱转恨，就像从幻境走向现实。摧毁关系的，不是吵架的力度或强度，而是不再相信那个幻境，就像一条流淌着魔法的河流，双方都愿意在这条河里乘风破浪，一旦有人不再相信魔法的存在，这条河流就干涸了。

精神遨游在太虚幻境里的宝玉和黛玉，一部《红楼梦》，半部是讲他们俩在吵架——摔玉、铰香囊、寻死觅活，可是越吵越好，就像黄鹰抓住了鹞子的脚。相反，贾琏和王熙凤，当他们为了拉托儿、弄权、放贷、藏私房钱而心生芥蒂并互相厌恶的时候，他们都拼命挣扎着想摆脱对方，却又放不过彼此。

(孤山夜雨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第32期，曾 仪图)

出租车上的社会学

●张立雄

一天晚上，一个金发碧眼的女孩上了车就掩面而泣。我问她去哪里，她反问我：“可以去哪里？未来在哪里？”原来她和男朋友在那晚分手了，她受不了，感到绝望。我狠狠地说：“什么未来？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都是被设定好的，那就是坟墓。”她被我说得一愣一愣的，悲伤地说：“那生活不就没有意义了吗？”我说：“当然有意义，因为我们拥有现在。或者说，拥有现在的人才拥有未来。”

她有点儿懂了，然后给了我小费就下车了。

在澳大利亚开了多年出租车，有许多乘客向我倾吐衷肠。一开始，我觉得自己一定是拥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能诱人敞开心扉，直到遇上了他。

他20岁出头，浑身脏兮兮的，脸上有一股深重的忧郁。当前面两辆出租车呼啸而过不理他时，我停下了车。

我们在车上闲聊起来。他说他从乡下来，要去内西区的马里克维尔找朋友。我问：“你朋友家在哪条路上？你朋友知道你来吗？”他说不知道朋友的具体在哪儿，朋友也不知道他要来，他也没有朋友的电话。哪有风尘仆仆大老远赶过来找一个无地址、无预约、无电话的“三无”朋友的？看来这趟差会有麻烦，但

我也只好先把车开过去再说。

他这时却叹了口气，幽幽地说：“我其实就是想找一个不相干的人说说废话。”

这个理由我倒从来没有听说过。于是，我立即来了兴致。我对与众不同的人总怀有一种敬意。

“我的家人、朋友聚在一起就谈职业、金钱，这太沉重了。人需要说些胡话、废话，各说各话，笑得不明所以。然后一个晚上就过去了，第二天才能是一个新鲜的人。”

“所以，我宁愿找不到朋友，也要找一个不相干的人说话。”他不那么忧郁了。最后我在一个小路口放下了他，我估计他是找不到朋友的，但他会在远离家乡的悉尼找到一个可以说胡话、废话的人。

我从中醒悟，澳大利亚人更愿意和不相干的人说真心话。这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虽然违反常理，却有它的道理：一方面没有泄露隐私的风险；另一方面，从陌生人那里获得的回答，是最直白、最没有顾忌的见解。

还有一天晚上，经过百老汇大街时，我看到一个瘦高个青年站在公交站台上等车。他不仅瘦，而且柔弱，好像随时会被风刮走。当我的车就要与他擦身而过时，他突然伸出了手，我一个急刹车把车停下了。他朝前走了两步，打开了后车门。我发觉他有点儿跛。

他说了一个地名就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他叹了口气。我顺势问：“工作很累？”他先长叹了一口气，才说：“我很小就得了骨癌，今年22岁了，一根股骨全蚀坏了，明天要进医院动手术。”我听了很震惊，怪不得他有点儿跛。我不知如何安慰他，就说了一些礼貌的废话，我的确无能为



与自己谈话的能力

●周国平



有人问犬儒派创始人安提西尼，哲学给他带来了什么好处，回答是：“与自己谈话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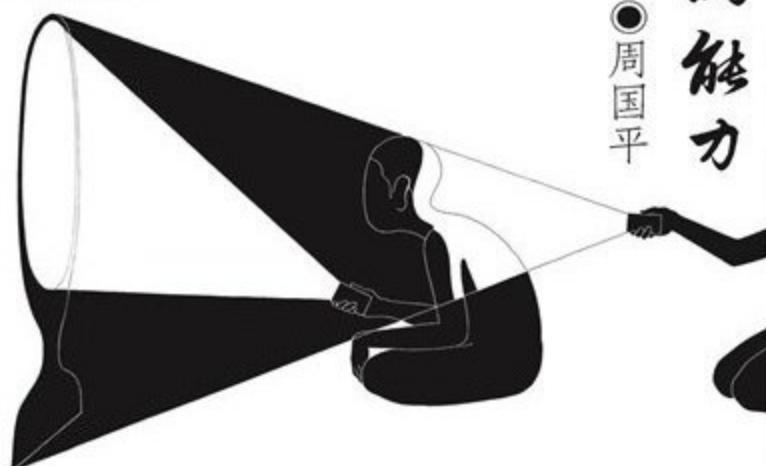
我们经常与别人谈话，内容大抵是事物的处理、利益的分配、是非的争执、恩怨的倾诉，以及公关、交际、新闻，等等。独处的时候，我们有时也在心里说话，细察其内容，仍不脱离上述这些，因此，实际上也是在对别人说话，是对别人说话的预演或延续，我们真正与自己谈话的时候是十分稀少的。

要能够与自己谈话，必须让心从世俗事务和人际关系中摆脱出来，回到自己。这是发生在灵魂中的谈话，是一种内在生活。

与自己谈话的确是一种能力，而且是一种罕见的能力。有许多人，你不说他凡事俗务，他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只关心外界的事情，结果也就只拥有仅仅适

于与别人交谈的语言了。这样的人面对自己当然无话可说。可是，一个与自己无话可说的人，难道会对别人说出什么有意思的话吗？哪怕他谈论的是天下大事，你仍感到是在听市井琐闻，因为在里面找不到那个把一切连接为整体的核心，那种照亮一切的精神。

(一叶知秋摘自微信公众号“周国平”，
(韩)金大炫图)



力。

他下车后，望着他被路灯拖得又长又细的身影，我心里为他难过，不是因为他与生俱来的不幸，而是因为他此刻的孤独。手术前夕仍然孤身夜归，这是人生的又一种不幸。他没朋友吗？没亲人吗？为何只能对一个萍水相逢的出租车司机一吐哀愁？

这使我想起另一件事。五六年前，我在市中心的一幢住宅楼做清洁工作。一天早上，大楼的女保安乔艾神秘兮兮地对我说：“有人凌晨4点跳楼自杀，黛比知道，你快去看看她。”

黛比是大楼的物业经理，和我关系很好。推开门，黛比眼泪汪汪地坐在窗边，她示意我坐下，然后絮絮叨叨地说了起来：“是我害死了他。他是一名空军军官，以前我们只是

点头之交。凌晨两点，我在电话里和男朋友吵架，突然有人敲门，我问是谁，回答的人是他，他说想和我聊聊。我当时正烦，情绪失控，就说：‘滚开，我自己都顾不过来了。’他说了声‘对不起’，就走了。到了凌晨4点，我还在电话里和男友吵架，突然生出一种强烈的不祥的预感，这时就见一个身影从楼上飘落，经过我的窗户。我对着电话惊叫起来……”她颤抖起来，不得不停住，然后她说：“都是我不好，如果当时我开门让他进来，他就不会跳楼。”

跳楼的话题在我离开黛比的房间时，便永远地结束了，再也没人提起那个军官，至今我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为什么要到“那里”去。如果在我的家乡，这肯定是一个热门话题，这当中有多少是八卦，多

少是关切、遗憾，或许难以分清，但不会这样无声无息。

看来，澳大利亚人比中国人孤独，许多事情他们宁愿找陌生人，如律师、心理医生或出租车司机倾诉，也不愿和亲友分享。个人对独立性、隐私的强调和坚守，使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并不处于一种“生命共同体”的“互联网”中。而我们中国人，无论爱、怨，家人对彼此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无论情况多么糟糕、绝望，你总有一条退路，总有一碗饭吃。

若说哪一种人际交往模式更好，其实要看各人的性格和境遇。只是不知道，在孤独和过分亲密之间，人与人之间还有没有更加适宜的关系模型。

(北极光摘自《新华日报》
2020年7月9日，辛 刚图)

都江堰的江水在水草和雾气的夹击间奔流，既像逃亡，又像追逐。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缓缓传来，像一句沉重的咒语：“你的生命来之不易，是你姐姐用命换来的，你要珍惜。”

这是纪录片《两个星球》的开场。镜头切换，一个正在游泳的男孩出现。鬼水的声音和水咕噜噜涌动的声音响起，悠闲而富有意境。但水波下逐渐浮起男孩姐姐的照片，骤然间，地震的声响势不可当地穿透进来，前一秒的风平浪静被熟悉而遥远的“天崩地裂”打破了。

发生在2008年5月12日的那场大地震已经过去13年，但对于纪录片主人公祝俊生和叶红梅夫妇而言，这种“天崩地裂”的声响却一直在耳边盘旋。那一年，他们失去了唯一的女儿祝星雨。

《两个星球》的导演范俭是在2009年接触到祝俊生夫妇的。地震过后，范俭得知许多家庭正在经历心理创伤，循此找到了在都江堰做心理援助的民间团队。该团队援助的主要对象是一群失去孩子的母亲。范俭发现，这些母亲正在虔诚地准备做同样一件事——再生个孩子，而且“当地有几百个家庭都在做这件事”。

四川省计生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汶川大地震中有子女死亡或伤残的独生子女家庭近8000户，这意味着，许多夫妇失去了他们唯一的孩子。汶川大地震之后的第78天，国家人口计生委启动再生育全程



在忘却与不能忘却之间

●刘江索

服务行动，为灾区群众提供再生育免费技术服务；同时，开通针对再生育家庭的“绿色通道”。范俭在都江堰看到的这群母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备孕的。

但是，这些家庭“选择生孩子的动机很复杂”，范俭说：“不只为生育，而是期盼生命的回归，这不是一般的生育行为。”

范俭将镜头对准3个家庭，拍摄了反映震后失独家庭的纪录片《活着》，祝家就是其中一个。这些家庭，范俭一跟拍就是13年。

新生命安慰了他们，却没能彻底治愈

地震是一场集体记忆，也是一种集体伤痛，失去孩子的父母，总能碰上另一对失去孩子的父母。

在医院里，祝家夫妇碰到了另一个和他们经历相似的家庭。地震来临时，游家的女儿正上初三，比起喜欢说教的妈

妈，她和爸爸关系更亲密。女儿班里有4个名字中有“雨”的女娃——“王雨、王小雨、何雨，我们家的游雨”，那一年，班里4个“雨”全没了。

那些连同女儿一起消失的孩子的姓名，夫妻俩至今记得清清楚楚。大女儿去世后，他们将因超生躲避罚款而寄养在亲戚家的小女儿游小冉接回家。在医院拍摄祝家的素材时，范俭偶然和游爸、游妈结识，他没有想到的是，游家后来成为他拍摄《两个星球》时得以喘息的温情空间。

2011年，备孕屡屡失败的叶红梅自然怀孕，生下一个男孩。守着婴儿床，祝俊生的表情说不上开怀，在《两个星球》里，他眉头皱起，双唇紧抿。倚在医院的墙上，他吸了一支烟，忧愁地想着：我们70岁时，他才23岁。新到来的男孩川川，似乎没给祝俊生带来更多生命的喜悦——要是生的是一个女儿，那就意味着祝星雨回来了。



拍摄《两个星球》时，已经是2017年。范俭拜访了迎来新生命的祝俊生一家。但祝家内部，尤其是父子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让他吃惊——川川的到米安慰了他们，但没像预期的那样彻底治愈他们。

叶红梅会习惯性地拿出相册，给儿子展示女儿的成长历程：“这是你姐姐的学校。”“我都说了，这是你姐姐，你怎么又认成了你自己？”男孩川川对陌生的姐姐和不曾拥有的记忆感到疲倦，他更愿意从众多的相片中寻找自己，手指在相册间兴奋地划过：“我！”“我！”“我！”

祝俊生晚上回家后，叶红梅要他带儿子去欢乐谷玩，一开始他拿门票贵来做掩护，说着说着，那个名字终于又跑了出来：“有啥陪的必要？祝星雨我们没陪也就长大了！”“就是因为那个没陪，所以这个才要陪……”叶红梅欲言又止。川川一句话都没说，眼睛直勾勾地看着电视里的奥特曼和怪兽，表情似乎没有变化。

类似的情景在《两个星球》里随处可见。川川坐在沙发上上看书，祝父会冷不丁上来一句“你好悠闲嘛”；要是川川咳嗽几声，“咳啥子”的话问就会紧随其后；擦鼻涕的时候，祝父又嫌川川扯的卫生纸多，斥责他“至少浪费了三四元钱”。夜里躺在床上，川川一直吸溜鼻子，没有人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因为太压抑，范俭经常拍着拍着就跑到游家，“那里温暖”。

在祝家，大女儿的照片被

大方地摆放在客厅，任谁进来都能一眼看到。这个家里，“姐姐”是能提的，可以名正言顺地与新生命一起出现。在游家，奶奶却把游雨的照片都收起来。地震那天，游雨原本不想去补习班，是奶奶催着她去的。自此，这个老人的脑海里一直储存着一场陡然倾泻的大雨，“就地震那天下过这么大的雨，从下午开始，到第二天天亮”。

两个家庭拥有截然相反的态度：一个把旧的记忆牢牢拴在家里，成为一种家庭守则；另一个则把旧的记忆剔除，迎接新的生活。

两个星球的人们

关于地震和逝者的记忆似乎无孔不入。但新生命和那些记忆的关系，更多的是难以理解。拍摄时，范俭眼看着大人们把一大堆孩子没法理解的事情硬塞过去，“从表情看，他们非常茫然，这是大人们讲述前尘往事时孩子最多的反应”。

去都江堰地震遇难学生纪念园扫墓时，墓地里到处是风车、浓烟、鲜花和哭着抱成一团的遇难者家属，川川站在其间，有点茫然。墓地间跑着和他一样年纪的孩子，他们身上讲述的是同一个故事——一个震后的故事，一个关于“不理解”的故事。范俭那天扛着机器跟他们去了墓地，他看见川川游离在现场之外，“他不属于那儿，或者，他被动地属于那儿”。

“所以，他们是两个星球。”范俭说。

一开始，范俭跟孩子们做常规采访，他问一个8岁的女孩会不会想念姐姐，她犹豫了：“我不会想念姐姐，但是我会想起姐姐。”范俭觉得，这是一个相当诚实的回答。

拍摄时，范俭想了一些办法，让观众有机会看到孩子们对地震之外的一些事情的反应和表达，努力向他们的星球走近一点。范俭将一部闲置的手机交给游小冉，她后来用这部手机拍摄了一大堆浪漫的东西——屋顶的野猫、月食、草丛、天空。范俭将她拍摄到的一些照片和视频剪进了片子的后半程，用那些她捕捉到的、感兴趣的视角补充了她沉默时的无数个瞬间。“她拍到的是很美也很浪漫的一个世界，拍的时候我们没有进行任何干涉，这是她内心世界的一部分。”范俭的方法奏效了，虽然两个星球因为“地震”这条线索才产生了联系，但在地震之外，另一个星球自身的面目也清晰、完整起来。

“时间不逝，圆圈不圆”

范俭提到，比起在镜头前苛刻严厉但没打过孩子的祝父，叶红梅才是让川川更怕的那个人，她的脾气一上来就特别凶悍。

在《两个星球》的后一个小时，范俭不再赘述祝家和游家以地震为锚点衍生的具体细节，而是呈现了琐碎的、散文式的内容，他将其称为“还原生活本身的质感”。比如祝父在阳台上眺望，外面是连绵不断的雨，都江堰的江流织成了



我们始终生活在过去

● [美] 科伦·麦凯恩
◎马爱农 译

为什么深远的过去充斥着各种人物，而现今却满目凋零、平淡无奇？

福克纳不是曾说，过去没有死，甚至并没

有过去吗？现在时时态真是一个滑稽的东西。严格地讲，它根本不存在。一旦我们意识到了，它就已经消失，不再属于当下。

因此，我们始终生活在过去，即便在梦想未来时也不例外。这肯定是莎士比亚一首十四行诗的主题，具体是什么我记不清了，海浪冲向海岸，我们不断加速的分分秒秒，我们暗中的辛苦。

（夜来香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十三种观看方式》一书）

祝星雨的影像。这似乎超出了纪录片的范畴，意在艺术性地建构互文。

在纪录片的后 20 分钟，团队用了超现实的创作手法。他们安排了一大段黑白画面，让去世的游家爷爷突然出现在当下的家庭场景里，将生死异境的两拨人黏合进同一个画面，两种日常看似平行又重合，只是爷爷那部分的画面是彩色的，活着的人是黑白的。

“我们努力让观众进入一个‘逝者’的视角。逝者视角在家庭里是普遍存在的，我们想建立一种逝者的存在感。透过那样一个场景，你会感觉逝去的爷爷好像在用他的逝者视角注视着这一家人吃火锅。”

在《两个星球》里，范俭和同事不想停留在关注失独家庭的现实层面，而是想从哲学层面和更宏观的时间概念上思考他们的经历。“他们希望时间能倒退回十几年前的那个点。在我看来，他们是想重新处理他们所经历的时间、记忆和关系。”

在《暴雨将至》这部电影中，牧师几次提到“时间不逝，圆圈不圆”这句话。《两

个星球》也传达了这一点。“时间不会完全地消失或者线性地往前，那些消失的有可能会回流。轮回或循环并不见得是回到原点，可能是回到另外一个变量的点。”范俭说。

这种生命的循环多次出现在《两个星球》里。“叶红梅在深夜里握着儿子川川的手，但她总感觉像握着女儿的手，软软的。”

范俭认为，在那一刻，叶红梅回到了 10 多年前的某个夜晚。在那个夜晚，她正握着女儿的手。祝俊生则时常回忆起 2008 年 5 月 12 日和 5 月 13 日发生的一切，他的生命不停地跳回这个点。而在片子的后半程，祝家父子关系乍看好像变好了，祝俊生会陪儿子扔沙包、参加校运动会，但实际上并没有变好或变坏。“他们在不停地转圈，父子关系在不停地打转。新生命和老去的生命之间的力量不停变化，所以不能完全用叙事和写实的意义来简单地概括这个问题。”范俭说。

纪录片里，还有一个川川跟母亲坐旋转木马的镜头，看似写实，也是团队有意为之的

隐喻。“他们的关系在旋转，父母起起伏伏的同时，孩子也在起起伏伏。”范俭说。

2021 年 7 月 31 日，《两个星球》在西宁 FIRST 青年电影展公映，一个 20 岁的女孩特意从四川赶过来看这部电影。

她出生于 2001 年 5 月 12 日，这一天，也是她父亲去世的日子。家人告诉她，她的命是爸爸用他的命换来的。2008 年，她到亲戚家过 7 岁生日，地震来临，亲戚不幸去世，她成了家族的罪人，连母亲也认为是她导致了家人的死亡。后来母亲组建新家庭，生了儿子，女孩在这个家庭里被彻底边缘化。这些年来，她一直活在负罪感里。

看到中间，她有点受不了，“想走，但还是想看一下他们是怎么处理家庭关系的。还好，我挺过来了”。临走时，范俭告诉她：“你没做错什么，更没有罪，希望你能走出来。”

巧的是，她的名字里，也有“雨”。

（虫儿飞摘自《新周刊》
2021年第17期）



纳拉扬的天平



● 袁哲生

人生的遭遇经常是无关乎公平的，基于这个单纯的生命公式，小说家应该如何安排他笔下人物的命运呢？他应该存心为善，扶倾济弱，务使所有苦难皆得抚慰？或者，他必须对自己的认知诚实，当这个世界不尽完善、处处残缺时，就原原本本地把它的诸般样貌与不平在他笔下表现出来？

我们来看看蜚声国际文坛的印度小说家纳拉扬是怎么处理这个课题的。

纳拉扬的短篇小说《那嘎》讲的是一对印度玩蛇人父子的故事。这对父子住在公园墙边一棵大罗望子树下的小茅屋里，他们的营生之道，就是每天带着蛇篮里的眼镜蛇那嘎去市集上表演弄蛇，赚一些钱勉强糊口。有一天，这对父子终于交到了一点好运。他们家的罗望子树上跑来一只猴子，猴子跳上跳下，男孩拿糖给它吃，一旁的父亲看在眼里，灵机一动，把小猴子抓来饿了15天，用尽办法对它威逼利诱，把它训练成一个可以表演的赚钱的工具。

之后，这只被取名为拉马的猴子大受欢迎，“小学生一看到它，就高兴得大声喊叫。主人招它入屋，欢娱哭闹的小孩。它表现出色，为主人赚取金钱，也为自己赚来花生米……他们远走四方，在各个市集表演。偶尔，还有钱上馆子享受一顿午餐。晚上，男孩的父亲会一个人出去，对他说：‘你待

在家里，我胃痛，去买点药回来。’半夜，才摇摇晃晃回来”。其实，父亲是跑到妓院去了。

有一天早上，男孩醒来，父亲已经走了，猴子也不见了，“他往木屋里张望，看到蛇篮子安好放在角落里，盖子上还有些钱。他数了数，共有80佩斯，高兴得很”。男孩也学父亲到市集上吹笛舞蛇，可是到哪儿都是被人轰，赚来的钱少得可怜，“日子一周一周、一月一月过去。他长高了，可蛇却愈来愈迟缓，肌肉愈来愈松弛，盘在那儿，几乎动也不动。男孩始终没有忘记那只猴子。他父亲偷走了他的猴子，这个打击比什么都来得严重”。

男孩未来的命运可想而知。

纳拉扬如果让父亲带走蛇篮，留下活蹦乱跳的猴子给男孩，那么这个命运天平的两端就可以得到旗鼓相当的效果了。

可是纳拉扬并没有这样好心地安排，他让无力谋生的男孩分到了一条赚不到钱的眼镜蛇那嘎，而非摇钱树猴子拉马。

纳拉扬终于还是没有讨好世俗正义的天平，他让男孩和蛇在天平的一端轻盈而可怜地浮了上来——用小说家的加减乘除法运算出来的。

(孤烟直摘自四川人民出版社《送行》一书，连培伟图)

成为一名中学老师后

●盈 盈 口述
◎周蔚晚 整理

1

上大学前，我的人生可以用顺风顺水来形容。

2008 年，我以艺术特长生的身份考入黑龙江省的一所省级重点中学。

在高中，艺术并不是我的学业重点，相反，我的高中母校历来是黑龙江的物理竞赛重镇，所以高中入学的第一周，我选择了参加学校的物理竞赛课程，提前学习高中物理的主要课程。

我后来并没有成为学校物理奥赛班的在编成员，因为当时我留着长长的头发，还喜欢穿超短裙。在一个都是外县男生的特训班里，我显得格格不入。我隐隐感觉到，教练似乎不喜欢我。

按照物理奥赛班当时的传统，早上做题之前的第一课就是全班一起学习教练喜欢的诗句或对联。有一次，早上背诗时，老师选我来背诵苏轼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还特意让我重复了几遍，全班同学都笑了。我吃不了竞赛班的苦，加上的确也没有走竞赛这条路的必要，就慢慢退出了物理奥赛班。

但我后来还是一直刷题，并在高三那年参加了物理竞赛的笔试，想给自主招生的简历增加一些亮点。结果笔试成绩出来后，我居然进了全省前 10 名，拿了省一等奖。不过我之前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培训，不会做实验，也就没有进入省队，继续走物理竞赛这条路。

有了竞赛成绩后，我参加了北大的保送考试，顺利进入了我的第一志愿专业院系——北大数学学院。智力带来的纯粹之美，是我当时最向往的。整个中学阶段，我都在追求更快、更高、更强。

2

来到北大数学学院以后，我学得很认真，但只能勉强达到中等偏上的水平。这里的竞争实在太激烈了，几乎集合了所有竞赛的金牌选

手。很快我就意识到，我并不适合也没有能力成为一名数学家。

此外，另一件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对自己未来的判断和选择。大一时，我谈恋爱了，男朋友是研一的学长，他曾经是我的一门必修课的助教。此人长相端正，思路极佳，总能将习题课讲得优美至极，还写得一手好字。

恋爱时，我们每天的生活就是一起吃饭，从早到晚一起自习（学数学），我甚至连学校都没有离开过。按理来说，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带来的恋爱生活，都代表了我曾经追求的最理想纯粹的极致状态，但恰恰是在接触到这种极致以后，我才发现这不是我向往的生活。

当时无论考试还是做研究，数学证明都是最核心的活动。可是一个很简单的小问题，我





都需要苦思冥想好几天，用 10 页纸才能证明出来。我逐渐开始怀疑，费了这么大劲把这些东西证明出来，对一个人的人生、对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世界，到底有什么用呢？

正是在这种怀疑之中，大二下学期，尽管当时已经修完了数学学院大部分的必修课，我还是选择了转院。理科出身的我，决定转入人文学院，因为当时我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变迁认知极其有限，我猜想，或许一个新的学习领域会带给我不一样的启示。在人文学院旁听了一系列院系课程以后，我选择转到中文系，并修了一个哲学的双学位。

转院以后，我 3 年要修 4 年的课，再加上修了双学位，最忙的时候，我一个学期要修 37 个学分，差不多是其他同学的两倍。大学最后一年，我参加了保研考试，我的导师主动提出来让我直接攻读博士。当时的我对于做学术并没有清晰的认知，单纯出于对导师的喜爱，我成为中文系的一名博士生。

就像曾经从数学学院出走那样，到博士三年级，我再次发现，我并没有那么适合做学术。因为读博不仅需要读书、写论文，还需要进行社交，学术圈同时也是一个人际圈。而用我导师的话说，我在人情往来方面有点“缺根筋”，常常听不懂别人的言外之意。

也是那个时候，我有了做中学老师的想法。

读博的最后一年，我参加了北京、深圳几所重点中学的招聘，最后入职北京的一所名校。这所学校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求职时是冬天，学校的建筑看起来没那么“高大上”，甚至有些破旧，但我去学校的洗手间时发现，校内所有的洗手池，都会流出与体温相近的热水，这让我感觉到了尊重与体贴。

另外，这所中学的音乐氛围特别好，乐团水准全国一流，甚至远超北大的乐团。我从 6 岁开始学习拉小提琴，已经拉了 22 年，在北大读本科、博士的 10 年，小提琴始终是我校园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即使在求学最艰难的日子里，每周的乐队排练也是我快乐的时刻。音乐于我而言，就像水对于鱼一样，很难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但没有它就是不能活。

其实找工作的同时，我也在写博士论文，写到最后，意义的缺失每天都撞击着我，脑子里止不住地产生疑问：我每天写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会看呢？当时，我甚至慢慢地产生了一种脱离世界的感觉，有时候发一条倾诉内心的微信朋友圈，却没有人和我互动。那个时候，我特别迫切地想去接触世界，与世界产生切身的联系。所以我很快就和我现在所在的中学签订了协议，因为我相信做老师可以更直接地去影响一些人。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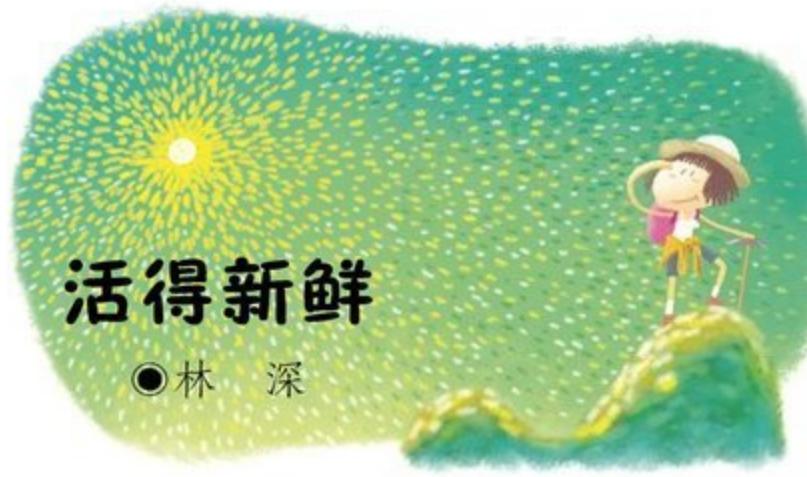
在真正成为一名中学老师之后，我的共情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记得刚开学的时候，不少家长都向我反映，希望为孩子争取在学校住宿。一开始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后来我才了解到，我们班有不少学生住在北京比较偏远的郊区，有个孩子告诉我，她每天要 5:15 起床，才能 7:30 到学校。

我带的这个班，在整个年级里，入学成绩相对比较差。班里有个小孩，总在第一排睡觉，大扫除时让他擦自己的凳子，他不仅不擦，还坐在讲台老师的凳子上跟我顶嘴。就因为这件事，我直接吼了他，把全班同学都吓到了。

但仅仅过了两天，他突然跟我亲近了起来，加我的微信，说要为高中 3 年的学习制订计划，还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学习是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别人的事情，应该开始学会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了。”这句话是我在班会上说过的，我说的时候也没指望学生们都能听进去，但它让一个看上去很难教育的孩子，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让我感觉非常有成就感、有意义。

时间长了，我还发现，这些孩子尽管学习成绩不是特别好，但仍然有很多让人惊喜的闪光点。我强烈地意识到，虽然我的孩子们可能考不上北大，但是他们的人格非常健全，这份健全渐渐成了我想要努力守护的东西。

直到在中学从教，和这些青春期的孩子打交道，我才真正理解“悲天悯人”这个词的含义。表面上看起来再调皮的学生，也都有他的可爱之处——引申来看，只要是人，都可以将心比心。



活得新鲜

●林 深

有人问我，光鲜和新鲜，哪个更好？

光鲜，这个词很有意思，像匆匆把人打量一番，悄悄地红了眼：“你看他，鲜衣怒马，好不光鲜！你看她，生活精致，好不靓丽！”

也就是说，光鲜不光鲜这事，是与自己无关的，全是另一个人的心潮起伏。

新鲜，就全然不同了。这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感知。读到一个独特的观点，听到一个好笑的故事，发现一个有趣的人，心里面都是要被

惊出涟漪的。数小时，甚至数日之久，只觉欣喜。

这里的新鲜，当然不能视作喜新厌旧。活得新，其实比不得活得鲜。

什么是鲜呢？是心中一喜，是眼前一亮。好比水平如镜，微风突来，沉寂就这样瞬间化开了。日子一成不变？那就多花点心思，于小事小物中，发现乐趣。工作日复一日？那就多多“出走”，一旦发现大自然的欣欣向荣，人也不好意思低头沮丧。心情常在谷底？那就安静做事，专注工作或者忙活家务，劳动本身，其实就是鲜活的。如此种种，都是“提鲜”之方。

说到底，新鲜，是生活的妙趣横生，是一个人热气腾腾的状态。

这样一看，就会发现：光鲜，是别人眼中的美；而新鲜，是自己眼中的快乐。

那么，与其看着光鲜，不如活得新鲜。 

（秋水长天摘自《今晚报》2021年7月2日，小黑孩图）

4

学生们也给了我特别好的回馈：教师节那天，我们班40多个学生，有15个学生都亲手为我绘制了肖像。我的语文课代表给我做了一个手工作品，非常精致。还有学生给我画了头像，颇有种“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感觉，很妙。

节日当天的早自习，我亲手从学生们手里接过这些礼物时，差点儿当场哭出来。那天我一下子就理解了，教师节那些老生常谈的话为什么会让人感动，也理解了什么叫“桃李满天下”；我也突然明白了什么叫“为人师表”，因为老师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会在学生们的心中留下痕迹，甚至放大。

回顾自己的成长过程，我终于渐渐学会反思，也理解了自己成长中最核心的问题：其实从上高中开始，我经常感觉极度孤独，像海上漂流的一叶扁舟，没有任何依靠，就算有人跟我短暂交会，也很快都会在海上失散。

我在求学的过程中，见过很多跟我一样冷漠的人，也见过很多与世界疏离的人；在如今这个岗位上，我和我的学生们有强烈的依存感。我感到，自己终于和这个世界有了真实的

联系。对如今的我来说，培养一名人格健全、讲道理的学生，十分有意义。

我上高中时，有一位老师曾经在课堂上给我们播放《死亡诗社》，当时我并不能理解那部电影，但很多年之后，在给学生上的开学第一课上，我就给他们讲了《死亡诗社》的故事，希望他们能够“不迷信权威，不迷信教师”。

后来，一位同学给我纠正，“练”字应该写出头，并且引用了我的发言。我立即兑现承诺，将一张珍藏多年的动物明信片送给这位同学。我希望我的学生，永远拥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就像明信片上面的猛禽那样，明察秋毫。

今年开学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好老师是什么样的？在考教师资格证时，我们都背过一个标准答案，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仁爱之心……当时我背的时候，感觉不过是一些翻来覆去的套话。但真正来到这个岗位，感受到了“为人师表”和“仁爱之心”的真正含义，我才意识到，这些“套话”里的每一个字，都饱含深情。 

（小石榴摘自微信公众号“三联生活周刊”，刘程民图）



《祭侄文稿》 颜真卿

血色文稿

● 祝 勇

若说起“安史之乱”期间的个人伤痛，恐怕难有一个敌得过颜真卿。颜真卿的侄子颜季明是在常山城破后被杀的，他是一个如玉石般珍贵、如庭院中的兰花般美好（《祭侄文稿》形容为“宗庙瑚琏，阶庭兰玉”）的美少年。

颜季明的父亲颜杲卿被押到洛阳，安禄山劝他归顺，得到的只是一顿臭骂。安禄山一生气，就命人把他绑在桥柱上，用利刃将他活活肢解，还觉得不过瘾，又把他的肉生吞下去，才算解心头之恨。面对刀刃，颜杲卿骂声不绝，叛贼用铁钩子钩断了他的舌头，说：“看你还能骂吗？”颜杲卿仍然张着嘴痛骂不已，直到气绝身亡。那一年，颜杲卿65岁。除了颜杲卿，他的幼子颜诞、侄子颜诩以及部下袁履谦，都被先截去了手脚，再被慢慢割掉皮肉，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颜氏一门，死于刀锯者30余口。

颜杲卿被杀的这天晚上，登基不久的唐肃宗梦见了颜杲卿，醒后便为之设祭。

那时，颜杲卿的首级正被悬挂在洛阳的大街上示众。没有人敢为他收尸，只有一个叫张凑的人，得到了颜杲卿的头发，后来将头发归还给了颜杲卿的妻子崔氏。

颜真卿让颜泉明（颜杲卿长子）去

河北寻找颜氏一族的遗骨，已经是两年以后的事情，公元758年，即《祭侄文稿》开头所说的“乾元元年”。那时，大唐军队早已于几个月前收复了都城长安，新皇帝唐肃宗也已祭告宗庙，把首都光复的好消息报告给祖先，功勋卓著的颜真卿也接到朝廷的新任命，就是《祭侄文稿》里所说的“持节蒲州诸军事、蒲州刺史”。

颜泉明找到了当年行刑的刽子手，得知颜杲卿死时一脚先被砍断，与袁履谦埋在一起。终于，颜泉明找到了颜季明的头颅和颜杲卿的一只脚，那就是他们父子二人的全部遗骸了。这是名副其实的“粉身碎骨”。颜真卿和颜泉明在长安凤栖原为颜杲卿下葬，颜季明与卢逖的遗骸，也安葬在同一墓穴里。

因此，《祭侄文稿》不是用笔写的，而是用血浸的、用泪泡的，是中国书法史上最沉痛也是最深情的文字。支撑它的，不只是颜真卿近50年的人生经历，更是颜真卿的人生选择，也是整个颜氏家族的选择。

我恍然看见颜真卿写完《祭侄文稿》，站直了身子，风满襟袖，须发皆动，有如风中的一棵老树。

（马小鸽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故宫的书法风流》一书）

答案都在书里

●樊登

2020年，全世界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疫情”。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有很多温暖的画面。比如，我们给亲友同胞邮寄口罩等防疫用品的时候，往往会在包裹上写一些祝福语，其中有这么一句很常用：“同气连枝，珍重待春风。”

关于这句“珍重待春风”，许倬云先生所著的《中国文化的精神》这本书里提到，中国古人有一个“九九消寒帖”。大概在冬至这一天，各家大人会给孩子准备一幅双钩描红书法字帖：“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風）。”小孩子从这一天开始，就要按照这九个字的顺序，每天早上在字帖上描一笔，等到九九八十一天以后，这几个字全部描完，春天也就来临了。

所以，我们的古人生活得非常有韵味、有情趣，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美好之处。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当中，我们常常能够感受到古文所蕴含的力量，以及其带给我们的安慰。

当然，感受更多的还是压力。人们产生恐慌的最大原

因，还是在于面对太多未知的领域。我们不知道这场挑战因何而来，什么时候才会结束，也不知道它会产生多大的冲击。就我个人来说，应对这一切的办法就是读书，答案都在书里。

有一本书叫作《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

这块冰逐渐融化成一摊水的样子？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反过来，你看到桌面上有一摊水，这摊水是由什么形状的冰块融化成的，你能够想象吗？不能。

这就叫作“逆向过程”。逆向过程难以还原，因为中间损失的信息极多。化成那摊水的冰块，可能是任何形状的。

“黑天鹅事件”之所以能够一次又一次地侵袭人类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黑天鹅事件”完全不可预测。医生与科学家们做了特别多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使人类避免了很多次大型的流行病，但问题是，我们只会重视那些已经爆发的事件，所以“黑天鹅事件”还会一次又一次地发生，而且频率可能变得越来越高。

因为这个世界上的环境或事件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平均斯坦”，另一种是“极端斯坦”。从宏观角度来看，世界上有一些数据是平均分布的，比如人类的身高、体重、寿命；同时，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数据不是平均分布的，而是极端分布



作者是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他说，人们通常在“黑天鹅事件”发生后才能认识到其巨大的影响力，因为未来难以预知。

举个例子，假如你看到桌子上有一块冰，你能否想象出



的。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随着信息的交互变得越来越快，随着个人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强，这个世界会出现更多的“极端斯坦”。

例如在过去，卖货这件事属于“平均斯坦”，你的柜台每天有多少人流量，大约能转化成多少销售额，最后得出的一定是一个平均分布的数据。但是今天，实体柜台不再那么重要了，一个人坐在直播间，一个晚上就能卖出好几亿元的商品，销售额超过一个大商场的销售额，因此也越来越趋近于“极端斯坦”。当“极端斯坦”变得越来越多，你会发现“黑天鹅事件”也变得越来越多。

所以，只有当你读了书、有了这些认识之后，你才能知道作为一个普通人究竟应该怎样在这个世界上更好地生活。虽然这本书并不能够让你摘掉口罩、百毒不侵，但是它至少可以使你了解“黑天鹅事件”是如何发生的。

作为一个普通的个体，我们不要指望自己能够预测“黑天鹅事件”，我们能指望的，是提高自己的“反脆弱能力”。

什么叫“反脆弱能力”？意思是，虽然我知道“黑天鹅事件”一定会发生，但是我要保证自己在“黑天鹅事件”发生后能够从容面对，而不是变得更糟糕。

也许对“反脆弱”这个词你会感到有些生涩，但是如果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你就会知道，中国历史上把“反脆弱”做得很好的人，就是孔

子。孔子整天担心“黑天鹅事件”的发生，所以他的言论中经常会讨论“邦有道”与“邦无道”，也就是国家治理得好还是不好。

孔子为自己的人生所做的配置可以称作“杠铃式配置”：“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意思是，如果国家治理得很好，我就可以出来当官，努力为国家多做贡献；如果国家的状况非常混乱，我所做的事起不到太大作用，那我就把自己的本领隐藏起来。

最后，我们发现，成就孔子的并不是他的仕途生涯，无论是做中都宰还是大司寇，他充其量只是一个青史留名的官员。成就孔子，令孔子最受益的，就是在“邦无道”的时候，在“黑天鹅事件”发生以后的这段时期，他成为万世师表。

在你理解了“黑天鹅事件”以后，你才会知道“反脆弱”的重要性。“反脆弱”是针对“黑天鹅事件”的药方，它告诉我们，永远要想办法把自己置于一个风险和收益不对等的世界，这样才会促进自己提高“反脆弱能力”，抵御人生中一次又一次“黑天鹅事件”的冲击。

一定还会有其他的“黑天鹅事件”不断到来，但是我们知道，如何从不确定性中获益，少走弯路。

答案都在书里。

(瑞 儿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对白：让我们和更好的你聊聊》一书，视觉中国供图)

长考无好棋

●唐 诺



围棋界流传着这么一句名言：“选择最难。”

真正折磨棋士的，不是如何发现，而是如何选择。

在棋盘上，你通常可以找到好几个可计算的目数相等的着点，却只能下一个，偏偏这些“暂时”价值相等的着点，会指向完全不同的棋局变化。

因此，找到并确定一个新的着点，通常并非意味着困难的结束，而是代表了歧路由此展开得更复杂、更不确定，此去便是再也不能回头的陌生世界。围棋鲜有一手棋击倒对手的“胜着”，但几乎每盘棋都有因一手棋崩溃输掉的“败着”。

围棋的严酷，一如人生。一着棋，若想太多，往往就会入魔，而生出莫名其妙的坏棋来。这就是所谓的“长考无好棋”。

(一米阳光摘自九州出版社《阅读的故事》一书，tango图)

2014年10月，我在青岛投资的一家饭店歇业了，我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2015年春节前夕，我在招聘网站上看到一家跨国企业在招厨师，工作地是在委内瑞拉的一个项目部，待遇挺好，我决定去碰碰运气。

1

我所在的后厨主要负责公司下属一个加工厂200多人每日的三餐供给。在我来之前，这里的厨师患急病去世了，公司只好聘请当地厨师作为过渡。工人们早就吃够了各种当地沙拉，迫不及待想吃真正的中餐。

第一次做“试手饭”，我提前一天就做了准备，精心挑选了新鲜食材，和后厨几个兄弟按照筵席的标准做了20桌菜。凉菜主要做了麻辣猪蹄、藤椒牛肉、凉拌三丝、青椒变蛋、乌鸡爪；热菜做了梅菜扣肉、口水鸡、酸汤肥牛、红烧鲤鱼、过桥豆腐、香辣虾丸，又做了鸡脯鱿鱼汤、生汆丸子杂烩汤等。对久居异国他乡的中国人来说，这就是一场中餐的盛宴。全公司的人无不大快朵颐，最后一个个挺着肚子，大呼过瘾。

委内瑞拉物价很低，肉特别便宜，海鲜价格几乎是国内的1/10。之后的日子里，我发挥所有技能专长，每日变着花样做可口的中餐。工人们饱了口福，我也赢得了口碑，交了许多好朋友。

2

一天，我收拾完后厨已到下班时间，因为第二天早上要蒸馒头，必须提前一晚把面发好，我便留下加了一个小时班。一切准备完毕，已到傍晚时分，公司准备的通勤车已经离开许久。

从公司到我们住的地方其实也就两三公里，我想走回去，顺便逛一逛委内瑞拉的大街。

第一次在异国他乡的街道上穿行，心情格外轻松。一路走走看看，见人便笑着打招呼。但晚上下班后，路上行人特别少。

当劫匪遇到中国菜

● 郑振

正当我蹲下系鞋带的时候，一把尖刀抵住了我的喉咙。

我立刻举起双手，随口说了一句从网上学的西班牙语：“No me hagas……”（注：作者以为是“别伤害我”，其实是“别逼我”的意思）那人连珠炮似的说了许多话，我完全听不懂，恐惧使我浑身发抖，他怒气冲冲地在我腿上踢了几下，我举着双手，越急越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一个劲儿地用英语说：“I am Chinese, I am Chinese（我是中国人）……”

他的刀也一直在抖，我感觉到脖颈处一阵冰凉，还带着一丝丝刺痛，血流了下来。

他开始说英语：“Chinese, money, money!（中国人，拿钱来！）”我才醒悟过来，这是在抢劫。

他将我随身背的包抢去，翻开包，将零散装着的玻利瓦尔（委内瑞拉货币名称）全装进他的兜里。那几年，玻币一直在贬值，那厚厚的一沓纸币，换成人民币也没多少钱。

我包里还用纸袋兜着一张煎饼，卷的是火腿炒胡萝卜丝，那是我为自己准备的夜宵。他拿出来，打开纸包，将煎饼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喉结滚动，咽了咽口水，接着几口就将煎饼吞了下去，连流到指缝里的汁液都吮吸干净了。

吃完煎饼，他将我的手机掏了出来，一转身，撒开腿跑了。

这是我第一次亲历抢劫，我紧张得双腿像灌了铅，走不动路了。

那次被抢后，我便很少独自出门。需要买日用品的时候，我会找公司两个身强体壮的兄弟和我一起去。公司还组织召开了一次安全教育大会，以我的经历作为典型案例，在大会上做了警示教育。

一年后，我基本适应了委内瑞拉的生活，也习惯了没有安全保障的社会环境，不会整日紧张兮兮了。节假日，我也会和同事相约去当地旅游景点游玩。



3

2017年以后，委内瑞拉的经济形势已经非常严峻，日用品、粮食的短缺让本国人民生活在饥饿与惶恐之中。就连公司聘请的当地安保人员也对我们下手了。

一天，正值晚饭时间，工人们都在等待用餐，我做的西芹炒肉、西红柿炒鸡蛋、凉拌黄瓜3大盆菜已经装盘完毕，笼屉里蒸着的两大锅白米饭也已经芳香四溢。

随着一声巨响，工厂的大铁门忽然大开，两辆皮卡车拉着满满两车人闯了进来，他们高声尖叫着，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支AK-47步枪。

我们工厂有严格的安保系统，如果没有内部人员打开大门，除非用炸弹，否则外面的人是没办法进入的。我们很快明白过来，这是外聘的当地保安与劫匪里应外合。

劫匪们高声叫喊并且朝天放枪，噼里啪啦，几十发子弹接连朝天空打去，顷刻间营造出恐怖的氛围，我们蹲在地上不敢出声。

他们将工厂里的所有人都集中在一个大车间的空旷处，派出4个人站在四角的高台上用枪指着我们，其他人闯入工作间开始搬东西，公司的几十台电脑、打印机、碎纸机、扫描仪都被悉数搬上车。接着，他们便开始抢食物。几十个人像蚂蚁搬家一样，将仓库中的各种蔬菜、冰柜里的各种肉，以及粮仓中的米面粮油全都搬上皮卡车。

最后，我们每个人随身携带的手机和现金也未能幸免。大家心里清楚，这是一次有备而来的洗劫，反抗没有意义。

劫匪们高声讨论着各自所得，然后放到一

个大的编织袋里，高兴地互相击掌庆贺。

正当我们以为他们要离开时，劫匪们闻到了饭菜的香味，他们通过翻译找厨师，大家都看向我，我只好站了出来。

因为之前被抢过一次，我也算有经验了。我心里明白，他们不敢伤害中国人。当翻译告诉我，他们要在这里用餐时，我便带他们进了餐厅。

我盛米饭，翻译打菜，按照员工标准，每人三菜一汤。

劫匪们很喜欢吃中国菜，将西红柿炒鸡蛋浇在米饭上，用勺子不停地往嘴里送西芹炒肉。劫匪首领一次又一次添菜，一次又一次添饭，吃得额头上都渗出了汗珠。他要翻译转达，

希望我能介绍一下他们吃的中国料理。我便一道菜一道菜地给他们讲菜的名称和烹饪方法，又引申开来，讲起了中国的饮食文化。

劫匪们一边吃，一边听得津津有味。甚至有劫匪说，将来一定要去一次中国，吃遍中国的美食。

劫匪头领酒足饭饱之后，让翻译向我们表达了他们对中餐的热爱。看他心情很好，我按经理的请求，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求他们留下几台存有重要数据的电脑。没想到劫匪居然同意了，最后商定留下了3台电脑的主机。

劫匪走后，我们立刻报了警。

当地警察抵达公司后，一边登记我们的损失，一边顺手牵羊，拿走了劫匪没有带走的一些零散物品。临走前，又将劫匪吃剩的菜打包带走了。

那天晚上，我们都吃了中国菜。

(羽惊林摘自微信公众号“我们是有故事的人”，肖文津图)



对于3岁多的加比来说，世界是黑暗的，她看不见，听不到，不能行走。她每天不是躺在床上等着人通过一个塑料管往她胃里灌食，就是站在一个支架上伸展四肢。加比是一个摇晃婴儿综合征患者。她就像一个植物人，而她的双胞胎姐姐米歇尔健康、聪明。她们的祖母也叫米歇尔，祖母照顾加比，同时试图告诉全世界的人们：永远不要摇晃婴儿。

1998年的春天，我从一家慈善组织寄给媒体的年报上认识了这对双胞胎。虽然事先已有心理准备，但亲眼看到双胞胎姐妹之间的巨大差异时，我还是感到震惊。

祖母米歇尔为了训练加比的腿力，把她竖在一个特制的木架子里。小米歇尔在楼上的粉红色卧室里玩耍。她一个人躲在洗手间对着镜子自言自语，仿佛在和自己的影子玩过家家。小米歇尔有着和秀兰·邓波儿一样的鬈发，口齿伶俐，讨人喜欢，常常开怀大笑，酷爱舞蹈。双胞胎的祖母米歇尔剪了很短的深色短发，语速快而果断，走路、做事雷厉风行，同时处理着好几件事情，没有停歇的时候。

3年前，双胞胎的父亲乔治独自在家照顾两个新生儿。当两个孩子哭闹时，他失去了耐心，没有扶着婴儿的头颈就

晃动加比，企图让她安静下来。剧烈的晃动持续了5秒到10秒，就这么简单，加比大脑受到伤害，变得如同植物人一般。乔治因此被判刑入狱，双胞胎的母亲莫妮卡靠在夜总会跳舞谋生，无力抚养孩子。通过法律程序，孩子们的祖母米歇尔·普尔和丈夫罗德收养了两姐妹。

收养两个孙女时，米歇尔



已经49岁。她把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满满的，像一台上了发条不停运转的机器。

自从姐妹俩成为一家慈善机构的亲善大使之后，米歇尔几乎每个周末都带她们去参加宣传活动。米歇尔说：“她们像玩具一样被展示，我讨厌这么说，但事实就是，她们被当成了展示品。”

米歇尔经常在社区公园做摇晃婴儿综合征普及讲座。她布置好一个长桌，上面摆满了毛绒玩具、塑料食品保鲜盒和生鸡蛋。在榕树的树荫下，她用婴儿摇椅把加比固定好，右手扶起小米歇尔，左手捡起洋娃娃，然后和一群来公园玩耍

的孩子及他们的家长聊天。她告诉人们：“这是小米歇尔，你们看她有多伶俐、多聪明。”

她指指躺在婴儿车或者轮椅里的加比：“加比怎么变成了现在的加比？”

米歇尔拿出一个玩具娃娃。“请别哭了……别哭！停止哭泣！”她摇晃娃娃。摇晃持续不过几秒，娃娃的头前后抖动，咔嚓、咔嚓、咔嚓。就这么短的几秒。

● 刘
昕

照片背后的故事

坐在轮椅上的加比。

“这就是结果。”米歇尔说，“如果你猛烈摇晃婴儿，她将不能行走、不会讲话、坐不起来、不能咀嚼进食。加比的生命之船搁浅在这一时刻，她将永远是一个婴儿。本来加比也会和小米歇尔一样。”

人群里的孩子们扬起脖子，看着两姐妹，一个受伤，一个健康，然后他们在米歇尔洪亮清晰的声音中重复道：“永远不要摇晃婴儿！”

在美国，每年都有数百名婴儿因过度摇晃而受伤，其中有些人一生面临脑损伤，有1/4的婴儿会死掉。米歇尔马不停蹄，努力普及不要摇晃婴



孤独是我们的“出厂设置”

●陈海贤

同样是远离人群，为什么有些人这么容易感到孤独，另一些人却能处之泰然？

根据马斯洛的说法，人的动机虽然千差万别，但最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弥补“匮乏”的动机，另一种是满足“成长”的动机。“匮乏”导向的人，在生命早期，有一些基本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这些需要大都来自父母或生命中重要的人的爱。于是，他们常常一边对人深怀疑虑（因为失望过），一边不断向他人寻求安全和爱（因为缺乏）。当他们感到孤独时，他们想借由他人来逃避孤独。而“成长”导向的人，可能是因为不缺爱，也可能是因为足够自恋，他们不需要太多别人的肯定和赞许，对别人的依赖程度也相对较低，有时甚至会觉得他人就是羁绊。他们用与事情的联系代替了与人的联系，所以才能安心做事，享受孤独。

“匮乏”导向的人，虽然努力与人接近，却更容易孤独。“成长”导向的人，有能力独处，却自然而然会吸引一些朋友。是因为他们才华出众吗？不是。是因为他们发展出了不同的人际交往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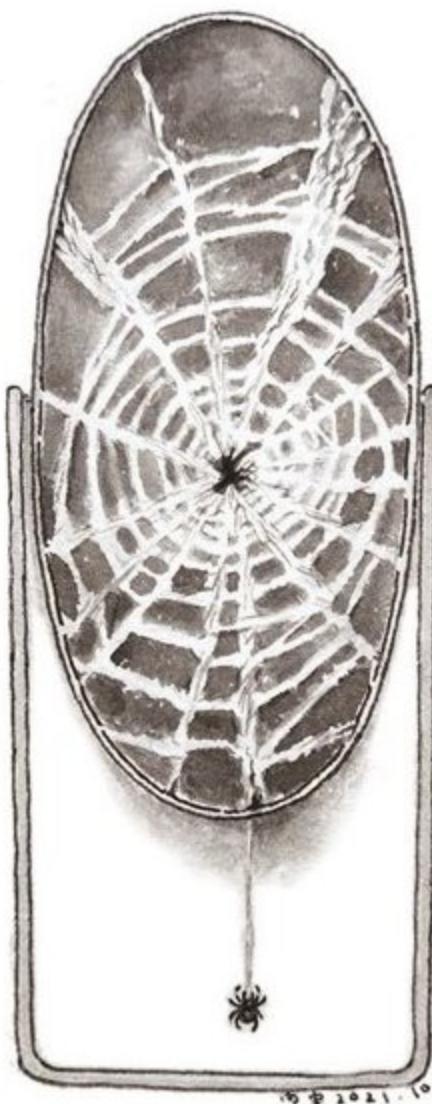
我有一个来访者，在短短的

3年内，换了近10个男朋友。每当一个人的时候，她就会被巨大的空虚和孤独感紧紧抓住，这时候只要身边有任何一个男士向她示好，她就会全身心扑上去。这些恋爱无一例外地以这样的模式开始：她想讨好和依赖他，把他想得分外美好，愿意为他做任何事。但也无一例外地以这样的模式结束：她发现了他的“真面目”，而他远离了她。

她想在爱情里消解孤独，而她也只在短暂的时间里做到了——就是在刚恋爱的时候。通过把他们幻想得无比美好，她跟自己的幻想谈起了恋爱。她需要爱，但这种“需要”并不是爱本身。她只想找一个拯救者，能把她从孤独中拯救出来。

“匮乏”导向的人更容易通过占有、讨好、服从或者控制的方式来努力跟他人融为一体，以消减自己的孤独。可是，孤独是我们的“出厂设置”，我们只能面对，却无法消除它。而“成长”导向的人，更能发展一段独立的人际关系。不是利用、交换、崇拜或者占有，仅仅是我是一个人，而你也是一个。

（张慧摘自江西人民出版社《幸福课：不完美人生的解答书》一书，杨向宇图）



儿的常识，希望能救更多的孩子。

这个故事引起了很大反响，这个报道也促成了全球摇晃婴儿综合征协会的产生。

米歇尔最近分享了两年前加比坐轮椅出席小米歇尔大学毕业典礼时的合影，还有2020年姐妹俩满25岁一起庆

祝生日时的合照。自小外出聚会时，人们都会主动上前跟加比打招呼，小米歇尔从上小学起就已经习惯了不用自我介绍——满世界的人都知道她是加比的姐姐。小时候，小米歇尔时常在厨房的水槽里帮忙给加比洗澡，她觉得加比就是一个好玩的小宝宝。如果一切如

常，加比今天的生活应该和姐姐米歇尔相似，她们大概会成为共享秘密的终生闺蜜。我猜小米歇尔有很多感受只能也只愿意跟妹妹加比分享，但这永远不可能发生。因为，加比就是加比。

（苦乐年华摘自《中国青年报》2021年9月8日，本刊节选）

常要在各种表格上填写籍贯，我有时候写北京，有时候写河北涿州，完全即兴。写北京，因为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大约死也不会死到别处去了。写涿州，则因为我从小被告知那是我的老家，我的父母及祖上若干辈人都曾在那儿生活。查词典，“籍贯”一词的解释是：祖居或个人出生的地方。我即兴填写的碰巧不错。

可是这个被称为“老家”的地方，我直到四十六岁那年的春天才第一次见到它。此前只是不断地听到它。从奶奶的叹息中，从父母对它的思念和恐惧中，从姥姥和一些亲戚偶

尔带来的消息中，以及从对一条梦幻般的河流——拒马河——的想象之中，听到它。但我从未见过它，连照片也没有。奶奶说，曾有过几张她在老家的照片，可惜都在我懂事之前就销毁了。

四十六岁那年的春天，我亲眼证实了它的存在：我跟父亲、伯父和叔叔一起，坐了几小时汽车到了老家。涿州——我有点儿不敢这样叫它。涿州太具体、太实际，因而太陌生。而老家在我的印象中一向虚幻，更多的是一种情绪、一种声音，甚或一种光线、一种气息，与一个实际的地点相距

太远。我想我不妨就叫它Z州吧，一个非地理意义的所在更适合连接起一个延续了四十六年的传说。

然而它果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有残缺的城墙，有一对接近坍塌的古塔，市中心一堆蒿草丛生的黄土，据说是当年钟鼓楼的遗址，当然也有崭新的酒店、餐馆、商厦，拥挤的人群，满街的阳光、尘土和叫卖声。城区的格局与旧北京城近似，只是小些，简单些。中心大街的路口耸立着一座仿古牌楼（也许确凿是个古迹，大概因旅游事业而被修葺一新），匾额上有五个大字：天下第一州。中国的“天下第一”着实不少，这一回又不知是以什么为序。

我们几乎走遍了城中所有的街巷。父亲、伯父和叔叔一路指指点点，感慨万千：这儿是什么，那儿是什么，此一家商号过去是什么样子，彼一座宅院曾经属于一户怎样的人家，某一座寺庙当年香火如何旺盛，庙会上卖风筝，卖兔儿爷，卖莲蓬，卖糖人儿、面茶、老豆腐……庙后那条小街曾经多么僻静啊，风传有鬼魅出没，天黑了一个人不敢去走……城北的大石桥呢？哦，还在还在，倒还是老样子，小时候上学、放学他们天天都要从那桥上过，桥旁垂柳依依，桥下流水潺潺，当初可是Z州一处著名的景观啊……他们上的小学呢？在哪儿？那座大楼吗？哎，可真是今非昔比啦……我听见老家在慢慢地扩展，向着尘封的记忆深入，不



老家

● 史铁生



断“推陈出新”。往日，像个昏睡的老人慢慢苏醒，唏嘘叹惋之间渐渐生气勃勃起来。历史因此令人怀疑。循着不同的情感，历史原来并不确定。

一路上我想，那么文学所求的真实是什么呢？历史难免是一部御制经典，文学要弥补它，所以看重的是那些沉默的心魂。历史惯以时间为序，勾画空间中的真实，艺术不满足于这样的简化，所以去看这人间戏剧深处的复杂，在被普遍所遗漏的地方去询问独具的心流。

于是我想起西川的诗：

我打开一本书
一个灵魂就苏醒
.....

我阅读一个家族的预言
我看到的痛苦并不比痛苦
更多

历史仅记录少数人的丰功伟绩

其他人说话汇合为沉默

我的老家便是这样。Z州，一向都在沉默中。但沉默的深处悲欢俱在，无比生动。那是因为，沉默着的并不就是普遍，而独具的心流恰是被一个普遍读本简化成了沉默。

汽车缓缓行驶，接近史家旧居时，父亲、伯父和叔叔一声不响，唯睁大眼睛望着车窗外。史家的旧宅错落落几乎铺开一条街，但都久失修整，残破不堪。“这儿是六叔家。”“这儿是二姑家。”“这儿是七爷爷和七奶奶的家。”“那边呢？哦，五舅曾在那儿住。”简短的低语，轻得像是怕惊动

了什么，以至那一座座院落也似毫无生气，一片死寂。

汽车终于停下，停在了“我们家”的门口。

但他们都不下车，只坐在车里看，看斑驳的院门，看门两边的石墩，看屋檐上摇动的枯草，看屋脊上露出的树梢……伯父首先声明他不想进去：“这样看看，我说就行了。”父亲于是附和：“我说也是，看看就走吧。”我说：“大老远来了，就为看看这房檐上的草吗？”伯父和父亲执意留在汽车上，叔叔推着我进了院子。院子里没人，屋门也都锁着，两棵枣树尚未发芽，疙疙瘩瘩的枝条与屋檐碰撞发出轻响。叔叔指着两间耳房对我说：“你爸和你妈，当年就在这两间屋里结的婚。”“你看见的？”“当然是我看见的。那天史家的人去接你妈，我跟着去了。那时我十三四岁，你妈坐上花轿，我就跟在后头一路跑，直跑回家……”我仔细打量那两间老屋，心想，说不定，我就是从这儿进入人间的。

从那院子里出来，见父亲和伯父在街上来来回回地走，向一个个院门里望，紧张，又似抱着期待。街上没人，处处都安静得近乎怪诞。“走吗？”“走吧。”虽是这样说，但他们仍四处张望。“要不就再歇会儿？”“不啦，走吧。”这时候街的那边出现一个人，慢慢朝这边走。他们便都往路旁靠一靠，看着那个人，看他一步步走近，看他走过面前，又看着他一步步走远。起风了，风吹动屋檐上的荒草，吹动屋檐下

的三顶白发。已经走远的那个人还在回头张望，他必是想：这几个老人站在那儿等什么？

离开Z州城，仿佛离开了一个牵魂索命的地方，父亲和伯父都似吐了一口气：想见它，又怕见它，唉，Z州啊！老家，只是为了这样的想念和这样的恐惧吗？

汽车断断续续地挨着拒马河走，气氛轻松些了。父亲说：“顺着这条河走，就到你母亲的家了。”叔叔说：“这条河也通着你奶奶家。”伯父说：“唉，你奶奶啊，一辈子就是羡慕别人能出去上学、读书。要不是你奶奶一再坚持，我们几个能上得了大学？”几个人都点头，又都沉默。似乎这老家，永远是要为它沉默的。我在《奶奶的星星》里写过，我小时候，奶奶每晚都在灯下念一本扫盲课本，总是把《国歌》一课中的“吼声”错念成“孔声”。我记得，奶奶总是羡慕母亲，说她赶上了新时代，又上过学，又能到外面去工作……拒马河在太阳下闪闪发光。他们说，这河以前要宽阔得多，水比现在深，浪也比现在大。他们说，以前这一块平原差不多都靠着这条河。他们说，那时候，在河湾水浅的地方，随时都能摸上一条大鲤鱼来。他们说，那时候这河里有的是鱼、虾、螃蟹、莲藕、鸡头米，苇子长得比人高，密不透风，端午节包粽子，米泡好了再去捞粽叶也来得及……母亲的家在Z州城外的张村。那村子真是大，汽车从村东到村西开了差不多一刻



钟。拒马河从村边流过，我们挨近一座石桥停下。这情景让我想起小时候读过的书：“拒马河，靠山坡，弯弯曲曲绕村过……”父亲说：“就是这座桥。”我们走上桥，父亲说：“看看吧，那就是你母亲以前住过的房子。”

高高的土坡上，一排陈旧的瓦房，围了一圈简陋的黄土矮墙，夕阳下尤其显得寂寞、黯然，甚至颓唐。那矮墙，父亲说原先没有，原先可不是这样，原先是一道青砖的围墙，原先还有一座漂亮的门楼，门前有两棵老槐树，母亲经常就坐在槐树下读书……这回我们一起走进那院子。院子里堆着柴草，堆着木料、水泥和沙子，大约这老房是想换换模样了。主人不在家，只有一群鸡“咯咯”地叫。

叔叔说：“就是这间屋。你爸就是从这儿把你妈娶走的。”

“真的？”

“问他呀。”

父亲避开我的目光，不说话，满脸通红，转身走开。我不敢再说什么。我知道那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不能忘记的痛苦。母亲去世十年后的那个清明节，我和妹妹曾跟随父亲一起去给母亲扫墓，但是母亲的墓已经不见，那时父亲就是这样的表情，满脸通红，一言不发，东一头西一头地疾走，满山遍野地找寻着一棵红枫树，母亲就葬在那棵树旁。我看着母亲出嫁前住的那间小屋，不由得冒出一个问题：那时候我在哪儿？那时候是不是

已经注定，四十多年之后她的儿子才会来看望这间小屋，来这儿想象母亲当年出嫁的情景？1948年，母亲十九岁，未来其实都已经写好了，站在我四十六岁的地方看，母亲的一生已在那一阵喜庆的唢呐声中一字一句地写好了。不可更改。那唢呐声，随着时间，沿着阳光和季节，一路风尘雨雪，传到今天才听出它的哀婉和苍凉。

可是，十九岁的母亲听见了什么？十九岁的新娘有着怎样的梦想？十九岁的少女走出这个院子的时候，历史与她何干？她提着婚礼服的裙裾，走出屋门，有没有再回头看看这个院落？她小心或者急切地走出这间小屋，走过这条甬道，转过这个墙角，迈过这道门槛，然后驻足，抬眼望去，她看见了什么？啊，拒马河！拒马河上绿柳如烟、雾靄飘荡，未来就藏在那一片浩渺的苍茫之中……我循着母亲出嫁的路，走出院子，走向河岸，拒马河悲喜不惊，像四十多年前一样，翻动着浪花，平稳浩荡奔其前程……我坐在河边，想着母亲曾经就在这儿玩耍，就在这儿长大，也许她就攀过那棵树，也许她就戏过那片水，也许她就躺在这片草丛中想象未来，然后，她离开了这儿，走进那座喧嚣的北京城，走进一团说不清的历史。我转动轮椅，在河边慢慢走，想着：从那个少女坐在老槐树下读书，到她的儿子终于来看望这座残破的宅院，这中间发生了多少事啊。我望着这条两端不见头

的河，想：那顶花轿顺着这河岸走，锣鼓声渐渐远了，唢呐声或许伴了母亲一路，那一段漫长的时间里她是怎样的心情？一个人，离开故土，离开童年和少年的梦境，大约都是一样——顾不上别的，单被前途的神秘所吸引，在那神秘中描画幸福与浪漫……如今我常猜想母亲的感情经历。父亲憨厚老实到完全缺乏浪漫，母亲可是天生多情多梦，她有没有过另外的想法？从那绿柳如烟的河岸上走来的第一个男人，是不是父亲？在那雾靄苍茫的河岸上执意不去的最后一个男人，是不是父亲？甚至，在那绵长的唢呐声中，有没有一个立于河岸一直眺望着母亲的花轿渐行渐远的男人？还有，在随后的若干年，她对她的爱情是否满意？我所能做的唯一见证是：母亲对父亲的缺乏浪漫常常哭笑不得，甚至连声叹气，但这个男人的诚实、厚道，让她信赖终生。

母亲去世时，我坐在轮椅里连一条谋生的路还没找到，妹妹才十三岁，父亲一个人担起了这个家。二十年，这二十年母亲在天国一定什么都看见了。二十年后一切都好了，那个冬天，一夜之间，父亲就离开了我们。他仿佛终于完成了母亲的托付，终于熬过了他不能不熬的痛苦、操劳和孤独，然后急着去找母亲了——既然她在这尘世间连坟墓都没有留下。

（蓝天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史铁生作品全编》一书，尹成伟图）



“《读者》光明行动”(98)

——用心看世界，用爱传光明

2021年9月起，“《读者》光明行动”项目医疗队在青海、四川、新疆开展弱视儿童义诊筛查行动。截至目前，已为13333名儿童进行了眼部健康检查，发现视力不良者2999名，弱视、斜视及其他眼病患者48名。

9月13日，“《读者》光明行动”项目组来到了四川省宜宾市筠连县山区，为那里的2430名小学生进行了视力义诊。经过现场检查，苗族姑娘小静被确诊患有弱视。小静是一个来自单亲家庭的留守儿童，自从父母离异后，她就很少见到母亲，这两年在外打工的父亲也很少回家，小静只能和外婆相依为命。

虽然年纪不大，但小静有着同龄孩子身上少见的成熟与爽利。项目组工作人员去小静家探访时，她正在一边拖地，

一边哼着轻快的歌。大人们说话时，小静就在一旁晾晒洗好的衣服。我们提到小静的母亲时，外婆声音哽咽，小静跑过来抱住外婆，笑着说：“外婆，您还有我呢，我要养外婆



2021年9月，四川省宜宾市筠连县希望小学义诊现场

一辈子……”工作人员即将离开时，小静悄悄地问：“外婆身体不好，能不能把给我治眼睛的钱给外婆买药？”一句话令在场所有人动容。面对生活的磨难、命运的不公，小静依旧可以勇敢地笑着面对。目前，小静已被纳入“《读者》

光明行动”救助计划，正在接受免费治疗。祝愿这个懂事的孩子早日康复！

10月15日是一年一度的“国际盲人节”。项目组在北京市房山天街举行“Eye无止境·瞳爱爱眼公益行”活动，在现场搭建黑暗体验馆和眩晕体验馆，邀请行人亲身感受视障人群的世界，呼吁社会能够给予视障群体更多融入社会、平等选择工作和就业的机会，希望每个人的声音都能被听到，每个人的梦想都可以被“看见”。

未来，“《读者》光明行动”将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一道，继续通过公益活动，凝聚更多力量，为视障儿童提供包括信心重建、独立生活训练、音乐艺术教育、升学教育乃至未来就业在内的系统公益服务，激发每个孩子的潜能，帮助他们融入社会和实现自我价值。

微信扫
码，帮助更
多弱视儿童
靠近光明！



银行汇款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西翠路支行
户名：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账号：320756027856

邮局汇款

单位名称：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造甲街110号48号楼
邮政编码：100070

在线捐款

请登录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官网
www.ccafc.org.cn，进入“捐赠通道”，选择“《读者》光明行动”项目后进行捐款。

- (1) 使用微信扫码捐赠
- (2) 使用支付宝在线捐赠
- (3) 使用财付通在线捐赠
- (4) 使用网上银行在线捐赠

(捐款时请务必于附言栏内注明“《读者》光明行动”；如需捐款发票，请留下详细通信地址)

欢迎
订阅

2022年

《读者》(原创版)杂志
《读者欣赏》杂志

读者

原创版



2021/04

《读者》(原创版)

洞察人性幽微，体验世间辽阔

读者传媒旗下综合性新锐青年杂志，原创作品首发平台；创刊17年，始终坚持用真诚的文字传递温柔的力量，用无数平凡又珍贵的故事，为读者呈现人生和世界的“原创之魅”；“中国邮政发行畅销报刊”，2017年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向全国少年儿童推荐百种优秀报刊名单。



邮发代号：28-221

《读者欣赏》

甄选传统文化精粹，鉴赏中外艺术之美

读者传媒旗下文艺类高端刊物，以“甄选传统文化精粹，鉴赏中外艺术之美”为办刊宗旨，入选“中国最美期刊”，荣获首届甘肃省“十佳期刊”奖，内容优质，配图精美，赏心悦目，用心为您打造文化艺术视觉盛宴。

邮发代号：46-256



读者
TASPE
Reader's



邮政订阅方式：

- 前往离您最近的邮局，或拨打11185转人工服务，告知工作人员杂志邮发代号；
- 登录中国邮政报刊订阅网（<http://bk.11185.cn>）订阅杂志；
- 扫描邮政订阅二维码订阅杂志。



《读者》(原创版)
邮政订阅



《读者欣赏》
邮政订阅

集人文名刊之大成

1500万+

龙源期刊网注册用户



扫描二维码
直接打开网页



龙源数字传媒集团
Dragonsource Digital Media Group



名刊会

精致阅读，让文字照亮生活

“名刊荟萃”

找到 你想要的 杂志”



plus.qikan.com.cn

新版名刊会iOS版本已在苹果市场上线

打开苹果市场搜索【名刊会】即可下载体验

PDF杂志购买微信: bfwz888888



龙源数字传媒集团

Dragonsource Digital Media Group